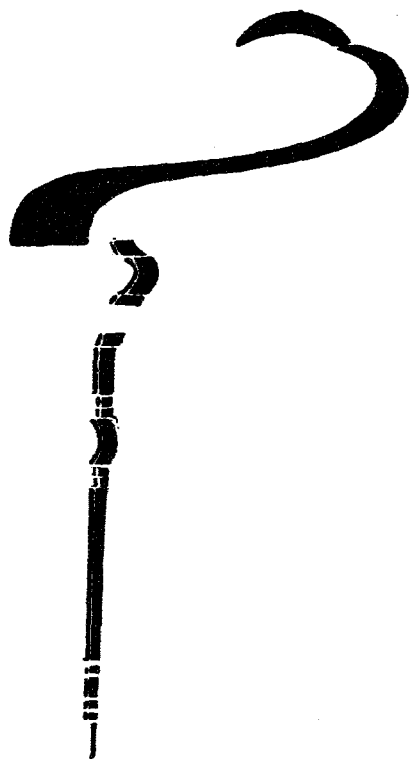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掛話

山川均著
徐懋庸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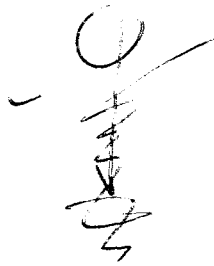
5
5
2

109.7
582.8-2

2

社會主義講話

著 山 川 均
譯 徐 懋 庸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3 1771 9855 7

再版前記

校完了再版樣本，不禁想添幾句話在前面。

一本書，在九個月之內，銷完二千冊，這本不是值得特別提起的一件事，韜奮先生的高爾基是在兩個月之內，銷了三千冊的。然而，在這個年頭兒，以社會主義講話這樣的書，而竟能有此結果，却不可謂不難得。由此可知，中國的讀者，是並不完全如短視的出版家所想，不喜歡讀「硬性」的書了的。尤其是包含真理的書，雖在惡劣的環境之中，總有人還要讀。今日多數的出版家，只因貪圖近利，置許多好書於不顧，儘是將所謂「軟性」的讀物提供於讀者，殊不知「軟性」的讀物雖甜，其中頗多微菌，不利於大眾的胃口的。

社會主義，對於舊制度，明明是一種「毒藥」，但在不滿於舊制度的大眾，也不是砂糖，而是苦口的良藥。若實際地去吃這藥，一定是很苦很苦的。然而，到了今日，已是不得不吃這藥的時候了。各地城市的蕭條，鄉村的衰敝，榨取和壓迫之加緊，侵掠和戰爭之加速，困苦的民衆，餓死凍死

之不足，還有『死光』之類的兇物，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實行大舉的殺戮……我們看了這些事情，再從本書理解了這些事情的本原，就會知道，今日是不得不吃社會主義這苦藥的時候了。

本書指示社會進化的則律，解剖資本制度的結構，預言人類生活的前途，均極正確。但對於社會主義之實踐的情形，敘述太略，同時譯者的譯文，也不能做到十分通俗，這兩個闕陷，譯者很想另編一書來補足，但要俟諸異日了。

一九三四，五，三十·譯者於上海·

序

我現在把這本小冊子獻給親愛的讀者們了。但我有一個奢望，就是我的讀者，最好是勞苦的工農同胞以及熱心的青年朋友。我不想叫這本小冊子闖入博雅的文人學士的書齋裏去。

倘是博雅的文人學士，也有看這書的機會，我知道他們一定要搖頭。他們會笑牠淺薄，他們會嫌牠平凡，因為文人學士們是很高深卓特的。而且，他們將指出這書的最大的——一個壞處來，那就是重複的地方太多。『爲什麼要把同樣的話說了又說呢？』他們會這樣說。因為他們是聰敏絕頂的，他們能夠『舉一隅而三隅反』，他們崇拜『三語掾』，而這本書，是太囉囉嗦嗦了。

然而，我知道我所希望的讀者們，是並不期待高深卓特的理論的。只要一種知識是必需的，堅實的，他們不會笑牠淺薄，嫌牠平凡。他們更不會討厭述者的重複；恰恰相反，他們是喜歡重複

的。因為他們不自作聰明，他們不耐煩仔細推敲，他們希望述者反覆說明，不厭求詳。多反覆一次，他們就愈明白一點，他們的聽話讀書，根本上就和博雅的文人學士態度不同。

託爾斯泰是很懂得這個道理。他長久生活於農民之間，他熟悉民衆的思想方式，他懂得把一個已經明白的觀念，用同樣的話，反來覆去，纏夾不休的脾氣。

纏夾不休，是這本小冊子的第一個壞處，但是牠的第一個好處。

這本書的第二個壞處，那是篇幅太少，而包羅太廣。在八九萬言中，容納着社會主義的觀念，社會主義史，社會進化史，重要的社會問題的分析——可以說已把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各方面包羅無遺了；並且處處具體地說明着唯物辯證法的則律。這怎麼可能呢？在專門家，是每一方面都可寫成一部大著的，而且這類的大著確已很多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獻，真是浩如煙海呢，單憑這麼一本小冊子，怎麼能說得詳盡？

然而，那是專門家的話。專門家志在博大精深，當作一種學問而研究，所以要讀浩如煙海的文獻。我們的朋友則不然，他們有別的正當的工作，無暇博讀羣書，他們的經濟能力，也不讓他們博讀羣書，而且，他們實在用不到博讀羣書，因為他們不想做學問，他們是想接受一種指導原理。

他們所要求的是明白正確的知識，他們不耐瑣屑的議論和考據，他們需要簡單而衛生的營養。他們厭惡奢侈而浪費的滋補。在這意味上，這本小冊子恰好適合他們的胃口，因為牠所貢獻的社會主義的知識，雖是簡單，却已完備；讀了這本書，足夠明白社會主義為何物了。因此，牠的第二個壞處，仍然可以說是一個好處。

我自己，為要理解社會主義，也曾讀過不少的書籍，其中使我最滿意的，就是這一本。據許多朋友說，也是這一本的敘述最為清楚，興味最為濃厚。因此，把這本書譯成國文，獻給我國的大眾，我想決不是無益之事罷？雖說社會主義這名詞已為國人所熟知，這方面的譯著也已不少，可是求其適於大眾閱讀如這一本者，我敢說是還沒有。

我第一次譯這一本書，還在四年以前，那時譯成了兩講，便在報端看見一家書店的廣告，說已請了人在譯了，那譯者還是個「權威」。因此我就擱了筆，靜待那個譯本的出版。誰知等了四年多，總是不見出來，我有點不耐煩了，於是重新開手來譯，因為我以為這一本書是應該譯出的。我推想上述的譯者之所以中途不譯的原因，也許是因為這幾年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狂潮較退，恐怕這類書出來不能暢銷罷？倘若真是這樣，那是太可悲了。把社會主義也當作一種「時

髦」看待，因其流行而趨之，因其抑塞而避之，實在太不理解牠的真實性了！因此，我愈覺得有逐

譯此書之必要。

不過看現在的「潮流」實也令人氣短。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是有意或無意地被人們漸漸地淡忘了。最近且有許多書報，利用一部分人所保留的對於社會主義的印象，把相反的思想，加上「社會主義」的牌號，大加宣傳。至於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及社會科學的書籍，則陷於沒有書店肯印行的窘境了。自然，這也難怪，書店的印書，總是以銷路為前提的。因此，我譯這書的時候，常常發愁，恐怕沒有人肯印，或者有人肯印而賣不出，連累他們吃虧。至於恐怕自己會後悔白費精力的意思，倒是沒有的。

不料有一家書店，居然願印這本書了，這使我非常高興而感謝。但是，在這樣的「潮流」中，來譯這樣的書的我和印這樣的書的生活書店，到底爲了什麼呢？

我想，這是沒有別的道理的，無非相信社會主義是一種真理，總該宣揚如是而已。

一九三三，五，一，譯者於上海。

社會主義講話目次

第一講 現代生活之疑惑與不滿

毒藥歟？砂糖歟？.....	一
三十萬失業者財富及人類之浪費.....	二
以『超』特『大』的速度沒落着的小商人.....	四
一文錢的強盜和十萬元的首飾.....	五
動搖不安的世態.....	六
唯一的關鍵.....	七
第二講 社會主義是什麼	
社會主義是什麼？.....	九
社會主義的定義.....	二〇

定義的一致點和相異點	一四
社會主義是發展的	一六
第三講 社會主義之發展——空想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這名詞的起源	一七
社會主義以前之烏託邦	二〇
聖西蒙的社會主義	二三
傅利埃之理想社會	二四
渦文的理想社會	二六
嗣後之烏託邦	三三
空想的社會主義之意義	三三
第四講 社會主義之發展——科學的社會主義	
一八四八年代的社會主義	三四

德意志的社會主義……………三

從空想到科學……………四

卡爾·馬克斯……………四

科學的社會主義……………四

馬克斯之學說……………五

第五講 人類社會之進化——原始的共產社會

什麼是社會？……………六

社會的形態及其變化……………六

原始的共產社會……………六

共產村落……………六

共產村落之崩解……………七

私有財產與家族制度……………七

第六講 人類社會之進化——古代國家與封建社會

奴隸制度之社會……………七

國家之起源……………七

封建制度的社會……………七

農奴及自由民……………六

都市之發達與手工業者……………六

第七講 資本主義社會之誕生

商人資本之發達……………五

新世界的發見……………六

工銀勞動者之發生……………六

產業革命……………六

第八講 資本主義社會是什麼

資本主義社會之本質.....	四
商品之生產.....	六
生產手段之獨占.....	六
工銀勞動勞動力之商品化.....	一〇
資本主義之生產關係.....	一四

第九講 資本家生產的結構

資本家的生產.....	一〇
價值是什麼？.....	一一
剩餘價值之生產.....	一四
勞動力之榨取.....	一七
利潤之分配.....	一九
資本是什麼？.....	二〇

資本主義的社會..... 三三

第十講 資本主義之發展

資本主義是發展的..... 三四

大生產和小生產的競爭..... 三五

資本之集中..... 三六

企業之結果..... 三六

金融資本與帝國主義..... 三六

矛盾之發展..... 三六

勞動大眾之隸屬和失業者羣..... 三六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恐慌..... 三七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 三四

第十一講 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資本主義社會之缺陷·····	一四
生產上的浪費·····	一四
分配上的浪費·····	一五
人生的浪費·····	一五
道德上的頹廢·····	一五

第十二講 資本主義往何處去

資本主義往何處去·····	一五
資本主義社會會滅亡否？·····	一五
資本主義社會還要發展麼？·····	一六
社會主義社會的特質·····	一六

第十三講 階級及階級鬥爭

社會進化之必然與人類的行動·····	一七
--------------------	----

階級與階級鬥爭..... 一七

資本主義社會的諸階級..... 一七

階級鬥爭之發展..... 一七

第十四講 社會主義之發展——實踐的社會主義

從科學到實踐..... 一八

俄羅斯革命..... 一八

經濟上的組織..... 一八

過渡期的階級關係及政治形態.....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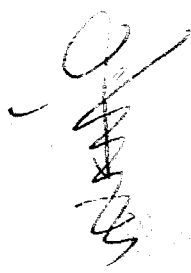
兩種見解的對立..... 一八

第十五講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用語之變遷..... 一七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一八

第一講 現代生活之疑惑與不滿



毒藥
？砂糖
？
？

把老和尚說是毒藥而交代下的白粉，小和尚不願死活的嚐了一嚐，却是很甜的砂糖——從前，我曾在什麼地方，讀過這故事。現社會的老和尚們，把社會主義看作可怕的毒藥，苦心不想不讓牠到一般大眾的手裏去。然而，這種白粉，雖被

叫作『毒藥』『毒藥』對於現代社會生活之缺陷和弊害所生的一切苦惱，倒是最有功效的解毒劑呢！

1

在上文，我提出了『現代社會生活之缺陷』、『弊害』這些字眼。但是，這些東西，到底存在於現世的何處呢？歷史上的那一個時代，曾經有過這般充滿了繁華，享樂的生活呢？在這圓滿幸福的社會裏，什麼地方還有缺陷呢？現在確有一類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是那一類人呢？這在我的講

話的進展中，自然會明白的罷。

三十萬失業者及人類之浪費

然而，在大多數人看來，吾人今日所處的社會，實係一怪事百出的場所。我剛

纔閱過的報紙上，不是載着：日本全國有着二十六萬八千，差不多二十七萬的失業者麼？所謂失業者，是有着工作的意志，正在找工作的機會，而不可得的人們。這

種失業者，據說現在日本全國有二十七萬人，單是東京，就有三萬二千人。這是政府調查所得的數目，實際上，被滯列的恐怕還很多。實際的失業者——願意工作而無工作之機會的人——一定遠過於此數。但是，就算只有二十七萬罷；你看，有着願意工作，并且沒有工作就不能生活的人，而不給他們工作的機會，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有人會簡單地回答道：這是因為沒有工作的門路呀！然而，所謂沒有工作的門路，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是無工作之必要的意思麼？假定，這羣人，到工場中去，爲了衣類、食料、器具、機械等等的生產而工作，每人每日，假定生產三圓的財富（實際上，可以比這更多），則二十七萬人，一日可八十一萬圓，一月二千四百三十萬元，一年間總計可三萬萬圓。照這樣看來，現在日本有失業者二十七萬這事，就成爲如下的事實：相當於一年三萬萬圓之衣類、食料及他種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被不知什麼東西所妨礙，而停止生產。

我們的國家，有六十萬萬圓的借款，正遭着經濟困難，而喧騰着「緊縮」與「節約」之聲。節約，緊縮，固是好的，但眼看着二十七萬人的偌大的勞動之力，生產之力，任其朽滅，豈不是驚人的濫費麼？比什麼節約，什麼緊縮，更要緊地，首先運用這二十七萬人的勞動力，生產出年值三萬萬金的生活必需品來，不是就可以富國裕民麼？

然而，——老練的實際家要說——製造了許多品物出來，要是賣不出，真不算呢。單是現在所有的品物，已難賣出了，再製造出三萬萬的品物來，纔要束手無策呢！

然而，什麼又叫做賣不出呢？難道國民「不要」這類生活必需品麼？這類東西，國民正多餘着麼？實際上，與這恰相反，大多數國民，不是正缺少這類生活必需品麼？假定，他部分國民，確實充分地具備着這類東西，然而，至少那二十七萬的失業者，不是可以說完全缺乏着這些麼？而且，他們不是正因為這衣食住的資料的必要，而在尋求勞動的機會麼？

這樣的事實，表示着什麼意義呢？——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雖有許多人，因缺乏生活資料而苦惱，却把巨大的生產力，棄而不用，任其自滅；在吾人的社會生活中，竟沒有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生產力的工作，而且竟沒有能夠有效地給養社會全員的能力；事實的意義，不是如此的麼？

以「超」特
速的「特」
速落着的小
商人

我從目前的事實中，再舉出一個例子來。最近的某報上，把東京小本生意人叫苦連天的情形，如實地描寫着：『全市的小商人，已失了自制，不耐坐在櫃頭等候客人了。』本來是要等到年終方纔大拍賣的，現在一到節頭，也舉行廉價大出

賣了。『大特價』，『大大廉價』，『探併 (Dumping) 大出賣』，『半價大出賣』，『澈底新廉價大拍賣』，『……等等的旗幟，招牌，沿門挨戶地並列着。像這樣還賣不出的店舖，充滿了東京全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一方面喊着『賣不出！』，『賣不出！』，另一方面，却又綢緞店與綢緞店相鄰，洋貨店與洋貨店相對，許多食料店和飲食店，也是相隔不到四五家的並排開着。所謂賣不出，第一，是有許多人想買而不能買之意。這類生活必需品之所以賣不出，並非由於人們的多餘，却由大多數人的缺乏所致。而且，大多數人之所以苦於日常生活之不足和缺乏，並非由於無處搜尋這類生活必需品，却由商人的貨物太多所致。像這樣子，一個國家中，一個都市中，一方面是生活資料有餘的人們，一方面是苦於生活資料不足的人們，彼此面對面地生活着。但在現代的社會生活中，我們不能把這兩方面圓滑地移轉一下。

第二，許多商店的賣不出，表示着供給生活資料的機關——商店——多過必要以上。假定

一條街，共有十家，一家開洋貨店，其餘九家的家族的勞力，用於別種有益的生產，那多麼好呢？這是誰都想得到的事。但在現代的社會生活中，這種很明白的事却不能實行。因此，「大廉價」與「超廉價」這類的旗幟，就成爲必要的東西了。

一文錢的
強盜和十
萬元的首
飾

雖然，倘說這樣不景氣的風，已經吹到了吾人的社會生活的各部分，且以同樣的風速吹着，那是決不然的。先前，官吏減俸一成，鬧成世界上的大問題。但是實際上，勞動者，事務員，農民，小商人等等的收入，儘管二成三成地減削着。同時，社會的大多數人，把頭一天已視爲不可再少的用費，從新緊縮，生活的標準，降低不止。然而，地上升着寒風的時候，上空却無風。海面東流，海底却仍其舊，不受東流的影響。同樣，社會的大多數人收入激減，生活低降之時，同社會的或一部分人，收入却增加着。試看昭和四年（一九一九年）度的個人所得稅額，著名的富豪之所得，差不多是無例外的增加的。今天的新聞中載着：一個失業的人，因爲餓不過，把擺在食物店門口的食品抓了一把來，仔細一看，却是作廣告用的食品的模式。這件又滑稽又悲痛的事實，簡直像是一個笑話。在都會裏，有因強奪一文錢而被判三年徒刑的失業者。在窮迫的農村中，有因沒有柴燒，於是由一村的諸部落，各抽兩個犧牲者，去盜伐森林

的地方。然而，現世之中，並非處處都是這般光景。開銷到十萬元以上的婚禮，自去年以來，屢見不鮮。『今日，從八萬圓到十萬元以上的高價的首飾，已不算稀罕；』出入於社交界的婦人，頭上大抵帶着一二萬元的寶石；『一個女人，五六萬元的東西，要算最普通。』豪富的小姐，指上幾萬元，頭上幾萬元的寶石，常光輝照人；『某百貨店，一萬圓之鑽戒，一日中售去四個，千圓左右的鋼琴，一日中售去三架』……由此觀之，今日所謂『賣不出』、『賣不出』的，只限於維持社會大多數人的每日生活所不可缺的品物。像這樣，現在的社會，——假定財富是社會的血——其全體日益貧血，血液都集中到身體的極小的一部分，成爲可怕的局部充血。這實在是個危險的病症。但在現代的社會生活中，對這症狀，實無可如何。

動搖不安的世

僅把最近一週間的新聞展開一看，驚心觸目的事實，雖不過兩三起。但這樣的事實，在每天的新聞記事，實在可找到無數。吾人的社會生活中，到處都充滿着這類事實，但許多人都把牠輕易地看過了。倘若冷靜地想一想，現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之所以極度的不安，人心之所以動搖，及由此而起的一切險惡的世態，實與吾人的社會生活的不合理，有密切的關係，是誰都想得到的事。因此，至少在大多數生活動搖不安的人們中

間，對於現在的社會生活，已湧漲着深刻的疑惑和不满。倘有對於現在的社會生活的不合理處，毫無不满和疑惑的人，那麼，這類人，一定是沒有從這種社會生活受到痛苦的，否則，便是依賴這種社會生活的不合理，從中攫取不正當的利益的極少數的人們。

唯一的
關鍵

然而，不絕地威脅吾人的生活，使吾人的眼看到不合理，看到不公正，使吾人的呢？
對於現代社會生活懷抱疑惑的幾多事象，到底，來自何處，又怎樣地活動着的呢？
如果，這是現代社會之缺陷，那麼，吾人的生活，不可以避免這缺陷麼？那又是怎樣的呢？
現代的社會生活，究竟朝着什麼方向進行的呢？對於這等等疑問，在今日，誰能明確地答覆呢？
對於這些疑問，能夠大膽率直地提出一定的解答——毫無曖昧的明確的解答者，唯社會主義而已。（不管他是善是惡。）這是誰也不至爭論的罷？
社會主義，確實把握着解決現代生活之疑問的唯一的關鍵。

社會主義是危害吾人的社會生活之毒藥呢？還是現代社會的老和尚——想永遠保存現在的合理的社會狀態的人們——說是毒藥，而想把牠藏匿起來，不使一般大眾看到的白粉呢？
不管他是什麼罷，但牠對於現在的社會生活中之時代性的疑惑和不满，能夠提出唯一的明

快的答覆。這一點，社會主義實有權利，要求社會大多數人的注意，成爲他們的熱烈的關心之焦點。

第二講 社會主義是什麼

社會主義是什麼？

然則，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呢？

假使有人問：什麼是狗？為答覆這問題起見，把阿花阿黃等許多具體的狗的共通性抽出來，而下定義，這是一個方法。但是，把狗的定義下得愈妥當，——換言之，

這個定義，愈是可以包括一切狗而無所出入——那麼，這個定義，即成為抽象的，概括的，乃至概念的，而與每隻具體的狗相差愈遠。因為實際上的狗，不是一般的狗，乃是各各不同的具體的狗：或豎耳，或垂尾，或長毛，或短毛，或黃色，或黑色，或馴良，或粗獷，或是我的阿花，或是你的阿黃。

說到社會主義，也是這樣。單是下一個社會主義的定義，對於想知道社會主義為何物的人，並不能給與滿足的答案。因此，我在這講話的發端，省些時間，不用簡潔精密的詞句，來給社會主

義下定義。等這講話終止的時候，希望讀者諸君再去自問：『社會主義是什麼？』而自己去答覆。

社會主義的定義

可是，向來給社會主義下過定義的學者，是很多的。他們所下的定義，固然包

含着社會主義的正確的知識，同時也包含着許多謬誤。沒有謬誤的，又不免偏頗，往往把社會主義的一方面說得很正確，而不顧別方面。這些定義，雖不能使我們看見社會主義的完全的姿態，但為幫助研究者的理解起見，在這講話之初舉出幾個來看看，不一定是無益的事。

『社會主義，是最優秀的文明狀態。在這裏面，一切人皆因輕便的工作而有享受生活的
一切利益之權利。萬人為一人，一人為萬人——這是社會主義的標語。』——(J. Bertrand)

『社會主義的哲學，是一種普遍的哲學。完全包含其他種種從屬的教義。在經濟組織上，
社會主義者贊成共產的形態，及協同組合的生產方法。』——(I. Fisher)

『社會主義，是改善經濟的思想的衝動之下，由勞動階階的意見，而變化現在的社會生
活的一種傾向』——(Lyfion)

「社會主義，是想廢除一切不平與榨取的悲慘原因——即私有財產的一種努力。」

（S 梅利諾）

「主張個人的意志當從屬於社會的意志的一切傾向」（A 海爾特）

「又真實又精密的社會主義的定義，未嘗有過，也許永久不會有罷。因為，社會主義，是本質上不明確不確定的東西，這是向着某一極端的一種傾向，一種運動。這是非常大同時又非常小的事情。這是成爲千差萬別的社會的結合和歷史的結合而表現的。他取着無數的形態。這雖是個人主義之反對物，但與個人主義同樣，在性質上，是變化的，不確定的東西，個人主義誇張一個人之權利和要求，社會主義，則誇張社會之權利和要求。」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把個人之正當的自由爲社會之意志和利害而犧牲的，這一種社會組織。」——（R）

「社會主義的特徵，是將生產的要具和手段，歸社會的全員共有。并且，所有者全體間一切生產物之分配，當由社會規定而行之。」不將土地及生產要具作爲個人之財產，而爲社會團體，政府之財產，這種制度，即爲社會主義的制度」——（John Stuart Mill）

「社會主義，無論如何是心腹的問題。社會主義運動，從各方面看來，都是傾向現在的產

業制度的改革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真實目的，是將集團的資本制度代替私人的資本，即在集團全員公有生產手段這基礎之上，實現國民的勞動之社會的或集團的編制，以這種制度，去代替私人資本制度……社會主義的始末，是將互相競爭的私人資本，改變為統一的集團的資本」——(A. 舍甫萊)

「社會主義的基礎，是在土地及資本對於勞動的關係中，表示根本的變化的——影響廣大的生產，將現在的分配制度全然一變的——經濟的意義上。社會主義，是以經濟組織的新原則為基礎的社會進化的理論。根據這原則，產業是由共同統制着生產手段的協同組合的勞動者來經營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在勞動的必要條件上，將產生一切財富，教養的土地和資本，屬於社會所有，受社會統制的，這種理論』——(T. 卡泊)

「消極方面，社會主義非難土地和資本等等的私有，積極方面，主張唯由勞動始可得個人之收入，廢止資本之私人的所有。」——(K. 迪爾)

「一切社會主義學說，皆以社會狀態之平等為目的。且試將這種改革，由法律及國家的行為而實現。社會主義是平等化的，均等化的。正義的領土，不許自由單獨地進去，社會主義者

是悲觀論者，他把社會的暗黑面加以誇張。他憧憬幸福的理想。」——(Emile de Laveleye)

「國家，將人間所存在的財富的不平加以變更，從太多者的手裏取回，分配給不足者，使大家有均衡的權利。社會主義，即這樣的一種教義。這種再分配，是以恆久的方法而行的，不是在特定的情形中舉行的。」——(P. 謝納)

「社會主義的分析，得到如下的定義——社會主義，主張廢除生產之大規模的物質的私有，而代以集團的所有的產業社會之計劃的制度。與產業之集團的管理一同，社會的收入由社會來分配。但這社會的收入的大部分，却當歸私有。」——(R. T. 李)

「土地和資本（與財產有別）歸集團公有，一切產業由集團體公營，由此而達到社會之改造，富之增大，勞動的生產物之公平分配的目的。社會主義，即此種政治體的理論。」——(標準辭典)

「將近代社會上的個人的努力和競爭，全然或大部分廢止，而代以協同的行動，勞動的生產物的完全公平的分配，作為生產之要具和手段的土地和資本，歸社會的成員共有。這種社會組織的理論和制度，完全是社會主義的。」——(世紀辭典)

定義的一
致點和相
異點

我在上面揭出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定義和解釋，從最廣義的解釋起（即以社會主義，是使個人從屬於社會的一切傾向，是個人主義的（反對物）到最限定的說明止。（即認社會主義是將私有資本變化為集團的資本）這些定義和解釋，或選自社會主義之研究者，或選自站在批判社會主義的立場的學者，也有選自社會主義之反對者的。所以，上面的種種，只是社會主義的研究者，批評家，反對者們的意見，並非社會主義自身的答覆。

在這些定義之中，當然，包含着對於社會主義的正確的知識。而且，這些定義的大多數之間，至少，其主要點是一致的。例如，社會主義是廢除生產手段之私有，而把牠變為社會之公有，把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產業，改建於由社會來管理的基礎之上。這一點，的確是社會主義的教義和理論的共通的重要特質之一。亦為今日的社會主義與百年前的社會主義之間，共同的性質。雖然如此，今日的社會主義與百年前的社會主義之間，却有精悍的獵犬與紙狗之殊。今日的社會主義，是已成爲世界性的偉大的社會勢力了。所以，若從一切社會主義的教義抽出共通的性質，而把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嵌入公式一般的定義之中，這樣的定義，即使懂得許多，未必就能夠

理解那在現社會中成了活力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視社會重於個人，這話決沒有錯。確實，百年前的社會主義，也主張把個人的意志從屬於社會的意志，今日的社會主義，也視社會生活為決定個人生活的條件。不過，社會主義雖係個人主義之反對物，但個人主義之反對物，却不完全。是今日所說的社會主義之意。若將社會主義反對個人主義這傾向，就非常廣義的意義上來解釋，則社會主義，決不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為希臘思想中已有之物。在這意義上，社會主義的起源，當追溯到古希臘時代去。反對個人主義的傾向，在柏拉圖（Plato）的共和國中也見到，在這一點，把共和國與社會主義比較一下，當然是有興味的。然而，倘若因此就有人把今日的社會主義，認為二千年前希臘思想中已經發現之物，則差以千里矣。這樣對於社會主義不作進一步的理解的人，徒見其不懂社會主義而已。社會主義之生身父母，非崇高的希臘哲學家而為俗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若一定要說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的反對物，那麼，與其說是個人主義的反對物，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的反對物，適切得多。

反對的批評家說，社會主義是不明確，不確定的，是現於各式各樣的社會的歷史的結合的，

社會主義
是發
展的

所以根本不能下精密的定義。這話是有一面的真理的。社會主義，非如某種人所能想像似的，僅係富於想像力的頭腦中，離了社會的歷史的現實關係而構成的「思想」（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而由一定的社會的歷史的結合所產生。人類的頭腦，不過反射那些社會的歷史的現實而已。但是，社會的歷史的關聯是進化的，發展的，故社會主義亦不能取一定的鑄型所鑄成的信條的形式，而是與近代社會之發達一同成長，一同發達的。在這意義上，社會主義是不明確不確定的。由此觀之，社會主義在近代社會之發達中，雖然不像反對的批評家所說，取着無數的形態，但確實是取着很多的形態的。

現在，我將社會主義在成長發達的過程中所取的主要的形式，大要地敘述於下。

第三講 社會主義之發展——空想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這名詞的
起源

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最初使用者為誰，已不可知。有的說，英國的湯文（Do-

bert Owen）一派，在一八三六年之曼却斯透（Manchester）大會中，最初採用

『社會主義』一詞。有的說，一八三三年貧民的保護者雜誌上，有一篇論文，作者署

名為『社會主義者』，當以此為最早。或說，法蘭西的經濟學家，作社會主義之歷史的路易雷波，

（Louis Reybaud）為稱呼聖西蒙（Saint Simon）和傅利埃（Ch. Fourier）的門徒，於一八三

五年，最初從英國借用『社會主義者』這名詞。或說，聖西蒙的信徒勒魯（Pierre Leroux）在一八

三二年的時候，為與個人主義對立起見，自己創造了『社會主義』這名詞，在一八三二年發行的

聖西蒙派機關報地球（Globe）上的論文中，曾有『吾人不欲為社會主義而犧牲個人，亦不

欲爲個人而犧牲社會主義」的話。所以關於「社會主義」這名詞的起源有兩說：一說，一八三二年始見用於法國，一說，一八三三年始見用於英國，前者說由大陸傳入英國，後者則由英國傳入大陸。但是一八三一年十一月的播種人（是涉及宗教、政治、哲學、文學諸方面的週刊新聞）上所載的舊教與新教一論文中，已用着「社會主義」這名詞。此文不署作者姓名，或出牧師維納（Alexandre Vinet）之手，若果如是，則「社會主義」這名詞，倒是反對者首先使用。勒魯使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對立，但自己於兩者皆加反對。某人說，社會主義的創始者其實不知道「社會主義」這名詞，這話也許是真的。

「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是誰想出來的，是誰首先使用，這些問題，是無關係要的。但上文的考據，在社會主義的意義上，對我們不無若干暗示。無論如何，「社會主義」這名詞，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首被使用，即以非常之勢，成爲一般化，這是無疑的了。但是，當時的所謂社會主義，是沒有明確的意義的，與今日所說的社會主義這名詞不同。那時，在法國，對於社會改革的教義及體系，一般皆呼之爲社會主義，其信徒則被呼爲社會主義者。主張現在的「社會主義」這名詞是最初從英國借用來的雷波，在他的現代改革者或近世社會主義者之研究一書中說：社會主義是

「現在構成着的社會的判罪，而在其廢墟上，樹立最能將人類的本能與此世界的人類的使命相一致的制度。」但是一八三〇年代，是資本主義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漸漸確立的時代，資本主義的弊害，漸已顯著。所以當時的社會改革的教義，大抵以當時的資本主義為背景，從批判資本主義出發的。在這範圍上，具着社會主義的傾向。并且，當時的資本主義的弊害，主要的是基於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之上的弊害。是故，當時的社會改革的教義，具着個人主義的反對傾向的性質。而且，法蘭西是政治方面，代表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國，英吉利是經濟方面，代表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國，在這兩國之內，差不多同時出現「社會主義」這名詞，決非偶然之事。不但「社會主義」這名詞的出現而已，代表初期社會主義的三個人物——聖西蒙，傅利埃，湯文——在英法兩國出現，也在這時代。

這三個人，也被呼為近代社會主義之「創始者」。他們的思想，與百年後的今日的社會主義，有完全共通之處。大體上，是朝着同一的方向的，并且是今日的社會主義之前兆，可是今日的社會主義，決不是他們所「創始」的。對於這三個人，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之創始者，還不如稱之為今日的社會主義思想之先驅。

社會主義
以前之烏
託邦

然而，這些初期的社會主義者，處理人類社會的問題的方法，與今日的社會主義者，全然不同。在這一點，這些人的社會主義思想，倒與古代思想家的理想社會的空想，有共通的性質。自古以來，無論那一個時代，世界總是不完全的，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因此常常想像一種完全的理想社會，而且描寫出來。這種理想社會之最古者，當推柏拉圖之共和國，但是，無論那一個思想家皆不能超越時代。柏拉圖的理想國家，也不過把當時的雅典國家理想化而已。雅典是建立在奴隸的榨取之上的社會，雅典人因使用奴隸，故有發展絢爛的文化之暇。作為支配階級的自由民之間，古代共產制度的遺風，雖尚有殘存，但在飛速發達的私有財產制度之前，這種殘存物，不得不逐漸消滅下去。柏拉圖的共和國，一方面，反對當時其弊已見的私有財產制度，而夢想恢復古代共產制度，同時在他方面，却依然建立於奴隸的榨取之上。柏拉圖的共和國中，實行妻與子的公有，但這事實，不過反映當時的婦女地位，殆與奴隸相等罷了。

一五二六年，在英國，出現了摩亞（Thomas More）的名著『烏託邦』（Utopia）『烏託邦』就是摩亞所描寫的理想國的名稱。但到後來，這名詞被用作泛指一切理想社會之空想。這時代的

英國，正是從中世紀的農業社會，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期，摩亞的理想，即反映着這個時代。他指摘日益增大的貧富的懸隔，攻擊一切私有財產，反對戰爭及軍國主義，摩亞所想像的一個探險家所到的烏託邦，是毫無弊害的國家。在這國中，財產是共有的，每人快快樂樂地一天做六小時工作，男女無別。但摩亞的理想社會，及他所主張的逃出現社會的弊害的唯一的路，是復返於自足的農業時代。

一六二三年，又有康巴奈拉 (Tommaso Campanella) 的太陽之街 (Civitas solis) 出現。太陽之街是與柏拉圖的共和國同樣的共產社會，妻子共有這一點也相同，但不承認奴隸制度。康巴奈拉的太陽之街，據說成了耶穌社 (Jesuites) 教徒到巴拉圭 (Paraguay) 去創建共產村的動機。

一六二七年培根 (Francis Bacon) 的 New Atlantis 出現，五六年後，哈林頓 (James Harrington) 的 Oceana 相繼問世。一七五三年又出現了摩萊 (Morely) 的 Basilide，這些思想，顯然與初期社會主義者的思想相近了。聖西蒙、傅利埃、過文等初期社會主義者，在設計理想社會這性質上，可以說是這許多烏託邦之一，而且是這些烏託邦思想的發展。然而，初期社會主義者的

烏託邦，與以前的烏託邦，至少在下列三點上，是殊異的：第一，初期社會主義者的烏託邦，是以新生的資本主義社會為背景，而反映這社會的。所以，他的教義，尤以批判現社會這一點，與後來的社會主義甚相一致。第二，以前的空想家，皆往過去的時代，追求理想社會，初期的社會主義者反之，他們雖不能看透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中，可以實現新社會，但是至少，他們想把因資本主義而發達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置諸社會的統制之下，由此追求新社會的實現。第三，過去的烏託邦，僅係文學上的產物而已，初期社會主義者的烏託邦，則不單是文學上的產物，他們同時有促其實現的直接的努力。

聖西蒙的
社會主義

聖西蒙於一七六〇年生於巴黎的名門。一夜，遠祖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入夢，告以光輝的未來，他在幼時，即自信必大有作為。青年時代，他也和當時許多法蘭西貴族同樣，至美洲援助殖民地之獨立戰爭。法蘭西大革命時，他以獲得將來的事業的資金為目的，營土地的投機事業，而積下相當的財產。因此之故，在恐怖時代，蒙Gulloin之難（Gulloin 本係法國醫師，一七八九年任立憲會議議員，發明斷頭機，慘殺反革命者，即以其姓名其機。但此處不過表示聖西蒙遭難之意，不是被殺，却坐了一年監獄——譯

者註)不久就傾家蕩產,在極度的貧窮中終其一生。一八二五年,因絕望而自殺。聖西蒙的社會主義的見解,最初表現於一八一七年公布的產業(l'industrie)這論文中,後來在組織者(l'organisateur 一八一九年)、產業制度(Du système industriel 一八二一年)、產業問答書(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 一八二三年)中,這見解續有發展,到他最後的著作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 一八二五年),始現最完成的形態。

聖西蒙的思想,雖不成爲首尾一貫的體系,但其各部分,皆有極獨創的見解,於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有重要的影響。他的理想社會,反映着在大革命中的動搖不安之中的法蘭西社會,當時的法蘭西社會是還殘存着許多中世紀的遺制的。他反對革命的破壞的自由主義,積極地主張新社會組織之必要,主張打倒封建的軍事的支配,而由產業的指揮者來支配國家,又主張排除舊來的宗教,而由科學從精神方面來指導社會。在過去,我們看到奴隸,農奴及無產階級(le prolétariat)這三個人類搾取人類的階段,新社會的目標,應該是「人類協同了搾取地球。」在現制度之下,居人民之多數的勞動者,名義上是自由的,實際上,却不得不聽命於佔有資本(是勞動的要具)的資本家。但資本是一階級世襲的財產,所以社會的大多數者,只能繼續遺傳一切

貧困和不利。然而，資本家和勞動者的苦樂不均，並非由於他們的功罪有差。改造這種狀態的方法，是將資本為社會所公有，國家在教育、司法及其他種種上所行的職分，也當行於產業之上。要使這種制度成為有效，國家必當依據功勞的原則而組織。所以，聖西蒙主義的標語是：給各人一個與才能相當的地位，使各盡所能，而付給相當於工作的報酬。最堪注意的，是他主張男女平等，完全解放婦女。晚年的他，最注重貧民生活的改善，因此他主張廢棄舊來的宗教，而創造基於耶穌之教的新的論理教。聖西蒙把自由主義，看做單是把消極的破壞作用加於舊社會制度的暫時的東西，但他不主張復古到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他主張以科學和產業為基礎，達到新的社會制度。據說，聖西蒙頗受有名的唯物論哲學者達朗培爾（D'Alembert）之感化，所以在他的這種見解上，反映着唯物論的社會主義之見解，例如，他曾說：政治畢竟是生產的學問，在未來的社會中，政治一定要消解於經濟學之中。他又看破法蘭西革命，本質上是階級的戰爭。然而，把他的見解充分的一追究，那麼可以看出，他實在未嘗在社會進化中，捉住階級鬥爭的意義。所以，他以為商工業的資本家，金融家等資產階級人物，會被他的提案所說動，希望他們為了全社會而超越階級的利害，實現新的社會。他計劃了一種烏託邦。為了實現他的理想社會起見，曾向法皇辭

易十八提議過他的計劃。

一八二五年，聖西蒙留下少數的信徒而長逝。他去世後，他的信徒由巴塞爾（Bazard），昂芳丹（Enfantin）統率。在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中，他們的運動會惹全法蘭西的注意。此後的聖西蒙主義者，組織了團體於巴黎的蒙西尼街（Montsieu）開始營共產生活。但是不久，巴塞爾因意見不合而脫退。這一團人由昂芳丹率領移居梅尼爾蒙丹（Menilmontant），在那里穿了特別的服裝，續營共產生活。但是不久，主要人物因擾亂秩序而被處罰，一八三二年，遂全都離散。

傅利埃
之理想
社會

沙爾·傅利埃（Charles Fourier）生於法國勃壤松（Beaunon）的富裕

的綢緞商之家。得了父親的遺產，起初在里昂經商，但革命以後，一物不存。一八二一年又受母親的遺產，棄商而專心社會問題的研究。傅利埃幼時，看了商業上的許多慣行，就對於現在的社會組織，蓄了深刻的疑惑。他五歲的時候，常常因為說出父親的商品的老實情形而挨罵。二十七歲的時候，奉父親之命，把藏在船底的小麥，棄於海中，為的是抬高小麥的市價。因此，他確信這種不合理，不道德的社會組織，是根本錯誤的。於是，他以救治解決這種

社會組織爲己任，他的畢生的事業，就在乎此。傅利埃的最初的著作的發表，在一八〇三年，較聖西蒙及英國的渦文都在先，但並不引起世間的注意。聖西蒙的運動凋落之際，他的教義方纔獲得少數的信奉者，但終於沒有成爲有力的運動。一八三七年，他寂然與世長辭。

傅利埃的努力的中心，在乎理想社會的設計，但他的理想社會，是以他的特殊的宗教觀，客觀，世界觀爲基礎的。據他說來，世界是保障完全的調和之神之創造物，人類在社會生活中，首當以這可驚的調和爲模範。神未嘗造一無益之物，所以，使人類的欲情合乎自然，且給以自由發露的機會的社會，纔是真正有價值的社會。傅利埃所設計的 Phalange，是一種共同住所，據他自己說來，就是這種社會制度。

傅利埃的理想社會的特徵之一，是重視兒童的教育，這並且是最能表示他的根本思想的一點。傅利埃主張，兒童的欲情和欲望，應該予以自由發露之道。例如，兒童喜歡弄泥土，這種欲望，非使他自由地發動不可，但不可使他浪費。因此，傅利埃主張兒童也要有一定的組織，利用他們歡喜活動的欲望，叫他們擔任 Phalange 的掃除。

Phalange 是傅利埃的理想社會的單位，是在每三平方哩的地域上，由營共同生活的四百

家族，一萬八千人的成員組合而成的。每個 Phalange 中，有一個名曰 Phalanstere 的長約二千呎的兩排建築物，其中有膳堂、圖書館、工作室、賓客的宿所。工場是建在較遠的位置的，因為工作的時候要發騷音。對於喜歡孤獨的生活的人，又有適應各種趣味和好尚的許多小宅。這樣的許多 Phalanges，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為首府，組織一大同盟。每個 Phalange 的內部，行着農業和工業，都是自給自足的小社會，各人的才能和嗜好，皆有完全發展的機會。Phalange 的全財產，屬於 Phalange 的股東所有。股東不一定要成為 Phalange 的成員，Phalange 的成員，也不一定要是股東。Phalange 的成員，領取評議會所決定的報酬而從事勞動。Phalange 裏面的勞動，是科學的、愉快的。報酬因工作之難易而異。至於不愉快的工作，則儘量用機械去做。并且，各人可以照他的希望，時常變更他的職業。每年的利潤，照如下的比例分配：勞動者得十二分之五，Phalange 的出資的股東得十二分之四，熟練者或有特別才能者，得十分之三。

聖西蒙的理想社會，是集中主義的，傅利埃的理想社會，則反對以國家為中心，是地方分權的，其中心是地方的組織的 Phalange。這兩個傾向，成為後來社會主義思想中兩大相反的傾向的先驅。傅利埃漸漸被視為無政府主義的先驅。聖西蒙為實現其理想社會計，訴諸人類的正義

的觀念，反之，傅利埃訴諸物質的利害。因此，聖西蒙指摘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貧乏悲慘的生活，攻擊現存的社會組織，反之，傅利埃的主要點，是非難現存制度之濫費和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他相信只要創設起一個 *Phalanx* 來，那麼人們由於利害打算，一定會陸續做效這個實例，世界上不久就會成立 *Phalanx* 之同盟體。傅利埃晚年的十年間，深信必有投資創設 *Phalanx* 的資本家出現，所以，每天定了一個時間，等候這些資本家的訪問。

傅利埃的宗教，較聖西蒙更為哲學的，但他的宗教性的思想，與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全異其趣。尤甚者，傅利埃所追求的，是資本與勞動的調和。傅利埃的思想與後來的社會主義一致之處，主要的，可說是對於現存的社會組織的銳利的批評。

馮文的
理想社

被稱為英國社會主義之創始者的羅伯特·馮文 (Robert Owen) 於一七七一年，生於北威爾斯 (North Wales) 之新鎮 (Newtown)。父係一小商人。羅伯特於九歲時離開學校，入商店為學徒，但十九歲時，即在曼切斯透 (Manchester) 成為雇傭着五百勞動者的紡績工廠之主，且以其非凡的經營的才幹和知識，使這工廠成為當時英國第一流的紡績工廠。不久他和他的同志收買紐蘭那克 (New Lanark) 的紡績工廠，欲以

最進步的方法，試行經營，而移住彼處。他在紐蘭那克的經營上以及人道主義的設施上的成功，是十分輝煌的。當時的英國，正在產業革命的漩渦之中，在新經採用的機械之下，勞動者受極度的榨取，其慘狀令人目不忍睹。其最甚的弊害，是童工的使用，五六歲的小兒，也不分晝夜地，每天在紡績工廠受十四小時的虐待，是極普通的事。在紐蘭那克工廠，渦文把勞動時間縮短，工廠內設立商店，供給廉價的日用品，限制酒類的販賣。對於青年勞動者的教育，渦文特別費心，據說他又是英國的幼稚園的創設者。這樣的渦文，不但為紐蘭那克工廠的勞動者所敬愛，其紐蘭那克之實驗，世界聞名，極為許多社會改良家及政治家所注目。

一八一七年，拿破崙戰爭告終以後，在英國襲來了深刻的不景氣，失業者層出不窮，勞動者之生活陷入悲慘的深淵。是年，渦文向議會的『救貧法調查委員會』提出一個報告書。在這報告書中，渦文的見解，比從前的人道主義的立場更進一步，開始取了社會主義的見解。他把一切弊害的原因，歸於機械與人造之競爭。解決這弊害的有効辦法，唯有人類之共同行動及使機械服從人類。渦文根據這見解，提議創設共產的社會單位。

渦文所提議的新社會的計劃，大略與傅利埃的計劃相似：在一千到一千五百英畝（acre）

的地域上，由一千二百左右的住民，組織一共同的生活體，大家住在共同的家屋中。在共同的家屋中，有共同的廚房，共同的膳堂，但每一家族又各有其住室。小兒一到三歲，即離雙親之手，在共同體手中照料。這種共同生活體，由一個人來設立也好，由教會、區、州、國家來設立也好。這種共同生活體，渦文名之曰『Township』（鎮）。這個計劃的大部分，根據渦文自己在紐蘭那克所得的經驗，他以爲自五百人至三千人最爲適當。在這『Township』中，主要的生產是農業，工業方面，具有最新最良的機械和設備，職業的機會是多方面的，從事工業的人，也可以自由轉換職業，以免陷入工場生活之單調，這樣的『Township』，結合了都會生活的利益和農村生活的利益，利用最新的生產技術，同時除去工場勞動之弊害。渦文的根本思想，以爲人類的性格是由環境決定的，所以他想利用這種『Township』作爲最完全地教育人類的一種環境。同傅利埃的 *Dhalanço* 一樣，渦文的『Township』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並且，也像傅利埃似的，他相信只要有一個實例出現，到處就會陸續模仿，世界上不久就會有『Township』的同盟體。

渦文的計劃，頗惹一般人的注意，維多利亞皇后（*Queen Victoria*）之父堪忒侯爵（*Duke Kent*）作他的後援，泰晤士（*Times*）那樣的大報也支持他的計劃，他的前途，本來是很有希望

的，然而，偶然在一次倫敦的大集會上，湯文表示了反對向來一切宗教的態度。這個結果使形勢一變，英國社會對於湯文，遂投以疑惑和不信任。然而，湯文依然非常自信地努力使他的計劃實現。到了一八二五年，終於在他的一個信徒亞勃拉姆·孔勃（Abrah Combe）的指導之下，於奧爾皮斯敦（Orbiston）創立了一個『Township』。湯文自己，也在美洲的印地安那（Indiana）創設有名的理想村『新和平等村』（New Harmony Community of Equality），經二年之後，全歸失敗。嗣後，雖有奉湯文主義而行的兩三次實驗，皆不見成功。湯文自己經數次之實驗，至於傾家蕩產，而自信依然不失，尚為社會改良認真地努力，直至一八五八年去世為止。

湯文的理想社會的計劃，雖然終於是一片空想，但於英國的社會運動，實在給了很大的影響。湯文的計劃，在上流中流階級間，固然失墜了信用，可是在勞動階級之間，却有了效果。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之改正，使英國的政權，從地主之手移入新興商工階級之手，但在這改革運動中做過重要角色的勞動階級，却依然被擯於參政權之圈外。對於政治上的改革的失望，驅使勞動階級向組合運動突進，湯文的社會主義思想，給這運動一個新的目標，而造成英國組合運動史中最革命的一時期。一八三〇年，在湯文的影響之下，那有名的『全國大合同組合』（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 Union) 成立，立刻獲得五十萬組合員，全國大同盟組合，是把各種職業的勞動者，組織入單一的組合，企圖由總同盟罷工，一舉而獲得產業之管理權，樹立協同組合的生產的新組織的。這個運動雖不久就凋落，然渥文的思想及其對於英國的勞動階級的影響，決不因全國大合同組合之崩壞而隨之消滅的。

嗣後之

烏託邦

渥文以後嘗試理想社會之實驗的有名的人，當推卡培 (Etienne Cabet)。卡培為法蘭西之醫師，因政治運動而被放逐於國外，在英國亡命的五年中，受了渥文的思想之影響，歸法蘭西後，著成有名的烏託邦故事依卡里航海記 (Voyage on Icaria)。卡培的理想社會，酷似渥文的計劃，但在他的實現的方法中，包含累進所得稅之徵收，財產繼承之廢止，農民殖民地之創設，國立工場，自由教育等等具體的綱領。伊卡里航海記在法蘭西社會引起巨大的感動。因此，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終於渡到美洲去着手理想社會之建設。當時，卡培自信立刻可以得到四十萬勞動者參加他的計劃，孰知實際上，從卡培渡美者，竟寥寥無幾，其成績當然是看不到的。

從事理想社會建設的實際運動的，卡培是最後一人。但單是在文學作品上，卡培以後，尚有

幾個烏託邦出現。以豐富的想像力構成的這些理想社會之描寫，雖不是實際運動的直接動機，但以最使人容易接受的形式，使社會主義思想普及，對於未來新社會的種種實際問題，雖不能解決，但有給與解決的暗示之效果。這些烏託邦之最有名的，當推一八八七年出現的美國倍拉米(Edward Bellamy)之「回顧」(Looking Backward)及英國威廉·摩理思(William Morris)之「無何有鄉見聞記」(News from Nowhere)

空想的社會主義之意義

聖西蒙、傅利埃、湯文等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空想。通常皆呼之為空想的社會主義。但是無論怎樣的空想，總不能離開地上而浮於空中。空想中之最空想者，也是反映着現實的，所以一切空想都是現實的。這種空想的社會主義，也是對於現實的社會生活，表示着疑惑和不滿的。是故，他們的社會主義，決不是憑空浮漾的東西，乃是以對現實的社會制度之批評為基礎，而建築在這基礎上面的。在這基礎之中，包含着許多正確的知識和有用的資料。對於後來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建設，供給了貴重的材料。我們說聖西蒙、傅利埃、湯文等反映着現實，正因為這樣，所以也被現實所限制。就是說，當年的歐羅巴，資本主義雖已成立，但這資本主義，尚須對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制度的殘有勢力，

行生死的決鬥。作爲資本主義的基調的自由主義及自由競爭，雖已現出弊害，但創造一個新社會制度以代替這制度的力，尙未出現。勞動階級尙未成熟，甚爲無力。空想的社會主義，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達狀態，但也爲這狀態所限制。他們都描寫最善的社會生活的理想，但爲實現這理想計，除了訴諸人類之正義的觀念及聰明的利害，就不知有其他的方法了。

第四講 社會主義之發展——科學的社會主義

一八四八
年代的社
會主義

一到十九世紀中葉，形勢就大異，在法蘭西，由一八三〇年路易·菲立普（Louis Philippe）之登位，確立了資產階級的支配，在英國，由一八三二年之議會改革，決定地打破了大地主貴族的政權。封建勢力與新興資產階級及無產勞動階級之間的鬥爭，以資產階級的勝利而告終局，接着，資產階級與無產勞動階級之間的鬥爭，漸次顯現。

英國方面，在一八三二年的議會改革之後，仍被排除在選舉權之圈外的勞動階級，深感不滿，終於激成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憲章運動。本來是要求普通選舉的運動，但經濟上社會上的不滿，亦為促成這運動之動力。英國的勞動階級，不但受謫文的影響，還有那發展理

嘉圖 (Riardo) 的學說，給勞動者的要求以理論的根據的湯姆孫 (Thomson) 及霍迭斯金 (Hodakin) 等的思想，也頗惹勞動者之注意。所以，憲章運動，是帶着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然而，憲章運動不能說純然是勞動階級的獨立的運動，牠同時是被排除在參政權外面的資產階級的下層的運動。因此，牠的作用，乃是把資產階級的支配權，分配於廣大的資產階級之間。這樣的憲章運動，終於成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運動而消滅。

和這同樣的經過，在法蘭西，成爲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而表現。路易·菲立普的政府，本是代表財閥大資本的政府，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的結果，則把一部分資產階級所支配的法蘭西變成了由資產階級全體來支配的法蘭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Bourgeois Democracy) 的法蘭西。這且不去管他，至於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演了最主要的角色的，是勞動階級；和憲章運動之顯然帶有勞動階級運動的色彩一樣，這次革命，也帶着顯著的勞動階級的色彩。路易·菲立普的王朝倒壞以後，宣告了共和政治，那時候，法蘭西資產階級，把這視爲資產階級共和政治之確立，而法蘭西勞動階級，却視爲「社會共和國」之樹立。在這革命的時代，支配法蘭西勞動階級的思想，乃是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的社會主義。

到了路易·勃朗（一八一二年——一八八二年）的時候，社會主義已不是詳細地計劃一個完全的理想社會這回事，路易·勃朗與以前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顯然不同之點，在乎他主張改革社會，必從改革政治入手這一點。照勃朗說來，第一個必要的，是基於普通選舉的民主國家，有了這樣的國家，方能實現勞動者之解放。據他的意思，對於勞動者之解放為必要的事，唯有把勞動的要具——即資本供給於勞動者。所以，勃朗的計劃是設立由國家供給資本的社會的工場，由勞動者管理之，這種社會的工場漸次增加，不久就可把法蘭西的全部產業吸收過來。

對於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勞動階級首先提出的一個要求，是給一切市民以勞動的機會。臨時政府為緩和這要求計，設盧森堡委員會，而以政府之一員的路易·勃朗為首席，調查勞動狀態改善的方法，隨即開設國立工場。國立工場的設立，看來好像是實行路易·勃朗的計劃，實則大不相同，只招了一批放浪的游民，成了一種施食所，這是為了使路易·勃朗的計劃失墜信用而故意計劃出來的。

與路易·勃朗同時代的有一個蒲魯東（Proudhon）（一八〇九——一八六五）也為一八四八年革命期的國民議會之一員。蒲魯東在所著『財產是什麼』（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一書中，稱『財產即賊物』(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因此成了有名的人物。蒲魯東主張奴隸制度，是破壞了人格中可貴的東西而成立的，財產是占有他人的勞動的結果的一種搶劫。他力言自由、公平、平等，誰也不該依賴他人的勞動而生活，一切人能夠自由地利用勞動要具。爲了利用勞動要具，必須建設人人能自由地合作的社會。但他對於這種理想社會，沒有什麼實際的計劃；在極端主張自由這一點，蒲魯東常被視作無政府主義的創始者。

德意志
的社會
主義

在那時候，社會主義思想，本以法蘭西爲最發達，但是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社會主義思想及其運動的中心却移到德意志去了。德意志的社會主義之先驅者，爲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拉薩爾生於一八二八年，曾在勃萊思宰(Breisgau)及柏林大學研究哲學及語言學，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代，在萊因(Rhein)地方活動，被處六個月的禁錮，且在十年之內，不許入柏林市。拉薩爾的燦爛的政治生活之開始，是一八六二年，當時，在俾斯麥和自由主義者之間，起着猛烈的論爭，他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也加入這論爭。起初，拉薩爾雖與自由主義者一起行動，但他看到自由主義者裏面，沒有澈底地主張民主主義的誠意，於是感到有組織勞動階級的獨立的政黨之必要。恰好，在萊比錫(Liepsic)有一團勞

動者，以召集近處的勞動者大會為目的，形成中央委員會。他們雖已不滿於進步黨的自由主義的政策，但不能決定具體的方針。他們遂去徵求拉薩爾的意見，有名的「公開狀」即拉薩爾對於他們的答覆。萊比錫的勞動者大會，以一三〇對七票的多數，採用拉薩爾的見解。後來他又以壓倒進步黨和修爾滋(Schulz)之勢力，在弗朗克福特(Frankfort-on-the-main)對勞動者演說，排除聽衆的妨害而發揮四小時的雄辯，兩天之後，又對同一的聽衆演說，多數採用了他的見解。所到之處，他皆自信在勞動者之間得到成功。一八六三年，他在勃萊思宰，組織全德意志勞動者協會。這協會的綱領是「以平和的方法，特別藉輿論之同情，而確立平等直接之普通選舉。」六三——六四年間，他以絕倫的精力，不斷地作宣傳和組織的活動，但是在離勞動者協會創立的十五個月後即，一八六四年八月，爲了一點私事，被人挑戰決鬥而斃。拉薩爾有非凡的才幹和學識，嘗自誇具備十九世紀之最高的知識，尤以其雄辯，爲世所知。他的社會主義思想，雖受同時代的羅特倍都思(Rodbertus)，馬克斯等影響甚多，但亦不乏獨創的見解。拉薩爾死後，全德意志勞動者協會的運動，由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倍倍爾(Bebel)等馬克斯派的運動，聯合起來，組成德意志社會民主勞動黨(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拉薩爾的社會主義思想，包含在一八六二年之講演『勞動者之綱領』答萊比錫勞動者之『公開狀』批評修爾茲·台里采（*Geinitz-Dollfus* 貯蓄銀行制度之創始者）的文章中。在『勞動者之綱領中』拉薩爾說明勞動階級之歷史的使命。他說：中世紀是被土地所有者所支配的，但乘法蘭西大革命而躍上支配的地位的資產階級，曾代表人類全體之利害，為自由而鬥爭。是故，革命曾為民衆所感激而且得其支持。然而資產階級的支配，後來又成了只顧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利害的，階級性的支配。於是在法蘭西，又起一八四八年之革命，因樹立以普通選舉為基礎的政府，而布告更新的時代的黎明。勞動階級，是代表人類歷史上的新時代的，只有勞動階級的利害，纔與全人類之利害一致。

然而，為招來這樣的新時代起見，勞動階級應該做些什麼呢？對於這一點，拉薩爾在『公開狀』中有所答覆。據他說：首先必要的，是勞動階級的獨立的政黨，這個政黨的政治上的綱領，當依照改善勞動階級之生活狀態的社會目標。而修爾茲台里采的協同組合運動，是不能達到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態改善之目的。因為，在常常把勞動者的工銀壓抑到生活之最低水準的『工銀鐵則』的運動之下，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態，是不能真正改善的。勞動階級欲謀解放的唯一

之道，是勞動者爲享有全部生產物起見，而組織生產組合，因此，必須由國家供給資本。這是以普通選舉爲基礎的民主國家的任務。據拉薩爾說，國家是能夠到達個人所不能到達的最終目標的東西。國家的任務，是教育人類，發展人類，解放勞動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也是國家。以普通選舉爲基礎的民主國家，正應該是這樣的國家。在批評修爾茲的文章中，他在論爭的形式下面，說出他的經濟學上的見解。

在社會主義思想之發展的過程上，拉薩爾的最顯著的地方，第一，是法蘭西初期的社會主義者的那種理想社會的設計，已完全絕跡。換言之，社會主義，已不是理想社會的烏託邦了。第二，社會主義，已被理解爲勞動階級運動的目標，社會主義運動，已不是製造新社會的雛型的實驗運動，而成爲離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而獨立的勞動階級的政黨運動了。換言之，社會主義運動，已經開始成了後來的社會民主黨的運動了。拉薩爾的思想裏面，固然有許多從今日看來顯然是錯誤的，例如工銀鐵則說。但是，有許多點，是與今日的社會主義理論相一致的。尤其是，拉薩爾說明社會現象之際，應用歷史的方法這一點，他的社會主義，與以前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本質上大有區別。拉薩爾，從歷史上來理解勞動階級的解放和勞動階級的任務。他對於資本主義，也不

把牠看作永久的現象，而看作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成立，發達，終於也要消滅的歷史現象。

德意志初期的社會主義者，除拉薩爾外，還有羅特倍都思（一八〇五——一八七五）。羅特倍都思爲一上品的學者，一生在書齋中過活。他不但不喜歡革命的運動，甚至反對德意志勞動者之政黨運動。羅特倍都思與拉薩爾同樣，視勞動爲價值之源泉，並採用工銀鐵則說，但是反對把靠國家補助的生產組合，看作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他主張漸次把生產和分配的管理權，收歸國家之手，而實現社會主義。在完全的社會主義之實現的過渡期中，對於資本家及土地，仍許其收得現在的利潤，不過，生產力增加的結果，當完全歸勞動者所有。換言之，工資當由國家的法律規定，到一定的期間，加以改訂。這樣的羅特倍都思，可以說是主張澈底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所以，從現在的資本主義達到完成的社會主義之實現，在羅特倍都思想來，至少要經過五百年的進步發達。

從空想
到科學

從英法的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到近代勞動階級初現於政治舞臺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代，社會主義是漸漸明白地接近現在的形態了。德意志的社會主義，成了現在的社會主義運動之最初的出發點。空想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

的空想所反映的社會狀態，不過是以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漸漸確立，經濟上的新支配者資本家，在自由、平等、全人類的名下，代替了中世的政治勢力而獲得國家的支配。這一種社會狀態，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的弊害，是造成勞動者的悲慘的生活狀態。這在追求正義和公理的人的眼中，是瞞不過的。然而，在這時候，在資本主義之下被搾取的勞動者自身，對於自己已是一個階級，是與搾取的資本家階級立在相反的利害之上的這些事，尚無明白的自覺。每個人，對於現在的社會生活，固然懷着疑惑和不安，但不能充分看清這疑惑和不滿的由來。至於造出新的社會制度的力量，更是看不到了。因此，這時代的頭腦最敏銳的人，也只能批判現實生活，表明理想社會應該如何，但其實現的方法，除了訴諸人類的正義和聰明的利害之外，就不知其他了。

十九世紀中葉，法蘭西革命之意義，漸漸明瞭。由革命而產生的，不是人類的自由、平等、博愛，而是資本所有者的支配代替了土地所有者的支配。新政治的階級的性質一經顯明，勞動者就開始意識到自己是與支配者對立的一個階級，所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出現了勞動階級的要求，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利害，明確地分離開來了。路易勃郎的社會主義，雖然尚帶幾分空想的性

質，但已不訴諸萬人的正義和公理，而與勞動階級的要求連結起來。那時的社會主義，實成了連結在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連鎖。到了拉薩爾，社會主義已成了與資本主義之發展和勞動階級之歷史的任務不可分離的東西，牠開始把一隻腳踏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了。然而，要把社會主義完全建設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尙有待於馬克斯的偉業的完成。

卡爾，
馬克思

馬克斯於一八一八年生於德國之特萊惠斯 (Trier)。長入波昂 (Bonn) 及柏林大學，遵父親之命修法律科，但他照自己的興趣，於歷史及哲學致力最勤。四十年，結束了學校生活，在波昂任哲學教師，但因他的性格，覺得在普魯士之反動政治之下當學校教師，是不對的，翌年，他即入在柯倫 (Cologne) 發行的急進的民主主義之機關報萊因新聞 (Rheinische Zeitung) 的編輯局，任主筆之職。他在這新聞上，極大胆地與普魯士反動政治鬥爭，但因新聞社願意妥協，一八四三年，他遂辭職而移住巴黎。馬克斯嗣後以全生涯奉獻的研究和活動，卽以是時爲嚆矢。他在巴黎，接近法蘭西的主要的社會主義者，常與蒲魯東徹夜討論經濟問題。馬克斯的終生的親友及協力者的恩格斯，亦在巴黎相識。

一八四五年，法蘭西政府允普魯士政府之意，命馬克斯出境，他遂借恩格斯同往比京不魯

捨爾，住了兩年。當時，在倫敦各國的亡命者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不久住在不魯捨爾的馬克斯—恩格斯一團也去參加，同時，在共產主義同盟的名稱下，再加以組織。共產主義同盟，於一八四七年在倫敦開大會，馬克斯這一團的代表恩格斯和渥爾甫（Wolfe）也列席。在大會上，德意志社會主義者惠脫靈（Weitling）等，主張組織秘密團體，由暴動一舉而握政權，以達勞動者解放之目的，馬克斯派的主張，與之對立，他們主張以公開的運動，組織無產階級的強大的政黨，結果，馬克斯派占了勝利，大會委任馬克斯及恩格斯起草綱領。根據大會的決議，馬克斯—恩格斯遂草成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把科學的社會主義，最初用明確的有組織的形式表示出來；馬克斯的全部學說的輪廓，差不多已經完全在這宣言裏面，用最簡潔的話說明着了。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代，馬克斯偕恩格斯，渥爾甫共歸德國，辦新萊因新聞（Neue Rhein

ische Zeitung）支持民主主義之最左翼。一八四八年之革命，是顯明地帶着勞動階級的色彩的，在法蘭西，在這次革命中得了勝利的資產階級，對於勞動階級，不得不作若干的讓步。因此，有許多人都以為社會革命的時期，如今已經到來了。然而，革命的高潮一退，資本主義却愈形強大，資產階級的政權，也就確立在更廣泛的基礎之上了。勞動階級的許多指導者，被處死刑，或放逐

國外。歐洲被反動的黑暗所籠罩。馬克斯於一八四九年移住倫敦，此後就終身居此。

在倫敦的馬克斯的全部生涯，費於他的社會主義學說之大成及實際運動之指導。具備着一切文獻的倫敦的圖書館，實爲完成馬克斯的大著資本論所不可缺的東西。但是爲了資本論的完成，他極度用功，終於損及健康，又因在倫敦，不絕地陷於貧困，所以他常與貧病相鬥爭。在這貧苦的深淵中，馬克斯的幼女，不幸夭亡。這個小孩，實也可憐，出世之時，連買搖籃的錢也沒有。死的時候，馬克斯向一個法國的亡命者借了兩鎊錢，方纔買得起棺材。

這期間，於一八五九年，發表經濟學批判，一八六七年，又出版有名的資本論之第一卷，在此前後，馬克斯的健康，大受損害，終於不及看到資本論續卷的完成，於一八六八年逝世。恩格斯於他死後，爲之整理原稿，把其餘二卷出版。

在這以前，繼一八四八之革命時代，而入反動期，全歐勞動階級的運動，都銷聲匿跡了。法蘭西德意志失了許多有爲的指導分子，當時的運動，陷入一種陶醉於革命的風氣的焦躁的要素之中。馬克斯於一八五〇年退出共產主義同盟的中央委員會，趁這機會，他發表聲明書，戒勉他的同盟員說：他們若要獲得政權，今後非再經十五年、二十年，或五十年的鬥爭不可。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在各國勞動者之間，又發生新的活氣。恰好一八六二年在倫敦所開的萬國博覽會，給法、德、英各國的勞動者一個接觸的機會。一八六四年，英國的勞動組合的指導者在倫敦的各國的革命的亡命者，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波蘭，瑞士諸國的代表，創立了一個「國際勞動者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略稱 International，又稱第一國際。

第一國際之創立，馬克斯曾盡不少的努力，那是不消說的。然而，第一國際，雖有各國的傾向社會主義的許多分子參加，但未嘗明確地以社會主義為綱領。更不是由馬克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而結合的了。那時的第一國際，像意大利的瑪志尼(Mazzini)那樣的自由主義革命家，也參加在內的。此外，法蘭西的勞動者，多受蒲魯東的影響，英吉利的，多受組合運動的指導者的影響，此等思想，都不是社會主義的。反之，第一國際，在思想上，是種種傾向不同的各國勞動者的結合，唯有大家都是勞動者，這立場與利害，是共通的。共產主義同盟也是一種國際的團體，在某種意味上，可以說他是第一國際的先驅。但共產主義同盟，不是勞動者大眾的團體，而是與大眾相隔離的先驅者的國際的團結。反之，第一國際，則實際地包容各國的勞動者團體，是萬國的勞動

大眾，初次的國際團結。在第一國際的內部，首先是瑪志尼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之傾向與社會主義之傾向相對立，但是，社會主義思想終於得了勝利，大會中採用了馬克斯所起草的宣言和規約，而否決瑪志尼的草案。其次，是蒲魯東的思想與馬克斯的思想之對立，但是，馬克斯的思想漸次克服其餘的傾向，使第一國際運動，明確地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這樣的國際運動，把近代勞動階級運動的目標證實了，就是：近代勞動階級的運動，是以社會主義為終極目標而發展的一種運動。從第一國際之成立起，到一八七三年崩壞止，馬克斯以倫敦的總務委員之一員而活動着，第一國際數次大會中所採用的決議，有許多是馬克斯起草的。第一國際，在近代社會主義運動之上，劃出一大時期，此後在各國所發生的勞動階級之運動，無不受這 *International* 的大湖之水的浸潤，而開始捲起足以威脅資產階級之支配的大波瀾。第一國際崩壞以後，這一大湖的水，流散到世界各國，在各國國民之間，灌溉有力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運動。各國的運動長成以後，又於一八八九年，結合而成社會黨及勞動黨的 *International*，是為第二國際。

科學的
社會主義

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經過馬克斯之手，就完全成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了。但是，何謂空想的，又何謂科學的呢？

與宇宙的客觀的真理或客觀的實現一致的東西，是科學的，把客觀的實在歪曲了反映出來的思想，是錯誤的思想，也是空想的思想。例如，傅利埃算定地球的壽命是八萬年，四萬年是成長期，四萬年是衰退期。人類在這八萬年間，要通過三十二個時期，現在正是其第五期，即文明期。這種思想，看來好像是反映着世界之生成，發展，衰滅的客觀的真理或實在的，但這決不是正確的反映。這是客觀的實在和傅利埃的優妙的思想的活動結合而成的產物；在這意味上，這種思想，決不是傅利埃的頭腦隨便創造出來的東西。然而，傅利埃所想的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發達的法則，也不單是傅利埃的意想中之事，也不是離開傅利埃的頭腦的活動而客觀地存在的東西。反之，地球這東西，據地質學的說明，是通過種種地質學的年代，經幾千萬年之發展，始達今日的狀態，這是客觀的事實；不管人們懂不懂地質學的說明，這事實總是客觀地存在的。地質學的說明，倘能與客觀的真理，地球之發達的實際過程以及從這過程中尋索出來的客觀的法則相一致，那麼這種地質學知識，纔成爲科學的知識。

說到人類社會的現象，也是一樣，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皆從批評吾人之現實的社會生活出發，這一點，兩者都近乎現實。我們想消滅這充滿弊害和缺陷的現代的社會制

度，而代之以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然而，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倘若單是我們的一個希望，一個願望，一個欲求，單是與吾人的正義、公理的觀念相一致，就此爲止，那麼，這種社會主義，不過是吾人的空想，一定不能在我們的空想之外存在，而且不會與將來的客觀的實在相一致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皆痛惡現在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對於這可惡的制度，單是以可惡爲理由，就費工夫去設計些新的雛型，謂可「依此創設完美的新社會」。但爲實現這新社會計，除了訴諸路易十八呀，其他的國王呀，政治家呀，資本家呀等的好意和義俠以外，就沒有別的办法了。

反之，從科學的社會主義看來，資本主義縱然充滿了弊害，但牠並不是惡魔從天上投給我們的東西，而是人類社會的進化發展的法則所形成的一個時期，一個階段。資本主義，是社會進化之結果，同樣，社會繼續進化的結果，必然地要變化到新的社會制度去。所以，由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而出現的社會進化的新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空想的社會主義之社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外，另行計劃的，而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社會，即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胎內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身上發達。因此，空想的社會主義，是想出社會主義社會來的，科學的社會主義，

則根據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發展的法則，發見出必然地要到達社會主義的法則。這個法則，並不是因為馬克斯這樣命令，這樣希望，所以纔這樣運動的，這是不管馬克斯發見不發見，總歸存在着，作用着的客觀的實在，馬克斯不過發見了牠，把牠說明出來罷了。但馬克斯的說明，恰與這客觀的實在相一致，在這一點上，所以是科學的。

既然，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必然地會到達社會主義社會，那麼，馬克斯去發現這個發展的法則，不是多事麼？各國的無產階級，爲了社會主義之實現而努力鬥爭，也不是多此一舉麼？

資本主義社會，決不是由工場、機械、石炭、原料和機械油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要素，是人類，是置諸或種條件之下，則起思考，思考之後，始有行動的人類。因此，人類的思想和行動，雖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根本原因，但社會在變化的過程中，一定參入人類之思想和行動。因資本主義社會的發達，社會的全員，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占有生產的器具及手段——即資本——的。一類是沒有這些的。雙方的利害的對立，漸次分明起來，占有資本的階級，以維持現狀爲有利，沒有資本的階級，則以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產生一個新社會制度來方爲有利，這種事實，必然地反映於人類的思想中的，所以，沒有資本的這個階級，意識着資本主義社會之發達的法則和方

向，而努力促進之。這種人類的意識的努力，是要使資本主義社會進化，發展到新社會制度之際，所不可缺的東西。然而，這種意識和努力，也不是降自天上，也不是湧自地下，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必然地產生之物。所以，從資本主義社會，到新社會制度的進化，發展的過程中，在運動着的，人類的意識和行動，不外是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的必然的過程之一部分。假若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中，沒有這種人類的意識和行動的要素，那麼，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定會發展到社會主義以外的別的新社會去的。

因此，在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方面，沒有資本的階級，意識着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的法則和方向，並且意識地努力促其實現。這種努力，是與社會主義之實現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當社會主義，從空想成爲科學的時候，牠不復是訴諸資本家及人道主義者的運動，特別成爲沒有資本的階級的運動者，即此之故也。

這種科學的社會主義，不是因爲或人希望牠，需要牠，所以實現的，牠是作爲資本主義之發展的結果，必然地要實現的東西。吾人的希望和需要，不過是意識到這個必然的發展，而把牠反映出來罷了。因此，將來的新社會的形態如何，也不能由我們的安排設計而定，而是由資本主義

發展的結果，必然地決定的。所以，科學的社會主義，不像空想的社會主義那樣，多費氣力去設計想像未來的社會。未來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呢？那當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但何知之呢？那是從資本主義的性質，從資本主義之發展的法則，又從資本主義所顯示的方向中，在科學上，大概可以知道的。至於說到詳細的情形如何，那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的興味的中心，在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倒不是重要的問題。關於未來社會的詳細情形，科學的社會主義，不願費許多勞力來作推測，這種推測的時間，不如用以去解決實際問題，要好得多。

馬克斯
之學說

在這意義上，馬克斯被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始者。但嚴密地說來，馬克斯並不是創始社會主義的人，他不過發見社會主義而已。然而，正因為這樣，所以馬克斯是科學的。

那麼，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地要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個法則，怎樣地說明着呢？就在這裏，大略地把馬克斯的科學的說明的要項，敘述一下：

(一)世界這東西，並非人類的觀念的反映，牠是離人類的思想和觀念而獨立的客觀的實在。人類的精神或思想之力，乃是物質在某種一定的複雜狀態中結合的時候，所起的作用。所謂

精神現象，與其他的自然現象，並非根本上不同的東西。人類的心，也不過是以客觀的實在為材料而活動的東西，我們的思想的內容，是被物質的客觀的實在所決定，所限制的。

(二)世界不是固定的，牠永遠是變化不已的發展的過程。但是這發展，是照辯證法而進行的。就是在許多勢力均衡的狀態的內部，其實有矛盾在發展着，這矛盾要否定這狀態，破壞這均衡。等到這矛盾達到極點的時候，於是在較高的水準上，產生新的均衡狀態。然而這狀態，也不是永久安定的，其中又蓄着矛盾的萌芽，要否定牠。因這新矛盾的發展，又在更高的水準上，出現均衡狀態。像這樣子，連綿不絕。倘若說那最初的状态是「正」，那麼，在牠的內部發展着的這個否定牠的矛盾是「反」。這矛盾達到極點時，也不是「正」，也不是「反」，而是高一層的「合」。但在第二個發展階段上，這「合」成了正，與之對立的「反」又發展起來了。據黑格爾(Hegel)說，世界是觀念的發展，而這發展，是照這樣的辯證法進行的。但據馬克斯說，物質先行於觀念，世界，是照物質的辯證法發展的，人類的觀念，不過反映這發展而已。所以馬克斯的意見，不論自自然界或人類的社會，都應該置於唯物論的基礎之上，根據辯證法去觀察牠理解牠，非如此不可。

(三)從這見地看來，人類的社會，其組織和形態，不是一定不變，而是不絕地變化的過程。常

常進化，發展的社會之組織和形態，不是被人類的思想、觀念、意識所決定，而是被物質的經濟的基礎所決定的。非人類的意識，決定生活的條件，而是生活的條件，決定吾人的意識。一個社會，其經濟方面的組織構造，實為決定這社會的一切狀態的，基礎的構造，至於政治、法律、哲學、宗教等等，無非築在這基礎上的上部構造而已。因此，社會之變遷，非人類的思想之變遷所引起，乃係社會之經濟的基礎，社會之經濟上的構造的變化所引起的。至於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的變化，推其究竟，乃係這社會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產之方法的變化，即生產技術的變化所引起的。使封建社會變化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根本上，不外是生產技術的變化。

(四)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支配社會之進化的一般的法則以外，同時還有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的法則。馬克斯的資本論 (Das Kapital)，即係說明資本主義之生成及發達的固有的法則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一個法則，是所謂剩餘價值之法則。一切經濟上的價值，皆係勞動所生產。但在勞動之要具或生產手段為他人所有的社會裏，具有勞動力的勞動者，在自己所生產的價值之中，只收受勞動力的價值，算是工銀；所剩餘的價值，則成為利潤，被生產手段之所有者——即資本家——得去了。資本家的手中，因為利潤的集積，其資本不斷地增大。資本家

間競爭的結果，大資本併吞小資本，致資本陸續集中於少數的大中心和資本的集中同時，企業也集積而集中。因這樣的生產的規模之擴大，利用生產手段的方法，不復是個人的，而是集團的，社會性的了。然而，生產手段雖已帶有社會的性質，利用生產手段的方法，雖已是集團的，但所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却依然被個人所占有。故生產的方法和所有的方法，互相背馳。這種矛盾的結果，使社會上充滿了缺乏生活資料的人，成爲所謂生產過剩的不可思議的現象，襲來了不景氣和恐慌，於是有勞動的意志而無勞動之機會的多數的失業者，也陸續出現了。資本主義，當初原是能夠給養社會的較好的制度，所以牠代替了以前的制度而發達。資本主義，增大了社會的生產力，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時期能與之比並。然而，這這資本主義發達到或一階段，成了生產方法與所有方法相矛盾的結果，牠就不能使社會的生產力更加發展，連現在的生產力，牠也不能充分利用了。曾經是發展生產力的制度，現在成了加於生產力之發展的桎梏了。

(五)資本主義之發展所生的這種矛盾，即在資本主義的內部發展着的否定資本主義的作用，在人類的意識這方面，是以沒有生產手段的階級，即Proletariat階級（無產階級）爲代表的。無產階級，起初因經濟上的利害不同，與資本家階級相對立，而組織起來，後來，却要與資產階

級爭奪政權，成爲獨立的政治勢力而組織着了。這次階級與階級的鬥爭的結果，將使無產階級代替了資產階級而成爲支配階級。

(六)成了支配階級的無產階級，把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已具有社會性的生產手段，加以社會化。這樣子，資本主義和否定資本主義的力，這個矛盾的發展，將到達更高一層的新的生產形態。因生產手段之社會化的進展，握有生產手段的階級與沒有生產手段的階段的區別，也就消滅了。這樣子，資產階級的支配和否定資產階級的支配的無產階級的支配，這個矛盾的發展，將達到非階級支配的形態。因此，無產階級，從主張本階級的利害，確立本階級的支配入手，將來也是要否定自己這階級的存在，消滅自己這階級的利害的，所以唯這階級，方纔可以說是代表全人類之利害的唯一的階級。

在上面，我把馬克斯所說明的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的法則，說了一個大略的輪廓了。但是，倘若要懂得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和作用，知道牠的發展的方向，明白牠的到達點將是何種性質的社會，那麼，還當根據上述的根本的見地，詳細地研究人類社會的發達之跡及現代生活之性質。

第五講 人類社會之進化(二)

——原始的共產社會——

什麼是
社會？

什麼是社會？社會者，人類之集團也。社會固然是人類的集團，但人類的集團，不一定是社會，聽了狗的喧嘩，而聚集起來的街上的人們，雖是人類的集團，但非社會。聚集在時裝婦女(Marionette)之前的人們，雖然是統一在共通的精神狀態中，但不是一個社會。在一家大百貨店裏，每天同時集合着數千人的集團，這也不能說是社會。反之，在人類的原始時代，不到數百人的小羣，倒可以成立一個社會。

人類的集團，倘要成爲社會，那麼這集團，必須是恆久的集團。每個有機體，雖因細胞之新陳代謝而受不斷的變化，但總歸呈着同一的個體的樣子。同樣，構成社會的細胞——個人——雖因生

死及其他情形，不斷地起變化，但那個社會，總歸恆久地保持着一個單位的性質。

人類的集團，倘要具有這樣的性質，那麼，這個集團，必須照一定的方法組織起來，若單是一時的集團，那是不行的；譬如一個時辰鐘，必須許多齒輪，都各有各的位置，且有一定的關係，換言之，照一定的方法組織起來的時候，方成其為時辰鐘。同樣，每一個人，與其他的個人，在一定的關係上結合起來，每一個人，在集團全體之中，候着一定的地位，即照一定的方法組織起來的時候，這人類的集團，始成爲一個社會。

但是，所謂組織，是什麼意思呢？時辰鐘的齒輪，是爲了表示時間而組織的，至於人類社會的組織，根本上，是人類爲了藉共同的勞動，從自然界取得生活資料而組織起來的。自從亞當和夏娃被逐出樂園之後，自然界對於人類，也不肯無條件地開放其寶庫了。人類要從自然界取得生活資料，必須努力，即勞動，方能生產出來。所以，自然對人類的關係，分析到底，是靠了勞動而生產出生活資料的關係。我們把人類的歷史，無論追溯到何處，都可以發見在共同生活中的人類，完全孤立的人類，是想像不出來的。所以，自然與人類之間的最基本的關係，是人類藉共同的努力，從自然取得生活資料的關係；那麼，人類社會，在根本上，實係這樣的一種勞動的組織，生產的組

釋。所以，人類一經生下來，是不能到社會以外的場所去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也不管你意識到或不意識到，總歸要在這種生產的組織之中，處進某種一定的地位。換言之，每一個人，與同社會的別的一切人，都立在某種一定的生產的關係上。人類的集團，照這樣子組織起來的時候，就不僅是個人的集團，已成了一個社會了。

社會的
形態及
其變化

上面說過，人類社會的根本的性質，是生產的組織，在這社會內部的人與人的關係的根底，是生產的關係，因生產關係，又規定人類的分配和所有的關係。這種經濟上的關係或經濟上的組織，是這社會的組織構造的根底；其他一切精神上，文化上的上部構造——政治的形態，法律關係，宗教，哲學及其他一般地呼為社會文化，給各種社會以各種特徵的東西——實建築於這基礎之上。

是故，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的關係，倘若不同，則社會的形態亦因之而異。例如，在以土地為主要的生產手段的時候，領主，貴族，等少數人佔有土地，居人口之大多數的百姓，則納年貢，耕土地，自己所賴以生活的，不過很有限的一點地面，其餘的時間，則無報酬地為領主貴族的土地盡耕作的義務。另有一部分人，則作為武士，家臣或僕從，依賴領主和貴族而營寄生的生活。在這樣的

關係上的社會，是具備着封建制度的社會，或農奴制度的社會的特別的形態的。而且與這相應的政治的形態也構成着，與這相應的文化也發達着。

反之，以工業爲主要的生產方法的時候，其生產的手段，即工場、機械、原料等物，被叫做資本家的一階級所占有，勞動者的階級，則居於勞動力之出賣者之外，至於生產物，則歸生產手段的所有者之所有。因這關係，當這社會，從自然之中取出生活資料之際，牠的法律，也是反映這生產關係的，政治上的支配的形態，也是與這相應的。表示善惡之標準的道德，亦以這生產關係爲模型而形成的，與這關係相應的對於事物的觀念和思想，一般地支配着人心，而具有這一切特徵的文化，也成立了。在這裏，我們看到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別形態的社會。

像這樣，在人類的社會中，先是怎樣的組織，從自然界獲得生活資料，於是成立怎樣的生產關係，於是產生許多形態。但是這些社會形態，決不是一定不變，而是不絕地變化發展的，但這種變化，是從何而來的呢？

社會從自然取得生活資料的技術和工具，是不絕地進步的，以弓矢爲主要的生產工具的時代，即有與這工具相相應的生產的組織。當人類發現牧畜這一種生產的技術，及進而發見耕

作栽培這一種新的生產技術之後，生產組織也隨之而變化。從鋤和斂的農業進步到曳引機和電犁的農業時，生產組織也是要跟着變化的。在工業方面也一樣，用了簡單的工具和手工而行的生產的時代，成立着與這相照應的生產組織。自蒸汽機之應用，生產的工具一變，生產的組織亦一變。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必待機械之發達，方纔可能，在鋤和斂的上面，是決不能建設資本主義社會的。像這樣，生產的工具和生產的技術若一旦變化，則生產的方法也起變化，社會的勞動的組織，生產的組織，也起變化。社會的生產的組織一旦變化，則在這基礎上構成着的包含分配、消費各方面的社會的經濟組織全體，也起變化。社會的構造之基礎一旦起了變化，則建築在上面的政治構造，法律構造，固不必說，連宗教，哲學，道德，文學，藝術等等一見好像與生產無關的社會的上部構造，也完全要起變化。社會的組織全部起變化的時候，就現出新的社會形態。

像上面所說的样子，人類的社會，從原始的共產制度出發，因生產的工具和生產的技術的進步，經過奴隸制度的社會，中世的封建制度或農奴制度或手工制度的社會，而發達到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

原始的
共產社
會

在今日，倘若否認私有財產的制度，無異於否認社會組織的根本，是可怕的事，可惡的事，可笑的事。私有財產倘沒有安全的保障，則社會就會失去秩序，人類不用再想進步——許多人這樣教訓，許多人這樣相信。財產之私有，是人類自動

物之時代承繼下來的本能，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無異於否認人性，作這樣想的人，很多很多。在人類面前，忽然說出人類的歷史的大部分，實係共產制度的歷史，那是多麼可驚，又多麼滑稽的事啊！人類在很久的年月間，生活於共產制度的社會，在這共產社會之後，以私有財產制度為基礎，方纔慢慢地產生出今日的社會來，這是今日已經不可動搖的定說。而且人類的社會上所起的這種變化，自人類的歷史看來，實為極近的事情。假定在這地球上的人類的過去，是十萬年，那麼其九萬五千年是共產制度的時代，人類生活於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不過是最近的五千年間之事。這種共產社會，在被歐洲的資本主義所征服，破壞以前，印度、非洲、美洲的土人中間，尚有殘存者。後來在斯拉夫民族間發現叫作密爾（Mil）的共產體，又在德意志民族間發現了叫作馬克（Mark）的同樣的共產體，經過一番研究，始知這種共產社會非某民族所特有，而為一切民族共通地經驗過來的生活。無論那一個文明民族的歷史上，在未經資本主義之發達的破壞以

前，在各種制度和習慣之中，無不留下共產生活的痕跡。

原始時代的社會，是由血族關係結合的小社會，普通呼之為氏族社會。每個氏族，是一獨立的社會，在這些社會之間，雖然行着爲生存的鬥爭，但在每個氏族社會的內部，却保持着完全的調和。後來，幾個這樣的氏族集合起來，形成一個較大的社會。當時的社會，從自然界取得生活資料的主要方法，是狩獵和漁牧。故最初發明的最重要的生產工具，是弓和矢。男子的主要工作，是從事狩獵，女子則採集植物性之食物，加以料理。生產出來的東西——主要的是狩獵所得之物——不是那一個的私有物，照各人的需要，而分配於社會的全員。

然而，這種共產社會，是人類尚在與動物相去不遠的狀態，在進步的最下級的時代的事情；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類社會之進步，始爲可能；有這樣想的人，也未可知。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社會會有進步，那是很明白的事情。然而，這些進步，倘沒有共產主義時代所築下的基礎，有一樣是可能的麼？直到現在，人類爲應用自然力計而成功的一切發明的大部分，以及爲將來的發明之基礎的發明，無非共產制之下所曾經行使之物。火之使用，弓，矢，車，轆轤，舟，帆，舵，櫂，織物，動物之飼養，穀物之栽培，金屬之溶解等等，一切現代的生產技術和發明的基礎，皆係我們的遠祖。

在共產生活中所發明的事物，人類好容易脫離了動物的狀態，經過蒙昧時代、野蠻時代等悠長的歲月，而到達文明時代的門口，都靠這些東西的可驚的進步和發達；但這些東西，都是非私有的財產制度的社會中，所曾經使用過的。

原始的共產社會，在現代的文明時代，尚保存着幾個實例，例如，在玻里內西亞（Polynesia）距今五六十年前，尚有共產村落，因為沒有受到歐洲的影響，差不多原形地殘存着：「在這裏，非但沒有資本，連交換這回事，也完全沒有想到，不必說什麼利益的觀念了。在這裏，行着很偉大的事業。菲濟（Fiji）島的叫做耐特魯亞號的兩艘大船，從建造上所用的工具分量看來，實是比建造大汽船還可驚的技術。這種船，不用一枚釘，船體完全用椰子的纖維製成的繩子縛起來，板和板密合着，一點水也漏不進。甲板，是用燧石做的斧頭削成的，即使歐洲的巨匠，也不能再加斧正。這類的船，每兩艘中間跨着像屋的一種建築，中可容二百人，有風之時，可行八海哩至十海哩。造這種船的時間，熟練的工人，恐怕也要兩年，在這期間，造船的工人，由別的農夫，工匠供給衣食，漁業者亦餽與魚鼈之屬。這船造成之後，為種族全體所有，不是那一個人的私有財產。」這種玻里內西亞人的社會，已經有手工業，在某一程度上，分業亦已發達，但他們的手工業，只是爲了

直接地滿足社會全體之需要而行，並不是以交換爲目的而製造商品的。爲預防飢饉起見，又在共同的倉庫中，積貯食物，或者指定幾個森林，平時禁止採摘果實。

這是原始的共產社會，從自然之中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在這種生產組織和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上的社會，因生產力和生產物的過剩而致許多人失業挨餓的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是沒有的。在這種社會裏面，生產力倘若有餘，則社會的全員的生活資料也有餘，反之，若生產力不足，則社會的全員，就要同樣地忍受飢餓之苦。



然而，就在這樣的原始共產社會之中，發生了私有財產的萌芽。例如日常身體上所穿戴的衣服和裝飾，愛好的東西，尤其是用慣的武器等等，因爲是與某一特定的人有密切的關係的品物，故首先被公認爲屬於這特定的人的。這樣的私有物，最初僅限於嚴密地帶着個人的性質的東西，這些東西，且被認爲構成這個特定的人的身體的一部分，故這人一死，這類東西也一併埋葬，這種習慣也成立了。因社會的生產力之增大，這類私有物的範圍也擴大開來。但是，這時候的私有財產，尙只限於這個特定的人在勞動上所絕對必要的工具，以及曾經分配的過程的消費品，就是，這個人分內所應有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一方面農業漸次成了主要的生產方法，社會的生產力愈形增大，他方面氏族內的人口增加，又時常加入外來的人，社會就擴大起來，於是以血族關係而結合的那力量，弛弱下去，本來屬於氏族全體的東西，漸次移入各個家族之所有。到了最後，只賸那主要的生產手段——土地，尚為社會全體的共有物。這最後狀態，即所謂村落共同體或共產村落。斯拉夫民族之「密爾」日耳曼民族之「馬克」即其類也。但是在原始共產社會中，私有財產的發達的過程，說來雖是簡單，實際上，是極慢極慢的一種變化，這其間，實在需要極悠長的年月。

共產村
落之崩
解

在日耳曼民族間所行的「馬克」共同體，是怎樣一種制度呢？這是土地為全「馬克」所共有，而大概行着「三圃農法」的一種制度。就是把「馬克」所屬的原野，分作三分，一年之中，交替地輪流着冬耕，夏耕，休閒，每個家族從「馬克」分得共有地的一部分，到一定期間再行交還。在「馬克」裏面，選舉出一個村長，共同的大事，則由「馬克」員全體之會議決定之，裁判亦由這會議行之，在非常的災厄及戰爭的時候，「馬克」全員有互相扶助之義務。「馬克」員在「馬克」外部有犯罪的行為時，「馬克」全員負連帶的責任。

這樣，在共產村落中，規定一定的期間，把共有地分配於各個家族，分得的土地，照各自的計

劃去耕作，其收穫，則歸各自所有。從前，本來是住在共同的房屋裏面的，現在則各家族都分別居住，家屋及附屬於家屋的土地，也成爲私有物。血緣的紐帶，縮小到一個個的家族的範圍，社會的全體，已不是由血緣結合的了，外來的人，也漸次包容進去了。所以，共產村落，實爲原始共產社會之最後的發展階段，可以說是從共產制度到私有財產制度之間的過渡的社會形態。

因爲農業上的生產的技術愈形發達，於是需要一種更集約的耕作，而且必須在長期間之內，由同一家族來利用同一土地。因此分配到的共有地部分的交還期間，逐漸延長，終至廢止；從此，土地的使用權，就成爲世襲的了。同時，在他方面，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共同體之內部，分業也發達起來。在起初，手工業本是專爲製造農具的，後來範圍逐漸擴大，到這時代，終於變成生產文物的品物的產業，大大地發達，離農業而獨立起來，於是專門的手工業者，也出現了。而且，公共的職務，也漸次專門化了！由於這樣的分業的發達，共同體之內，互行交換的機會，漸漸多了起來。這種交換，在共產村落以前的時代，一定是完全沒有的，但是這種交換，還不能名之曰商業，因爲牠尙非照正確的交換的規則而發達着的。然而，因人口之增加，許多共同體的接觸的機會也增加；又因生產力的增進，生產物有了剩餘；更因爲生產物的樣式很多，於是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的

交換，開始取了正規的商業的形式。因為交換帶了正規的商業的性質，於是向來單為使用起見，的生產物，如今也帶了為交換而生產的商品的性質了。

如上所說，共產社會，因自身的生產技術之發達及生產力之增大，反王內部，掘起自己的根帶，而呈崩壞之勢。然而，雖是這樣，共產社會到底還不會崩壞。對於共產社會，給以最後的致命的打擊者，是奴隸之出現。

私有財
產與家
族制度

我已經說過，先前屬於社會全體之物，後來成了各個家族之物。照這樣，原始的氏族社會，到某一時候，分解為家族了。氏族社會，如前面所說，是以血緣為紐帶而結合的小社會，那時的社會全體，可說就是一個家族，但是到了某一時候，氏族社會的血緣的結合，弛弱了下去，分解成為家族，於是，各個家族成了經濟上的單位。所以，氏族社會分解為家族的這種作用的進行，實與私有財產之發達，有密切的關係的。

最原始的生產方法，是狩獵和漁撈，這些，主要地是男子的任務。人類發明動物之飼養，以畜牧為主要的生產方法的時候，也是男子擔任主要的工作的。穀物的栽培，最初雖係婦人之事，但自農業成為主要的生產方法以後，這也成為男子的主要工作了。這樣，不知從何時起，直接地擔

任生產的工作，以及管理生產的工作者，是男子，婦人則大抵擔任生產以外的工作，在狩獵時代，可以作私有財產之目的物的財富是很有限的，牧畜發達之後，私有財產之目的物始大增，迨乎農業發達，這就愈益增加了。私有財產，就是這樣跟了財富的增加而發達起來的，但直接地管理這些財富之生產者，非婦人而是男子。所以，因私有財產之發達，男子漸漸在社會上佔了優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因私有財產之發達，勢必發生承繼這財產的問題。原始的氏族社會，血緣關係，本是照母的系统而定的。在以氏族為家，氏族全體之財產由氏族全體承繼的狀態中，那種母系制度，原是什麼問題的，但是到了某人的財產，由其子承繼的時候，那麼，血緣關係，就當照父的系统來定了，於是，舊來的母系的血緣關係，被父系的血緣關係所代替；而且，氏族全體間的血緣觀念，從此只限於從父到子的很小的家族之中，以男子為中心的家族，開始發達起來了。家族之發達，一方面造成氏族的分解，他方面，造成了以家族為經濟單位的社會基礎。

第六講 人類社會之進化 (三)

——古代國家與封建社會——

奴隸制
度之社
會

在共產社會中，已可見奴隸的形態。奴隸的主要的起源是戰爭，因戰爭而產生的俘虜，最初是一律殺掉的，後來纔讓他活着，去做工作。這表示人類的勞動的生產力，已經相當地增大了。當時人類好容易做了一天工作，纔得支持一天的生活，差不多沒有生產物可剩餘，在這種狀態之下，來養活俘虜，本來反而是社會的負擔。然而，生產的技術進步了，勞動的生產力增大了，每人的勞動所生產的財富，於支持自己的生活之外，尚有剩餘了，於是把俘虜當作奴隸而養活起來的經濟上的條件，也產生了。所以，奴隸之出現，是基於其社會的生產技術之進步的。

但是，在最初，奴隸也不是一個人之私有物，而為氏族全體之共有物。因為氏族社會，是全體地擷取奴隸的勞動的，所以在氏族社會的共有財產中，加上一種叫做奴隸的新工具或家畜，對於氏族社會本身的共產的組織，尚無什麼影響。

在原始共產社會之內部，私有財產一發達，奴隸也漸次移作個人之私有。不但此也，奴隸在這時代的私有財產中，且是最重要的東西。私有財產之目的物——財富，因家畜之飼養而增加，因土地而增大，因奴隸而更顯著地擴大起來。共產社會內，公家的職務的專門化，使氏族之內，產生占支配者的地位的貴族，這些貴族，同時又是武人，因為供給奴隸的，主要的是戰爭，所以許多奴隸，勢必歸於貴族之手。而且，種族與種族間的交換，起初還是種族全體的事業，實際的當局者，乃是會長。到了後來，同其他品物的買賣同樣，與別的種族之間所行的奴隸和女子的買賣，成了會長自身的生意。本來，因私有財產的發達，所以奴隸也漸次成為私有財產，後來，却因奴隸成為個人的私有物，私有財產顯著地擴大了。不但此也，奴隸是唯一能動的力，即勞動之力，在這一點，與其他私有財產之增加，意義大不相同。作為個人之私有物的奴隸的增加，勢必促進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因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增大的結果，價廉量大的奴隸勞動，勢必壓倒自由人之

勞動，而成爲社會的主要的勞動形態。

無論那一個民族的社會，皆以其產社會爲出發點，同樣，無論那一個民族的歷史上，沒有不經過奴隸制度的時代的，雖然其發達的規模及待遇奴隸之苛酷或寬大，不盡相同。奴隸制度是以奴隸勞動之榨取，爲主要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埃及、腓尼基、希伯萊、巴比崙、亞敘利亞、波斯、希臘、羅馬等等，歷史上所謂古代社會，無不以奴隸勞動爲經濟基礎。這時代中的生產技術之發達，在生產的過程中，使人類勞動的要素之相對的重要性，顯著地增大，超過自然的要素了。但因當時可以代替人類的勞動的工具，還很幼稚，故爲增大生產起見，有絕對地增加勞動力之必要。是故，奴隸制度的時代，實爲人類的勞動力最不吝惜地消費的時代。埃及的金字塔 (Pyramid)，中國的萬里長城，日本的陵墓，就是應用現代的機械力來建造，也是巨大得可驚歎的土木工程。在那時候，即用奴隸勞動來建造。且因奴隸勞動之使用，以交換爲目的的大規模之生產，方纔可能。於是，奴隸制度，顯著地增大了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而希臘人、羅馬人，始得創建其絢爛的古代文化。

當交換尙未發達爲正規的商業，奴隸尙係自由人之社會的生產的輔助者，這時代，奴隸之

待遇，大抵是寬大的。但當奴隸成爲不能言的工具以外的能言的工具，純然被看作生產手段，奴隸之所有者自身，全然從生產勞動歇手之後，奴隸勞動的榨取，勢必成爲無限制，待遇就殘虐到極點。希臘盛時，五千科林多（Corinth）人，占有四十六萬奴隸，阿帝加（Athens）二萬市民，有奴隸四十萬，雅典（Athens）的中流市民，每人有五十左右的奴隸。古代社會之基本的生產，是農業，故這類奴隸，大抵用於農業，特別在羅馬，利用了奴隸勞動，貴族們經營大規模的農場，即所謂 *Latifundia*。這東西，很爲發達。

國家之
起源

在以奴隸制度爲基礎的古代社會中，人類的社會，開始取了國家之形。希臘和羅馬，是這種古代社會之代表者。但現於荷馬（Homer）史傳中的希臘社會，尚係氏族制度之社會，是集氏族而成的部族，再由部族之同盟而成的一個種族。種族的政治，由氏族之長的會議決定之，其後因人數過多，種族會議之議員遂由氏族之長中選定若干人任之。國家形成以後，這種會議，即變形爲元老院（Senate）會議之外，又由一定之家族，由其血緣中選舉軍事上的首長，這首長同時兼裁判官之職。這樣，氏族之內，漸漸有貴族與平民之分化，財富和權力，則集中於貴族之手。因奴隸制度之發達而生產物增大，又因生產物增大，貴

族們開始競向國外交易，於是促進貨幣之發達。於是，農業與手工業，商業與航海業等等的分業，發達起來，人類就結成與氏族及部族的分界線完全不同的生產關係。這不但使向來各居異地的許多氏族、部族、種族，漸次雜居，並且，不屬於任何一種的外來的住民，也增加起來了。交易之發達，貨幣經濟，私有財產，奴隸制度之發達，因這些作用的同時進行，先前曾作社會之紐帶的血緣關係就失了力量，氏族制度的作用完全癱瘓了。於是，各種族手中的公共事務，漸次移入設在雅典的中央政府之手，從此，不分氏族、部族、種族，而把自由民分為貴族、農民、工匠三階級，唯貴族有做官的特權的這種制度，也採用了；更進一步，不管氏族部屬之別，全市居民，悉照居住的區域而編制的這種制度，也採用了。氏族社會裏面產生出來的貴族，與氏族制度之外新興的有產階級相結合，成爲這新社會的支配階級，而支配多數的奴隸，及因奴隸勞動的競爭而致貧窮的自由民大衆。這個新社會，非但廢棄了血緣的紐帶，而且起了利害殊異的階級與階級之對立和鬥爭。代替血族之組織的公共權力的組織，領土以及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這事實，由這樣三種要素，成立了古代社會的國家組織。

奴隸制度，對於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實與空前的發達，已如上述。因爲奴隸制度是表示生產

力之增加和發達的，故誰也不對牠有所懷疑，這一點，連希臘的所謂哲人們，也不能稍稍超越其時代的經濟的基礎。等到這類人議論奴隸制度有非人道的性質的時候，是奴隸制度已經在經濟上失了存在的理由的時候了。

如前面所指摘過似的，奴隸制度，是人類最不爱惜勞動力而任意消費的一種生產。換言之，在奴隸制度下面，生產之增加，很少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大抵由於勞動力之增加。所以，為增加生產起見，只有兩個方法，或者極厲害地酷使奴隸，或者增加奴隸。但這兩個方法，都有一定的限度，無限制的榨取，會把奴隸弄成廢物。況且奴隸的出生率是銳減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他方面，為開拓新奴隸的供給地計而可以征服的地方，又是有限的。這樣一來，奴隸的價格，逐漸騰貴起來了。并且，農產物之騰貴，奴隸的維持費也昂貴起來了，在奴隸勞動裏面，已無促進生產技術之餘地；不但此也，雅典的九萬自由民，為使三十六萬奴隸工作起見，非有五千個奴隸巡查不可了。這樣子，曾經表示社會的生產力之發展的奴隸制度，現在，反而成了妨礙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桎梏了。有時候，竟引起大規模的奴隸的團結，特別在虐待奴隸的鑛山中，常常發生了叛亂。於是虐殺奴隸的事情，也發生了，據歷史所記載，羅馬的西庇翁（Cornelius），曾在大道上，磔殺兩萬個奴隸。然

而，奴隸們到底不能因反叛而變化階級關係。在生產力之進步的意義上，奴隸制度，並不是由於奴隸的絕望的反抗而倒塌，而是由於奴隸制度本身失却了經濟上的存在的理由，而衰退了，於是全靠奴隸勞動的大農經營，也衰退了，繁榮在奴隸勞動上面的商業，也衰退了。

封建制
度的社
會

從原始共產社會裏面，一方面，發生了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古代國家所需要的條件，他方面，又發生了以農奴制度為基礎的封建社會之發展所需要的經濟上的條件。封建社會的成立的途徑，雖然各國都不相同，但一般地說來，封建社會的第一根本條件，乃是人類的勞動所生產的許多剩餘生產物。這與原始共產社會中因農業發達而造成奴隸制度的情形一樣。因此，農業愈加成為集約的了。氏族的內部，家族已經發達為經濟上的單位，於是土地就從氏族之手移入家族之手，農業就是由這些家族來經營的。但是，還有共同牧場，公有森林這類東西。以前的共產制度的紐帶，如今把這些家族結合了起來。所以，在許多地方，這類的共同體，往往擴大到可以包容數千居民。主要的生產方法是農業，但亦有手工業發達於其間，且已成爲獨立的產業，共同體內的公共職務，漸成世襲，其結果，氏族之內所發生的貴族，漸漸強大，尤以掌握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實力的貴族為最強，與一般人民之間，成貧富懸殊。

之狀。要而言之，當原始共產社會的發展，達到最後的階級，而轉移到近代的個人主義的社會之際，曾有一個可以成立封建社會的經濟上的基礎。

這些經濟上軍事上的貴族，時常因掠奪和征服，成爲其地方的領主。還有一種情形，是農民自身，爲了要得到經濟上軍事上的保護，故把自己的土地，讓給貴族所有，而從貴族那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保證。還有，最有勢力的貴族，爲統治所征服的地方的便利起見，把別的貴族或軍事上有功者，封爲各地方的領主。在這種種情形之下，領主與農民之間，有支配者與隸屬者，保護者與受護者的關係。同時，在小領主與大領主之間，也結着同樣的君臣關係，這些大領主，又隸屬於最大的領主，就是國王。這種君臣關係，以貢物和賦課之形態而表現。

多數的農民，隸屬於領主，每年中一半的時間，負有爲領主的土地而勞動的義務，其餘的一半，則可以耕種自己的土地。這就是中世紀的所謂農奴。農奴的身體雖不像奴隸一般的屬於領主，可是被土地所束縛，與土地一同買賣。所以，農奴制度，或被看作奴隸制度之緩和，或被看作古代奴隸與近代工銀勞動者之間的中間形態。農奴，是半解放的奴隸，因爲他享有一半人身的自由，所以同時，領主對於農奴，不必負保證生活的義務，這一點，可說領主的地位比從前的奴隸所

有者的地位，實要解放。（但在全然解放了的工銀勞動者的雇主們，這種義務，竟可以一點也不負了！）但從榨取勞動的程度上說來，農奴的境遇，未必較奴隸爲優。日本德川時代，爲了限度百姓的生活費以增多領主所得的剩餘生產起見，禁止百姓穿木棉以上的材料，禁止百姓建造大屋，在農村演戲，賽會這種娛樂，也不准舉行，甚至「每天喝喝茶，遊山玩水的女人，」應該離棄。所謂「麻油與百姓，愈榨愈出來，」實爲封建領主之政治學。要之，封建社會同奴隸制度社會一樣，都是以被征服的隸屬階級的大量生產爲基礎的社會形態。農民的羣起反叛，也是封建社會的副產物，且係各國封建社會之共通的現象。對於農民的反抗，封建領主，常常用比奴隸所有者更殘酷的手段鎮壓之。

封建社會裏面的大土地所有者，不僅大小領主及國王而已，還有寺院，也是廣大的土地所有主。僧侶，是承繼古代文明所蓄積下來的社會經驗之保管者。農業上所必要的天文、曆法，及其他各種知識，皆爲僧侶所獨占。故中世紀之僧侶，同時既爲科學家，又爲立法者，既爲醫生又爲教師。寺院常把從領地的農民中榨取得來的農產物，在飢饉或他種災害的時候，救恤農民。而且，領主方面，也有借助於僧侶的知識和精神上的影響力之必要。是故，寺院在封建社會中，勢力日張，

又用別人的施捨和寄存，變成大土地所有者，隱然成爲與領主對立的一大勢力。這樣看來，處理人類的靈魂的寺院之制度和勢力，與領主之勢力同樣，也是立在隸屬階級的剩餘生產之擷取的，物質的基礎之上的。

農奴與
自由民

如上所說的作爲中世的特徵的封建社會，其基礎是半解放的奴隸——農奴——的勞動之上的農業生產，在這基礎上，建築着嚴格的等級社會。許多的等級與等級之間，在下的忠於其上，在上的保護其下，以嚴格的相互義務的紐帶，堅固地結合着。所以封建社會的形態，最爲固定，即在私人生活之上，也被一定的習慣，有力地支配着。至於打破封建社會的保守的傾向，促進新社會的發展的東西，乃是在這社會的內部，（但一半在這嚴格的構造之外）發展着的新的生產力。

寺院，國王，大小的領主之領地上，除了所謂農奴的一般農民之外，尚有階級低下的所謂賤民。同時，農奴的勞動，不能像奴隸勞動時代那樣的與自由民的勞動競爭，而把自由民的勞動完全驅逐。所以在這些領地之內，農奴，賤民之外，還有自由民的農民，手工業者，商人，一同存在着。在奴隸制度的社會中，自由民與自由民之間，因貧富懸隔而生階級的對立，多數的自由民，漸漸地

成爲被支配者。但是比起奴隸來，這些被支配的自由民，依然以優等的階級自居。所以，和支配階級的貴族同樣，一般自由民也受了奴隸制度所產生的道德上的弊害和腐敗的影響。他們雖因貴族階級的財富和權力之集中，又因奴隸勞動之競爭，日益陷於貧乏，但是對那些於自由民身價有失的勞動，不願參加，寧可寄生於特權階級。因此，也和特權的支配階級同樣，自由民之大衆，失了氣力，失了創造的，革新的社會作用。反之，封建社會中的自由民，却成爲新的生產力而發達。自由農民的勞動，與農奴勞動競爭，漸次戰勝農奴勞動，因爲農業進步，領主方面，與其叫農民負勞動的義務，還不如叫他們把生產物之一部分，現成繳納，比較在經濟上有利。因此之故，農奴的身體上的自由，就不大被限制了。於是，農奴就漸次解放，只要每年對領主納一定的貢物，就可成爲自由的農民。又因商業的發達，促成貨幣經濟之進步，於是，每年的貢物，漸以貨幣代替之，結果變化爲地租。

都市之發
達與手工
業者

手工業者，雖然對於領主也負擔一定的義務，但比自由農民，更爲自由，而能獨立。有的時候，他們爲防禦盜賊和武士的劫奪起見，羣集領主的城下，要求保護；有時候，他們在領主的權力不能充分地達到的地方，設立武裝的都市。領主方面，

爲了需要手工生產品，故把手工業者吸收在他的城下。各各加以保護，許以特權。於是，許多的都市，漸漸獲得了自治權。到後來，每個人對於領主的義務，變成由都市全體來負擔的義務，且把這義務，定爲成文，不許領主隨意變更。同時，都市又從領主方面收買種種的特權，與領主對抗，逼迫領主讓步，免除種種的負擔。在古代社會中，商業以與外國貿易爲主，故都市大抵發達於沿岸一帶。封建社會之商業則不然，牠首先在國內交換生產物，所以在經濟上的樞要的地點，到處設立定期的市場。領主方面，因爲有市場稅這一種新的收入，故樂予保護。這種市場，漸次發達爲商業都市。

這些都市，雖然程度上不同，但多少總脫離了封建領主的支配而獨立，成爲特別的組織。商人爲了防禦領主而擁護自己的私益起見，組織所謂「基爾特」(Guild)的一種同行組合，同時，手工業者之間，也有同樣的「基爾特」的組織。手工業者的「基爾特」有兩重目的，一方面是抵抗領主的權力，防禦商人，而擁護生產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在內部，防止獨占生產以及同行間之競爭。「基爾特」的會員，是工匠的頭目，工頭以下，又有做滿了數年徒弟的職工。工頭所使用的徒弟和職工之數，(大抵五人以下)勞動時間，工銀，商品的品質的最低價目，皆遵「基爾特」的

規約而定，嚴重地厲行着的。『基爾特』又爲宗教的、友愛的團體。『基爾特』常出經費，建寺院，營死亡者之葬式；其會員基金，則用於會員之貧困者，病人，寡婦及老幼之扶助。

『基爾特』的會員，因職業上之便利，集於同一地域。至今在日本還留下許多表示職業的街名。每個『基爾特』就是一個選舉區，可以選舉市長及其他職員，市會議員。在許多自治市中，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基爾特』的聯合體，握市政之全權。特別有勢力的『基爾特』又有自己的市長，職員及市會議員。每個『基爾特』又有解決內部的糾紛的裁判所，又有一定的軍事上的組織，一朝有事，『基爾特』的全員即集合於都市的廣場，負防衛都市之義務。這樣子，本來是職業上經濟上的團體的『基爾特』，自都市脫離領主的支配而獨立之後，就變成具有政治上的性質的組織了。

這樣發達過來的自由農民和自由手工業者，是私有財產主義和個人主義所開出的最美麗的花。在農村，他們是耕作地的主人，又是共有地、共有林之共同的利用者。在都會，他們因爲握有自己的勞動上所必要的生產要具，故生產物亦爲自己所有，他們的主要的生產，是適應地方的需要的，所以，這些生產物，一度離開他們的手之後，如何達到最後的命運，他們都是很清楚的。

他們又用『基爾特』統制生產。所以，他們不像現在的勞動者一般的對於自己的生產物不能支配。被他人所雇傭而出賣勞動力的情形，當時不但是例外，而且，從徒弟升到職工，從職工升到獨立的工頭，是有確實的保障的。所做的工作，又是多少有點熟練的技術，不但感到勞動的愉快，且因沒有競爭，故特出的技術者得以永久維持其光榮。個人的生產，個人的所有，個人的交換，是他們的原則；勞動者即生產者，自始至終，支配着生產手段，支配着生產行程，支配着生產物。這種中世的自由都市中的獨立的生產者，最爲有名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及威廉·摩理思（William Morris）等所憧憬。

如上所述，在農村中，自由農民代替了農奴；在都會中，從封建社會內部，發達了與封建社會的基礎相異的新社會生產力。於是在社會的生產中，都會的手工業漸漸占了比農業更重要的地位。鎮定了農奴的反叛的封建領主，對於這新的生產力之發展，也不能阻止。封建制度，到這時候，已經失去其經濟上的根底了。

第七講 資本主義社會之誕生

商人資本之發達

上面所說的那種社會狀態，雖被有些人看作人類的黃金時代，而緬懷不已。但這種黃金時代到底成爲過去了，因爲，社會狀態，決不會停止在某一處所的。封建領主和國王的大所有地（即莊園）之中所發生的工匠，集中都市，先前是半農業者的工匠，如今變成純粹的手工業者，尤其是都市的到處發達，確立了都市與農村的分業，而因雙方的生產物之交換，商業就發達了。都市及都市中的手工業之發達，增大了商品交換的範圍。不但國內的商業而已，爲了供給領主，僧侶等所需的奢侈品之故，國外貿易也發達了。都市的手工業，猶被消極的「基爾特」制度所束縛之際，商人却開闢了比較自由，廣大得多的活動的舞台。這樣，近代的資本，先以商業資本之形，蓄積於商人之手。

商人及其資本的活動的領域繼續擴大，使手工業者，漸漸失了統制生產之力。當初的商人，

不過作爲交換剩餘的生產物的媒介，擔任所謂有無相通的任務，但到後來，商人竟支配起手工業者。生產者，差不多成爲生產之組織者的樣子了。有時候，商人從外國輸入原料，叫手工業者加工精製，有時又把原料和本錢借給小手工業者。於是發生一種定貨行制度，依照商人的需要，或把生產擴大，或縮小之；事實上，商人已經成了小手工業之組織者了。因交換的地域之擴大，生產者遂與終局的消費及市場的狀況相隔離，生產物的價格，大抵由商人自由規定。連「基爾特」制度本身，也不能在商業資本之勢力下支持得住了。在商人的定貨之前，「基爾特」也不能維持其徒弟和職工的限制了。這樣，商人及商業資本之支配擴大，強化到生產的領域了。

和商業資本一同，掘毀封建社會的東西，是放債者的資本。這種高利貸，把領主、農民、小手工業者手中的財富，以急速之勢，吸入放債者的手中而變爲資本。小農民、手工業者固然做了高利的資本之餌食，失去了土地和獨立，連榨取農民的領主，也成了高利的資本之餌食，把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的剩餘生產的一大部分，送到放債者手中去，積蓄而成了資本。

新世界的發見

到了十五世紀末葉，亞美利加大陸被發見，接着，繞非洲而達東印度的新航路也發見了，十六世紀時，巴西的發見，墨西哥和秘魯的占領，次第成功。這事情，在

商業資本之前，開展了空前的活動舞台；同時又在商人手中，開發了空前的商業資本的蓄積的泉源。世界的擴大，擴大了原料的供給地和生產物的銷路，向來的小規模的商業，遂一躍而變成大規模的商業；這不但使國內的手工生產，愈益隸屬於商業資本，就是這些新世界也受歐洲的資本的最厲害的榨取。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蘭西、英吉利人，分別獨占這些殖民地的天然的資源，爲了奪取土人的財富起見，有時候，搜捕土人，加以殺戮，有時候把土人當作奴隸，有時候，以慘不忍言的方法，虐待土人，有時候，以武力強奪其財富。即使平和地交易的時候，也是一種詐騙，不能說是商業。這樣掠奪得來的財富，輸入本國而成爲資本。

世界市場之擴大，商品之增加，歐洲諸國民對於亞洲生產物及非洲資源之競爭，殖民地之發達；一切這些形勢，都非閉在「基爾特」的狹籠中的手工業，所能適應了。於是，爲了適應新的要求，出現了新的生產的形態，即可以說是近代生產方法之前驅的工場手工制度及家庭工業制度。這種大規模的新生產形態，需要大量的資本，不消說，向來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工頭，是力所不及的。然而，商業資本和高利資本的形態中，已經蓄積着充分的資本，來供給這種大規模的新生產形態的需要了。

近代資本主義的出發點，即所謂資本的原始蓄積，是如何進行的，上面已述了一個大概。近代資本主義，先把開步走的經濟上的第一個條件，整備好了。然而，資本主義的成立，單靠資本的蓄積是不行的。和資本的蓄積同樣重要的一個根本的條件，乃是工銀勞動者的出現。

工銀勞
動者之
發生

一方面，貨幣和商品，成爲資本而蓄積，他方面，在這些資本的所有者以外，發生了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的自由勞動者。這兩件事，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的條件。工銀勞動者，與奴隸和農奴的情形，都不相同。奴隸是整個身體屬於主人，而成爲生產手段的一部分，農奴是某種程度上，其身體爲領主所有，而成爲生產手段的一部分。工銀勞動者則不然，在握有自己的勞動上所必要的生產手段這一點，他們又不同於獨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在離開生產手段的意義上，他們是自由的。這種解放了的自由的勞動者，即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 *Proletariat* 出現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始有成立的可能。

資本的蓄積的過程，其反面，同時就是使生產者離開生產手段而成爲近代工銀勞動者的過程。爲了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供給豐富的自由勞動者起見，首先爲：

(一) 當使農民離開土地。小農民成了高利貸的餌食，失了土地。商業資本家，買占土地。貴

族及投機家，乘農民的無智，沒收土地。又用盡百般奸計，奪取農民的共有地。這種窮迫的農民，離開了土地，於是麇集於都會。奪取農民的土地的最著名的事，是英國的 *Enclosure Act*（圈佔政策）。因為佛蘭特斯（*Flanders*）的羊毛業發達，牧羊成爲有利的事業，故英國的大地主，皆把耕地改爲牧場。農民被暴力所迫，離開多年以來耕種着的土地，於是，支持多數農民的生活的廣大的土地，就變成只用得到一兩個人看守的牧場了。

這些被奪了土地的農民，非但不能立刻熟習都會中的手工業，並且，手工業也不能立即收容他們。所以，在這時代，到處充滿了乞丐和游民，於是取締這些游民的殘酷的法律也設立起來了。英吉利在十六世紀的前半所制定的法律，對於游民，或處笞刑，或切其耳，對於盜賊，則處以死刑。

(一) 屬於封建的種種制度之崩解，也造出許多勞動者，封建領主的領地內，自足的經濟，完全破壞，商品生產發達，與這情形相適應，全國統一於一個中央權力，出現了近代國家。自從封建制度這樣地分解以後，寄生於領主的軍隊及許多家臣得到解放，而增大了自由的勞動者羣。

(二) 與封建領主相對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寺院的土地，因近代國家之形成，爲國王所沒收，

於是寺院的小農和農奴，從土地中出來而投入勞動者羣。這樣，因商業資本和商品生產之侵蝕而分解封建制度的種種作用，離開了土地的農民以及封建領主的家臣，紛紛地流入都市。

(四)在都市中，「基爾特」制度也因商業資本之侵蝕，而漸次走上分解之途。擴大商品生產的必要，突破了「基爾特」所定的徒弟和職工的數目的限度。一方面，徒弟和職工之數增加，他方面，做一個獨立的工頭所必要的資金的額也增加了，因之，徒弟和職工成爲獨立的生產者的機會，大大地減少了，他們的大多數，就變成永久的勞動力的出賣者了。於是，工頭與徒弟和職工間的舊來的主從關係也破壞了，而漸近於雇主與被雇主的新關係。所以「基爾特」制度的末年，兩者的利害，漸次對立，「基爾特」之外，起來了職工的團體，與工頭成對抗之勢。



從生產手段游離出來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以及他種無產民的出現，產生了許多自由的勞動力。蓄積在商人手中的資本，在生產的目的上，買進原料及其他生產手段，同樣，也自由地買進勞動力。與這同時，農村的自足經濟破壞了，本來爲家用而造的許多生活必需品，現在成了商品；多數的小生產者，離開了生產手段而成了商品之消費者；近代的國民的國家之發達，破除封建的障壁，因這種種事實，國內的需要增加起來，全國

的國內市場確立了，同時，又擴大海外的銷路，到這時候在商業領域內活動的資本，爲了適應這擴大了的需要起見，變形爲直接活動於生產領域的工業資本；於是，工業資本家這新階級的出現，始爲可能。

然而，倘若生產技術不進步，生產不增大，那麼這變化，根本是不會成功的。所以資本主義，雖已具備上述的諸條件，但還不能舉步向前，有待於生產力的飛躍的增大，而生產力的飛躍的增大，則待動力機械之發見方能實現。所以，以上所述的種種條件，因動力機械之發明，方纔得以確立資本主義；但機械之發明——至少機械的應用——却必須有以上的種種條件，方爲可能。因爲，假使沒有資本之原始的蓄積，沒有自由勞動力之供給，沒有大量生產物的需要，那麼，大規模的機械，是誰也用不到的。

在英國，自一七六〇到一八三二年的時期，是所謂產業革命的時代。繼英國之後，法蘭西，德意志及其他諸國，也起了同樣的變革。在這時期中，非但生產的樣式，根本改變，並且封建的社會制度，也被一掃而空，政治上，大地主貴族的支配傾覆，政權歸於新興資本家階級之手。但這把人類社會徹頭徹尾地改變的大變革，是由動力機械之發明，生產技術之革命所惹起的。

現在，試把造成這種生產技術之革命的主要的發明，舉出幾種來看看：一七五〇年，最初把煤用在鐵之溶解上。一七八六年，動力紡織機發明。一七六九年瓦特（Watt）得了蒸汽機關之專賣權，這蒸汽機關，於一七八五年，開始用於棉織業。伏爾打（Volta）氏於一七九九年發見電流。海特萊於一八一三年發明機關車。一八二五年，在斯托克頓（Stockton）與達林登（Darlington）之間，開通了最初的鐵道。一八二九年，斯蒂芬生（G. Stephenson）的機關車羅開忒號建造成功。一八三一年，法拉台（Faraday）發見電磁氣。一八三八年，蒸汽船最初橫斷大西洋……等等。

替了人類運轉機械的蒸汽機關的發明，由這動力所運轉的種種生產要具的發明，使生產的樣式全然一變，人類社會的生產力，遂飛躍地增大。於是，以國內及世界市場為目的的大量的生產，也成為可能了。生產要具，成為大規模地高價的東西，所以從前的生產者，愈是同生產手段分離，至於澈底地不生關係了。前時代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當然還不會完全被一而掃空，可是這種的生產樣式，已不是使社會獲得生活資料的主要的方法了。大規模的機械生產，成為社會上支配的生產形態，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直接或間接地被機械生產所支配，只能存在於大

規模的機械生產的勢力還沒有達到的部分。因為這種生產工具及技術的革命，在一個動力所運轉的機械的體系之下，所以數千勞動者行集團的勞動的工場制度，也成爲可能了。而且因這種機械之採用，在生產行程中，經驗和熟練，漸失其重要性，一切勞動都均一化；於是，市場上供給資本家自由收買的勞動力，也大大地豐富起來了。

這種產業革命，不但開始確立了資本主義，而且奠定了資本主義之後的發展的基礎。企業的可驚的集中和獨占，其聯合和結合，金融資本之發達和帝國主義，這些資本主義發展之後所現的特質，都是經過產業革命之後，方才成爲可能的。

第八講 資本主義社會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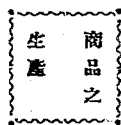
資本主義社會之本質

古代國家，是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社會；中世的社會，是建在農奴制度之上的封建主義的社會；今日的社會，在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意味上，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然則，資本主義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呢？

有人說：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人類的共同生活的組織。這答案固然是真理。但是，原始的共產社會，不也是人類的共同生活的組織麼？舉出一切人類社會的共通的特質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徒見得資本主義這特殊的社會形態，與其他的社會形態相混同，為理解資本主義社會起見，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可是，許多人，為想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的構造，對大眾之眼隱蔽起來，所以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是什麼』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用籠統的話來答覆的。

此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是什麼？』這問題，有答爲現社會中所呈現的種種複雜的現象的。今日的社會，是飛行機、飛行船、Radio, Cafe, Sport, 活動照相、國務大臣的收賄、百貨店的大廉價的世界。在今日的社會中，上海的歌聲，可使全國人在寢室中聽到，今天長崎所捕的鮮魚，明日可供東京人的晚餐之用，太平洋對面的攝影，即可印在明朝的報紙上，摩根(Morgan)商會的會長說一聲『好！』可使日本的金本位制復活，每月減俸一成之聲，能使政府的官吏團結成一個人似的而騷起。在今日的社會中，跳黃浦、強盜、殺人、上吊、發狂等新聞記事，與咖啡一樣，都是每晨所不可缺的興奮劑……。

這些事實，固然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種種斷片的現象，可是把這些斷片的現象無限地排列起來，並不能夠表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要明白資本主義社會是什麼，先當明白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要明白資本主義社會是什麼，先當明白資本主義社會與其他社會形態，到底本質上有怎樣的的不同。換言之，應該明白使資本主義社會與其他種種形態的社會區別的那種本質的特徵。若要明白一個社會的本質的特徵，則當先知道這社會用什麼方法生產生活資料，換言之，當於這社會的經濟上的組織，經濟上的機構中求之。



資本主義的社會，在從自然界獲得生活資料的經濟生活中，有三個根本的特徵。這三個特徵，使資本主義社會，根本地異於他種形態的社會。從這三個根本的特徵，纔產生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其他種種複雜的特徵出來。

第一個特徵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所生產的，不單是人類的生活上的必要的品物，不單是滿足人類的慾望的品物；而是專門生產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創始者亞丹斯密（Adam Smith）在其名著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開卷的第一句，就是，『每個國民的每年的勞動，乃是供給這國民每年所消費的一切生活上的必要品和便利之泉源。這泉源，常因勞動的直接生產物或以這生產物從其他國民購得之物而成立。』反之，對於生長了成熟了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加以批判的分析的馬克斯，在其題作資本論的大著上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社會的財富，常表現為商品之龐大的累積，是故，吾人的研究，當從商品之分析入手。』社會，根本上是勞動的組織，無論那一個社會，都不能離勞動而存在。所以，在社會的生存所必要的資料這意義上，財富的生產，是各種形態的社會中共通的現象，也是各種形態的社會中一般的性質，並非資本主義這特殊的社會形態之特徵。因此，從共通於各

種社會的財富和勞動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這種見解，是沒有用處的。例如，有的人把資本看作爲了生產的目的而使用的財富，於是說，資本是生存於原始社會，任何社會中的東西，就是未來的社會中，也還要存在的。這種見解，正好爲現社會中的資本辯護，把牠正當化；但是對於現社會中的資本的性質和作用，却不會真實地說明，正確地理解。同樣，倘若說今日的社會上，是生產着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財富的，這也不能表示資本主義的特質。因爲，沒有一個社會，是不生產財富的。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的特質之一，不單是財富，而是商品之生產。

今日的社會，從自然界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乃是工業。但這裏所說的工業，不是從前的手工業和家庭工業，而是應用大規模的機械的大工業。當然，在今日的社會中，非但手工業和家庭工業，未曾完全消滅，即農業亦還存在，有許多人爲維持生活計，還在應用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聊以補救；雖然如此，今日的社會中生產生活資料的特徵的方法，總歸是大規模的機械工業。例如：數十年前，在日本，每家都備了絲車紡絲，但在今日，日本全國，應用大規模的紡績機械者，僅二百七八十家紡績工廠，雖然只有此數，所生產的絲，却已有日本全國所需要消費的絲的二倍。所以，應用機械力的工業，勢必大量地生產物品。在同一工廠中，要把同一的物品，或種類較少

的物品，大量地連續地生產出來，因為這種需要，機械工業始能成立。

因此，這些工廠所造的物品，並不是爲了廠主自己一家的使用而製造的；是爲了出賣，以市場爲目的而製造的，這是不必說的了。糖果公司所製造的許多糖果，並不是供廠主和他的家族的咀嚼的。紡織業者自己所使用的綢，恐怕不到他的工廠中每日所生產的紡綢的幾分之一罷，他們用自己的工廠內所造的綢，遠不及用英國來的毛織物或別的工廠所產的綢緞那麼多。這樣，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者所製造的東西，並非自己所需要的，倒是自己所不用的東西。一切東西，完全爲了出賣，以市場爲目的而生產的。而且，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以自己使用爲目的而製造的東西，是全然沒有的。倘若在住宅的一角的空地上，種些野菜，這當然不是爲了出賣，而是爲了自己使用，所以不是商品。但在今日，像這樣以使用爲目的的生產，實在是例外，不過聊以補充商品生產罷了。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生活資料的主要方法，是以商品生產之形而行的。

生產手段
之獨占

然而，有人要疑問：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難道沒有生產過商品麼？中世的手工業者，不也是生產出賣的商品的麼？這疑問是正當的。苟係私有財產制度的社

會，生產技術一經發達，生產力一經增大，而有了剩餘的生產物，則必至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物。這種交換成為正規的現象之後，即為商業，商業既生，則商品之生產必隨之而起。中世的手工業者之生產中，最初已不是偶然把生產物之剩餘交換一下，而已經生產着出賣的物品，完全行着商品生產了。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固然是商品生產，但若僅僅生產着商品，則資本主義，還不能成立。要使這種單純的商品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還需要一個根本的條件，這條件就是把生產的工具和原料等等生產手段，從使用這些的生產者手中離開，而為資本家階級獨占地所有。

中世的手工業者，一方面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同時，也是實際地應用他的勞動力的勞動要具和原料的所有者。這種獨立的手工業者的大多數，沒落以後，就變成只有勞動力的，僅餘極少的人，因為富裕，所以成了大規模的機械和工場的所有者。這情形，在前段已經說過。獨立的手工業者和獨立的農民，生產着商品，但同行中間，在市場上起了競爭。競爭的結果，有力的生產者愈成為有力，許多力薄的生產者遂失去了工具，工場和土地，而沒落了，成為光身的勞動者。這樣，生產手段，漸次歸於少數人之手。至於在大規模的機械生產中，大規模機械和工廠，其價甚昂，

勞動者當然不用想使之屬於已有。況且，從大規模的機械和工廠的性質上看來，每個勞動者，想各自具有勞動要具，也是絕對做不到的。因為，現在的一架機械，一個工廠，必由數百乃至數千的勞動者，集團地使用，方有效果，何能分別屬於各個勞動者。所以，在今日，機械、原料、工廠及其他房屋、建築、鑛山、鐵道、土地等等一切生產手段，從社會全體之上看來，只是屬於極少數人——即名為資本家的人們——所有。而這樣的生產手段的所有，勢必是獨占的所有。這所謂獨占，不但是社會上大多數人，不能握有資力的意思，而且是在利用資力這一點上，即使你有一定數量以上的資力，也不中用的意思。這樣，生產社會的生活資料所不可缺的一切生產手段，為資本家這社會的少數階級所獨占，而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被排除在生產手段的所有權之外，所以也沒有自由地利用生產手段的機會，這事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二個根本的特徵。

工銀勞動
，勞動力
之商品化

在這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二個特徵的反面，存在着第三個特徵。今日的社會中，維持社會的生存所必需的主要的生產手段，為少數人獨占地所有，在這事實的反面，就是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不能握有自己的生產手段。脫離了土地的農民，大地主的僱工，種種農業勞動者，陸續流落到都會，成為工銀勞動者，除了資本家的工廠，別無勞

動之所。離別了自己的工具和作場的手工業者和職工們，也是如此。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生活資料的主要的勞動形態，是工銀勞動。古代社會，以奴隸勞動為基礎，封建社會，建於農奴勞動之上，同樣，資本主義社會，是立在工銀勞動的上面的。然而，工銀勞動者，與奴隸和農奴不同。奴隸，等於鋤頭和牛羊，是主人的所有物。主人的處分奴隸，如處分鷄籠中的雞一般，處分奴隸的兒女，如處分雞卵一般，要賣則賣，要殺則殺，要打則打，或者送別人，或者與隣人的小牛相交換，或者像毀壞一件器物地加以殘害，悉聽主人之便。反之，工銀勞動者，非但絕對不是資本家之所有物，而且有着與資本家平等之權，還有着自由，是獨立的人格，假使資本家打了所僱的工銀勞動者，那麼，從承認資本家與工銀勞動者有平等的人格的法律上講來，這個資本家，是要受一定的制裁的。所以，資本家對於工銀勞動者，絕無人身上的權利。資本家對於勞動者，也沒有強制使他勞動的權利。中世的農奴，是束縛在土地上面的，工銀勞動者，却並不為資本家的生產手段——機械和工廠——所束縛。因此，工銀勞動者，在無論什麼時候，有拒絕為資本家的生產手段而勞動的權利和自由。

然而，實際上，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所謂平等，勞動者之權利和自由，究竟是怎樣的一種

東西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即使在生產技術極幼稚的時代，也要有工具，然後纔可以勞動的。至於在行着大規模的機械生產的今日，要是沒有機械和原料，就絕對不能生產。脫離了生產手段的勞動者，所有之物，只有勞動之力，即勞動力。但這勞動力，唯至應用到生產手段之上的時候，始能成爲生產生活資料的現實的勞動。勞動者，除了他的勞動力以外，別無他物，可賴以生活。勞動者所有的勞動力，是無補於空肚子的。所以，勞動者要充滿肚子，必須把勞動力變作現實的勞動，那麽，就非把他的勞動力，賣給握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任其自由使用不可。這實在是勞動者的唯一的謀生之法，其他可以任意選擇的餘地，是沒有的。這樣的勞動者對於自己的勞動力，不能像獨立的手工業者那樣的，能在自己所有的生產手段之上，由自己來應用，在自己的統制之下，使之成爲現實的勞動。而只能把牠賣給資本家。勞動者一經把勞動力賣定之後，這勞動力，即脫離勞動者的支配，而爲買主的資本家所有，在資本家之統制之下，自由地被應用，由這勞動力所生產的生產物，亦爲資本家之所有。出賣勞動力的人，對於他自己的勞動力的使用 and 使用的結果，皆無發言之權。這樣的勞動力，脫離了生產手段，並且脫離了生產物。變化爲可以買賣的一種商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勞動者，不過是商品化了的勞動力的出賣者而已。

在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面，這樣商品化的勞動力，皆不存在。奴隸的主人，任意地利用奴隸的勞動力，奴隸勞動的生產物，當然歸主人所有。然而，奴隸的主人，並不是單單收買奴隸的勞動力而不顧奴隸的全人格的。爲主人者，一方面屬有奴隸，一方面却要保證奴隸的生活。因此，奴隸的勞動力，不是商品。我們買一雙皮鞋的時候，我們只負支付一雙皮鞋的價錢的義務，於是這一雙皮鞋就從原來的所有者那里，移轉爲我們之所有。而我們對於這雙皮鞋的原來的所有者，生活，是毫無負責任之必要的。工銀勞動者的勞動力，在和這相同的意義上，就是商品。工銀勞動者的雇傭者，對這勞動力，只要付一定的代價就好，用不到像奴隸的情形中似的，負保證其生活的責任。有了這種商品化的勞動力，資本主義的生產，始爲可能。所以，要是使近代的資本家出現在奴隸制度的社會裏，那麼，他決不會在懷中準備了巨萬資金，去購買資本家所必要的商品——勞動力——的。勞動力成了商品之後，資本家也像對於棉花、羊毛、鋼鐵、機械油一般地，在市場上，不論何時，照他所需要的分量，買入這特別的商品——勞動力。這事實，即工銀勞動之存在，實爲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三個根本的特徵。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生活的資料，是作爲商品而生產的。而商品之生產，則是利用資本家

資本主義之生產關係

獨占地所有的生產手段，經工銀勞動而實現的。這種事實，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之人與人的關係。換言之，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與個人之間，由資本主義生產的特質，成立與這特質相適應的一定的關係。不管你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總歸要與他人之間，成立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特質相適應的一定的關係的。

在原始的共產社會中，人人共同地勞動，其生產物，亦供共同的享受。所以在那社會的各人之間，所成立的關係，與今日的家庭的内部所見的關係，有點相似。在今日的社會中，（不以特定的需要為目的，却以市場為目的而生產商品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為了別人的需要而勞動着的，不過這情形，並非意識地，有目的地，而是不意之間的結果。所以，我們說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是商品之生產的時候，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無意識地，非組織地，相互地為了別人勞動着，而成立一定的關係。

而且，所謂生產手段為社會的少數者獨占地所有，勞動力成了商品，同時也就是這樣的意義：即勞動力之所有者的生存，是被生產手段之所有者所支配的。換言之，占有生產手段的資本

家與工銀勞動者之間，有經濟上的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這樣子，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的特質，成爲與這相應的生產關係——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一定的關係——而表現。如何的生產關係，就可決定如何的社會形態。一個社會之所以爲原始的共產社會，或爲封建社會，或爲資本主義社會，皆因生產關係不同所致。所以，不管人們的願意或不願意，意識到或不意識到，在社會的一切成員之間，總歸成立着一定的生產關係。

第九講 資本家生產的結構

資本家
的生產

當生產是以使用爲目的的時候，其生產物，乃是爲滿足預期的慾望起見，而達其生產之目的的。換言之，這生產物，是爲了使用，爲了消費而生產的。然而，當生產是以市場爲目的，爲了出賣而從事商品之生產的時候，生產的目的，雖然是出賣，但單是出賣，還不會完全達到生產的目的。例如，用一萬塊錢生產了一批商品，倘把這商品，同樣用一萬塊錢賣了出去，那麼，從資本家的立場看來，這種生產是毫無意思，他們決不願做這種事情的。假如棉紗的價錢跌落到和生產時所費的本錢差不多的時候，——就是費了一萬元所生產之後，只能在一萬元或一萬元以下的價錢中賣去的時候，——那麼，紡織業者，就要大事緊縮，節制棉紗的生產了。所以，商品的生產，不但是爲了出賣的生產，而是要在相當的利潤之下出

賣的生產，換言之，費了一萬元所生產的商品，必須在一萬元再加上相當的利潤的價格之下出賣。這纔是使資本家着手生產的動機。

所以，資本家生產商品的最後目的，不是出賣，而是獲得利潤。然而，要得利潤，非先把商品出賣不可。因為商品是爲了出賣的，所以商品這東西，在生產牠的資本家，雖是無用，但對於社會上的別的人，却是必要的東西。因此，資本家們，在獲得利潤的目的上，生產出自己以外的人，以及全社會的生活上的所必要的物品。但這些物品，對於他們自己，倒不一定是有用的。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在獲得利潤的目的上進行着，當其進行之際，表面上，是滿足着社會的生存上的需要的。故資本家手中的生產手段，意識地，爲了給養社會而被使用，但不意識地，却爲對資本家供給利潤而被使用。某種物品或便利，對於社會的生活，雖然是非常重要，必不可缺的，但若於資本家的利潤，無多貢獻，那麼資本家是決不來生產的。反之，某種商品，雖沒有普遍的用途和効用，但若能給資本家增加利潤，那麼，資本家是會盡力來生產的。不管所生產的或是軍艦或是手套，或是冰或是火爐，或是修身教科書，或是葡萄酒，只要有利潤就好。資本家的生產什麼，是要看那一種生產最能保證豐厚的利潤而決定的。

但是，造手套的機械，是造不來軍艦的。造軍艦的機械，是造不來葡萄酒的；這可太不便了。於是，資本家們，就利用一種東西，這東西，能夠自由地變形為任何種類的生產手段，牠取着一種便利的形態，叫做貨幣，這就是資本。資本家考慮了市場的狀況，需要和供給的關係，收入原料的便利和銷路問題，現在的狀況和將來的光景等等，而決定某種在利潤上最有希望的商品之生產。於是，他把在貨幣的形態之下準備着的資本，變形為一定的生產手段。就是，收買土地（或租借）建造工廠，購買機械，原料及燃料。生產上所必需的一切東西，資本家都從市場上，作為商品而買進，但是這些商品，自被資本家按照一定的生產的目的買進之後，就失了商品的性質，而成為生產手段；從資本家方面說來，以前取着貨幣的形態的資本，現在已經變化為工業資本的形態，而利用於一定的商品之生產上了。

但是，單是有了這些，我們的資本家，還不能開始生產。若要運轉機械，消費原料，使之變形為商品，非在這些生產手段之上，再加上勞動力不可。我們的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也可以和原料、燃料、機械油一般，作為一種商品，到勞動市場中去買來。這樣，資本家的貨幣資本，一部分變形為生產手段——即工業資本，其他部分，則作為收買勞動力的工銀而支付。這樣一來，我們的資

本家的工廠中，纔見得烟囪中吐着黑烟，皮帶迴轉着，機械狂吼着，又有勞動者左右往來於其間。但這結果是怎樣的呢？

開工的第一日的末了，在我們的資本家的工廠中，發生了怎樣的事情呢？資本家在他的工廠中，消費了生產手段。一部分生產手段，是一次就消費光了，有的部分，則僅僅消費了一部分。原料，燃料及其他補助的原料，是一次就消費光的東西，這消費了的原料的價值，是完全移轉到生產物的價值中去了。反之，機械這東西，在生產了一天之後，依然保持着原形而遺留着。可是，機械的壽命，也是有限的，經過一定期間的使用，牠就要成爲廢物，所以，機械這東西，經過一天的使用之後，牠的價值的全額，雖不即消費盡絕，但其價值的幾分之一，却因磨滅而減損。牠的減損了的價值，也移轉到生產物的價值之中，經過幾年的反覆使用之後，其價值的全額，就完全移轉到生產物的價值之中去了，工廠的建築物本身，也和機械同樣，其價值的幾分之一，也是每天移轉到生產物的價值之中去。

但在以上所說的情形中，生產對於我們的資本家，毫不生出利潤。假定所消費的生產手段，可以一百元的貨幣來表示，現在所生產的商品，也是一百元，那麼，對於資本家，無所謂利潤了。況

且，在資本家的工廠中，除了這些生產手段之外，還有別種消費的東西呢。這就是勞動力。

人類的勞動力，也和原料同樣，在一天的工作之後，這天的勞動力就用盡了的。有人要說，勞動者的肉體，不是像機械一般，在一天的工作之後，還保持着原狀的麼？現在的勞動者，不是曳着疲乏之軀，每晚從工廠出來回到家裏去的麼？這原是不錯的，可是，我們的資本家所購買的，不是勞動者一生的勞動力，不過買他一天的勞動力而已。而一天的勞動力，是在一天的工作之後就用盡了的。實際上，勞動者在一天的工作之後，倘無一晚的休養及攝取新的食料以增補體力，那麼，就不能繼續明天的勞動。就是說，一天的勞動力，只能為一天的勞動而消費。假使賸下幾分餘力來，那麼，從勞動力的買主的立場看來，是不合算的事；他們以為某日買進來的勞動力，當日即應消費，昨天所買的勞動力，決不能留到明天去消費的。所以勞動力這東西，不但是為了使用而消費的東西。而且從資本家的立場看來，是倘不使用，就要化為烏有的東西。因此，資本家，把每天所買的勞動力，和原料一般，就在當天完全消費。也和原料的情形一般，每天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對這價值所付的貨幣，是為工銀，換言之，是每天的工銀）就在這一天的末了，全部移轉到生產物的價值之中去。

倘若每天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僅止於這些價值的移轉——即在消費了的生產手段的價值上，加以每天對勞動力所付的工銀——在這情形之下，對於資本家，依然不會生出什麼利潤來的。然而，如前所說，原料和機械等物，其消費了的數額，是不會變得大起來的，消費了多少原料和機械，就照數再現於生產物的價值中。可是名叫勞動力的這種商品，就不然了，資本家把勞動力消費於工廠之中的時候，牠能夠增大了價值而再現於生產物之中。在這一點，勞動力具備着與其他的商品不同的特殊的性質，所以資本家是另眼相看的。爲資本家生出利潤的源泉，就是勞動力的這種性質。

價值是
什麼？

在前節，已經突然用了商品的「價值」這句話，但是商品的價值，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假定在皮鞋店裏，一雙皮鞋賣十塊錢，在衣服店裏，一件襯衫賣二元五角錢，那麼在市場上，就可以說一雙皮鞋可與四件襯衫交換，換言之，皮鞋一雙，對襯衫一件，持有四倍的交換價值。可是，這種比率，是被什麼東西所決定的呢？決定這比率的，乃是在這兩種商品中所消費的，體現於這兩種商品中的人類勞動的分量。假如說，一雙皮鞋的價值與四件襯衫的價值相等，那就是說，生產一雙皮鞋所需的必要勞動，四倍於生產一件襯衫所需的

必要勞動。換言之，一雙皮鞋的生產，若包含二十小時的勞動，則生產一件襯衫，僅包含五小時的勞動，當然，同樣一雙皮鞋，若用精巧的機械來製造，那就與用手工製造所需的時間不同，熟練工與不熟練工之間，所需的時間也是不同的。所以，或一等級的皮鞋的價值，並不是由每雙皮鞋的製造所實際消費的勞動分量來決定，而是根據現社會所用的平均的機械，平均的熟練所需要的，造一雙皮鞋的勞動的分量——即多少時間的勞動——來決定的。

但原料又是怎樣的呢？原料也是一種商品。所以，原料的價值，也同樣地，是由生產這原料時，社會地看來所需的平均勞動的分量決定的。假定，生產一雙皮鞋所需的原料的價值和機械的價值的減損，相當於社會地必需的平均勞動十四小時，用這原料和機械生產一雙皮鞋的必要勞動的價值，相當於六小時，而每小時的勞動，用貨幣來表示，假定相當於五角，那麼，一雙皮鞋的價值，共需社會地必需的平均勞動二十小時，由貨幣來表示，即為十圓。

但是，實際上，商品是並不照這價值出賣的。市場的狀況，即需要和供給的關係，以及其他許多事情，常使商品，時而賣到其價值以上，時而賣到其價值以下。這樣，商品的價值，與許多商品在市場上實際地交換的比率（即價格）之間，雖然不是精密地相一致，但是像地球被太陽所牽引

一般，商品的價格，常常照了上述的價值的法則，被商品的價值的方向所牽動的。但爲把我們的談話變得單純起見，暫且假定商品的價格，是與其價值相一致的，就是說商品是照了價值出賣的，然後再討論其他的問題。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麼？勞動力也是一種商品，牠的價值，也是由生產這勞動力時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的時間所決定的。勞動者做了一天的工作，不但還得持續一定的勞動能力，而且，還得營一個家庭，供給下一個時代的勞動力，就是說得養育妻子，需要一家的生活資料。這種生活資料的項目和分量——換言之，即生活的標準——不是到處相同，也不是永久相同，在或一時代，或一場所，是奢侈品的，在別的時代，別的場所，也許是生活的必需品。故各時代，各場所，都各有其習慣上的生活標準。至於勞動力的價值，則是由生產這種標準中最低生活資料時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時間所決定的。現在，假定勞動者生產一天的勞動力，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相當於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六小時。若用貨幣來表示，這六小時的勞動的價值，相當於三圓。就是，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的一小時，相當於五角錢。

明白了這些情形，我們回頭來看看我們的資本家。我們的資本家，假定是一個紡織業者，那

麼，他在他的紡織工廠中，到底怎樣辦理着的呢？

剩餘價
值之生
產

爲計算上的簡單計，假定一磅的棉花可以紡成一磅的棉紗，而紡成一磅的棉紗，需時一小時。此外，機械及工場的建築物的減損，燃料及其他補助原料爲易於計算起見，以一把紡錘來表示。假定這一把紡錘，在作成一百磅紗之後——即

使用五十小時之後——就消耗盡絕。又，假定棉花一磅的價錢是五分，相當於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的六分鐘，一把紡錘值十元，相當於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二十小時。又因一把紡錘在五十小時內消耗完畢，故每小時，消耗一把紡錘的五十分之一。即一把紡錘的價值中，每小時消耗兩角錢。

照一小時紡成棉紗二磅的算法，六小時可紡棉紗十二磅。那麼十二磅的紗的價錢是多少呢？這十二磅的紗的價值，是由棉花的價值（十二磅）六角，紡錘的消耗部分的價值（一小時二角之六倍）一元二角，以及把棉花紡成棉紗的勞動者的工銀三元，合起來成立的。照上面的情形，棉花和紡錘的價值，本是棉紗未紡成前已經存在的東西，現在則照數移轉到紗的價值中去了。反之，和紡織工的工銀相當的六小時的勞動的價值，則是新加入生產過程，而體現於棉紗

之中的。這樣，這十二磅棉紗的價值總額是 $1.20元 + 60元 + 3.00元 = 4.80元$ 。但這四元八角的金額，是生產十二磅的棉紗時，資本家所必須支付的金額。不過我們的資本家，常常在棉花價賤的時候買進棉花，而在棉紗的行情高的時候，賣出棉紗。有時候對於不明白市場的狀況的買主，用超過棉紗的價值的價錢賣給他，或者對於勞動者，連勞動力的價值以下的工銀都不付給。這種事實是很多的。但用這種方法——打破價值的法則的方法——而得的，不過是偶然的不正當的利益，由此不足以說明一切資本獲得利潤的現象。在這裏，我們且假定，我們的資本家對於商品對於勞動力，都照價付給，所生產的棉紗，也照價賣出。在這情形中——即價值的法則完全有效的情形中——尚能根據價值的法則，使資本家的手中得到利潤者，這纔可以說：是資本家的生產之下的利潤的來源。至於，我們的資本家，把原料，機械及勞動者的勞動力，都照價值收買，把十二磅的棉紗，也照價值出賣，對於四元八角的生产物，恰好付了四元八角的本錢。那麼，在我們的資本家的手中，是一點利潤也沒有留下的。

我們的資本家，從勞動者買取勞動力時，照價付給三塊錢。這三塊錢，代表着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六小時。這六小時，是維持勞動力的生活資料之生產所不可缺的。然而由這社會

地必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六小時所生產（或維持）的勞動力，用在生產別的商品的時候，可以使用到比六小時更長的時間。在人類的勞動的生產力極低的時代，爲了維持一天的勞動力（或再生產一天的勞動力）起見，需要一天的勞動。換言之，一天的勞動力，不過能夠再生產一天的勞動力而已。但是人類的勞動的生產力一經增加，例如增加到二倍的時候，那麼半天的勞動，即可再生產一天的勞動力，其餘半天的勞動，可以作剩餘的生產。

現在，我們再說到資本家的工廠來罷。紡織工爲了資本家作六小時的勞動，生產出價值四元八角的十二磅的棉紗。勞動者在這六小時的勞動之內，不但使資本家收回所付的十二磅棉花和紡錘的五十分之六的價值，而且把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所付的工銀——也收回了，就是說，他只要六小時的勞動，即可收回資本家生產十二磅的棉紗所費的一切價值的全額。

那麼，勞動者們，在六小時的勞動之後，就可以拿了三元工銀，離開工廠回家去了麼？決不然的。我們的資本家的工廠，是十二小時勞動制。因此，資本家所買來的勞動力，有多用六小時之權利。勞動者在其餘的六小時中，又消費十二磅棉花和五十分之六的紡錘又生產出十二磅的棉

紗。這樣一天的勞動之後，他一共生產出二十四磅的棉紗。

那麼，這二十四磅的棉紗的價值，是幾何呢？棉花一元二角，紡錘之消耗二元四角，再加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十二小時價值六元（假定一小時作五角算）合計這二十四磅的棉紗的價值為九元六角。

然而，我們的資本家，對這二十四磅棉紗的生產，付出了多少錢呢？不消說，只付了六元六角錢：棉花一元二角，紡錘二元四角，工銀三元。這相差的三元，是資本家取巧地得來的，就是說，他只化了相當於社會地必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六小時的三塊錢，却可以使用到十二小時之多。換言之，勞動者最初的六小時的勞動，已替資本家收回了這一日所付的勞動力的價值，其餘的六小時，却是沒有報酬地勞動着的。

勞動力
之榨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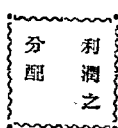
「這不是公然的詐欺和剝掠麼？」也許有人要這樣喊。可是，還早着呢。我們的資本家，是正直的實業家，對於勞動者，是正直地付着勞動力的價值的。這中間，還沒有什麼詐欺和不正当之處。不過，資本家所收買的叫作勞動力的這特殊的商品，性質上與其他商品不同罷了。棉花和紡錘，在消費的時候，以分量相同的價值，移轉到生產物

之中去，至於勞動力這商品，則在資本家的工廠中消費的時候，在再生產自身的價值之上，尚能生產若干的剩餘的價值，如此而已。

這樣，勞動者一天的勞動，是由兩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維持每天的勞動力或再生產每天的勞動力所必要的部分——即必要勞動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剩餘部分——即剩餘勞動的部分。勞動者，以每天的勞動中的必要勞動的部分，為資本家收回了所支付的工銀。而以其剩餘勞動所生產的剩餘的價值，（或商品）使資本家獲得利潤。資本家使用他所買進的勞動力的時候，除了必要勞動之外，還要延長剩餘勞動，從這剩餘勞動中榨出來的所謂利潤，可以說是勞動的榨取。這樣，在紡織工方面，必要勞動是六小時，剩餘勞動也是六小時，那麼這紡織工，受着百分之百的榨取。但在資本家的算盤上算來，化了六元六角的資本，只得到三元利潤，就是說只得到50%的利潤，還覺得不甚合算呢！

然而這種「榨取」，在資本制度之下，決不是擔着欺騙、劫奪這些名稱的。這是由商品的價值的法則而來，是忠實地遵守這法則，正當地運用這法則所生的結果，我們的資本家，是毫不感到有什麼不正當之處的。在獨立手工業的時候，即勞動力之所有者同時就是自己的生產手段之

所有者的時候，由剩餘勞動所生產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是當然歸生產手段之所有者所有的。勞動者既然脫離了生產手段，那麼不管他的勞動力是否變成了可以照價買賣的商品，總之，他於生產物的一切發言權，已經喪失了。資本家按照價值——即在價值法則是正當的——支付了代價而收買勞動力，把勞動力也如棉花和紡錘一般，在其工廠中消費。那麼，結果所生產的價值的總額「當然地」是歸生產手段之所有者的資本家所有的。資本家的這樣榨取勞動力，實為商品生產、生產手段之獨占地所有、勞動力之商品化，這些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的特質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



如上所說，我們的資本家，有二十四磅的棉紗，把這棉紗照價值賣出，可得九元六角，從中除了本錢，他可得三元利潤。可是這個紡織業者，倘若曾經向他人借過本錢，那麼就得在這利潤中付出一部分利息。又，若他的土地是租來的，那麼，又得在這利潤中付出一部分地租。不但此也，我們的資本家所有的棉紗，在他自身是不需要的。他為了獲得新利潤起見，必須再買進新的原料和勞動力，那麼，就得把已經生產的棉紗，再變成有一般的價值形態的貨幣。這棉紗要移轉到消費者的手中去而變形為貨幣的時候，非經過少數

的批發商人和多數的零售商人之手不可。而這種種商業機關上，又是各各投有資本的，假使對於這些商業資本，社會上不給相當的利潤，那麼這些資本就要離開商業機關，投入別的方面，或棉紗的生產方面去了。所以，實際上，我們的資本家出賣棉紗之際，決不是照原有的價值賣給批發商人，實收三元利潤的。他是照生產費用（即——棉花1.20元＋紡錘2.40元＋工銀3.00元＋C. G. H.）再加上社會上普通的利潤——例如一元，則共計七元六角——而賣給批發商人，獲得三元剩餘價值的三分之一。批發商人又把這棉紗用八元六角的價格賣給零售商人，也從剩餘價值中獲得一元利潤。零售商人纔照這棉紗原有的價值（九元六角）賣給最後的消費者，於是，包含在這棉紗裏面的剩餘價值的全部，就實現了。這樣，紡織資本家在他的工廠中（即生產的過程中）從勞動力榨取得來的剩餘價值（利潤的全額）還要分攤作利息、地租、商業上的贏餘。不能作為工業資本獨有的利潤，還要對於其他種種形態的資本，給與普通的利潤而自動地分配到各種資本之間的。

資本是
什麼？

照以上所說的情形，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的結構及其作用，已可知道一個大體了。不過，我們對於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的語根，即「資本」這東西

的性質還要明白地解釋一番。有的學者說：資本是在新生產的目的之下使用着的節約的財富，或是蓄積着的過去的勞動的結果。照這定義看來，那麼，原始社會的獵人所持的弓矢，也是資本，中世的職工的工具和工場，也是資本，小農民的鋤頭鐵耙，也是資本，那麼，這班獵人，工人，耕手，充足的老百姓也如摩根、福特等一般，是資本人家了。

的確，原始的獵人的弓矢和今日的資本家的大工廠，大造船所，鑛山，汽船之間，有共通的性質。就是，這些都是過去的勞動的結果，蓄積而成的東西，是爲了生產的目的而使用的，換言之，彼此都是生產手段，這一點性質是共通的。然而，同樣性質的生產手段，使用的方法却大不相同了。原始的獵人的弓矢，是直接地以獲得生活的必要資料爲最後目的，而使用着的；反之，今日的資本，則爲獲得利潤，換言之，直接地以勞動力之榨取爲最後目的，而使用着的。爲勞動力之榨取——即利潤之生產——而運動，並非一切生產手段所共通的固有的性質和作用。乃是生產手段在某種一定的歷史的條件之下所帶的性質。

人類社會，爲了從自然中取得生存的資料，非有生產手段不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我們不能想像出一個沒有生產手段的社會。因此有的人，把資本與單純的生產手段等量齊觀，而保證

資本的永久的性質，這是不對的，恰恰相反，人類社會的存在的大部分，是沒有資本的社會。資本是一個歷史的現象，當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時期，方纔出現的。這和一切歷史的現象同樣，既有始，一定也有終的。

資本主義的社會

如前面所說，資本主義社會獲得生存的資料的方法，即生產的樣式，是藉資本而榨取勞動力。古代國家，藉奴隸勞動而生活，封建社會，依存於農奴勞動，資本主義社會，則依賴從商品化的勞動力榨取得來的剩餘價值，維持其存在。這剩餘價值，蓄積於生產手段之所有者的資本家之手，其一部分，為充實資本家的生活，使之向上，使之愈文明而消費；另一部分，則為了擴大規模，榨取勞動力計，而附加於既存的資本之上。反對方面，沒有生產手段的無產者，在他的生產物之中，只得到勞動力的價值的平均額，即勞動力的再生產所必不可少的分量，而在最低的水準上，支持着生活。生產過程中的關係決定生產物所有關係，即財產關係，也決定生產物如何分配於社會成員的分配狀態。於是以勞動力的榨取為基礎，又加上與這基礎相適合的構造，社會的全部經濟組織，就落成了。

於是，在這經濟組織的基礎之上，又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

其大部分，是以資本主義的財產和財產關係爲直接的對象的，間接地，一切法律，也可以說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法律之爲物，是使既成的一定的社會秩序固定，藉國家之權力，維持之保障之的。所以，各種形態的社會中的法律，根本上，不外是維持這社會形態之基礎的生產關係及基於這生產關係之上的種種經濟關係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是如此，沒有例外。

在教育上，也是如此。一方面，爲了持續現在的生產方法，且加以擴大計，供給實用的知識和才能；同時，爲了使資本主義的全機構及其作用得以圓滑地運轉起見，製造必要的精神狀態，所以教育所負的任務，也是很重要的。宗教、道德、文學及藝術等等，無不對於適應資本主義一定的意識形態（Ideology）的形成，有相當的貢獻，這是很明白的事。

最有力地支配資本主義的一切關係的，不必說，是政治組織。無論怎樣的社會形態中，經濟上的支配者，必然地也是政治上的支配者。古代國家，是奴隸所有者的政治支配的組織，封建社會，是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支配的組織，同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上的支配者的資本家，同時支配政治，經濟上被支配的大衆，在政治上也處被支配的地位。

第十講 資本主義之發展

資本主義的發展的

照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想法，人類的理想的社會，是久已埋沒在什麼地方了。但是被什麼東西所妨礙，人類無從再發現這個理想社會，所以現在仍得作資本主義社會的俘虜。反之，那些從事物的現狀受到利益而願意維持這現狀的人們，却相信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永久的法則，不但自己這樣相信而已，同時要別人也這樣相信。

然而，實際上，却和這兩種想法不同。資本主義，乃是人類的歷史所要必然地通過的，發達中的一個階段，一個時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是從古代的社會形態中產生出來的，是以前的社會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因為資本主義是以前的社會發展的結果，所以資本主義本身也是必

然地要發展下去的。人類社會的形態，決不會一定不變地釘住，牠是不斷地變化的。原始的氏族共產社會，因其自身的發展的法則，變化為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也因其自身的發展的法則，不絕地變化，這變化到某一程度時，就成為與封建社會不同的新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所以，許多人所認為永久不變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實，是最近從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中發達而成的新社會形態。距今百年前，尚在孵化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屁股上還帶着中世紀的卵的餘殼。我們把那時的社會和百年後的今日的社會，同樣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然而，這兩個社會，決不是同一的東西。在這百年中間，資本主義實在經過可驚的變化。倘若這變化還在進行，那麼正如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一般，資本主義社會，一定要發展到非資本主義社會去的。

那麼，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這社會形態——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名為資本主義的一個時期——到底被怎樣的發展的法則所支配的呢？這一點，非但為理解資本主義本身起見，必須明白，而且根據這一點，我們還可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向着什麼方向，牠將到達於何處。

大生產和
小生產的
競爭

商品生產，是爲了出賣的生產。所以生產着同一的商品或類似的商品的資本家和企業家之間，大家要爭奪顧客。能夠把同一的物品以廉價供給市場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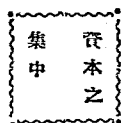
這競爭中可占勝利。普通應用機械力生產，與特別的藝術的品物不同，牠的規模是很大的，牠的生產是大量的，因之，生產費較低。大資本家，能夠利用最完全的機械採用最新的生產技術。其結果，能夠提高勞動的生產力，最經濟地利用勞動力。大資本不但可以廉價地買進原料，而且和在最有利的時間中買進一樣，他可以等到市場狀況最有利的時期出賣他的商品。動力，建築物及設備的經濟，副產物的利用，和市場上的知識的密切的聯絡，開拓銷路的機關，廣告的手段，新技術的研究和採用，在這種種方面，大資本對於小資本，都有着絕對的優勢。因此，商品生產，在競爭的原則上，小資本和小規模的生產，是不得不屈伏於大資本和大企業之前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使機械工業以前的時代所留下來的工場手工業者和獨立的手工業者，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急速地沒落，加入無產者之羣。當然，小規模的生產，是還不會被大資本消滅盡絕的。不過這種小規模的企業之所以能存在，乃是因為大規模生產中，尚有需要這類小規模生產補足之處。現在的大工廠地帶，往往有許多小規模的工場羣集着。然而，在這情形之中，小規模的生產，並不是在和大規模生產相競爭，而是從屬於大規模生產，寄生於大規模生產，存在於大規模生產的角落，而被大規模生產所支配的。

農業方面，也是同樣。用鋤頭和鐵耙的小農，在應用機械力的大規模經營之前滅亡了。在日
本，雖然因地形和作物的關係，以致農業機械化及小規模經營向大規模經營之推移，頗受阻礙，
但是小的耕農，總是以非常可怕之勢沒落着，土地逐漸集中於大地主之手。在商業的情形中，也
是如此，大資本和小資本的競爭中，小資本常歸敗滅。這種作用，固然在今日以前已經不斷地行
着，但在最近，大資本的大規模的經營對於小商人的影響，益加顯著。因百貨店之發達使小商人
大受壓迫，這是最明白的實例。

然而，小企業倒壞在大企業之前，一個資本家殺死許多資本家，這種事情，不是資本主義社
會中偶然發生的事象，實因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法則本來如此。這種作用，非但因大資本與小
資本的直接鬥爭而起，同時，也因間接的鬥爭——即大資本和小資本對同一環境的順應——
而起。例如大資本陷在不景氣的漩渦中的時候，小資本不能單獨掙扎，也要沒落。在許多國家，
因世界大戰後的不景氣時代而起的所謂事業界的整理，產業之合理化等等運動，至少有一半
的意義，是小資本在大資本之前被整理淘汰之意。

許多資本及企業之間的競爭的結果，一方面，少數的大資本愈益增大，他方面，小資本家，小

企業家、獨立的手工業者、中小商人、自耕農等等社會的中流層，不絕地沒落於無產者層。



前面說過，資本的特質，是剩餘價值之榨取。榨取而得的剩餘價值，至少有一部分，附加在原有的資本上，在更擴大的規模中，用以榨取新的剩餘價值。資本，先是貨幣的形態，後來變成生產手段，再變成商品的形態，最後復歸於最初的貨幣之形。但是資本再回到貨幣的形態時，已經踏出原來的循環圈之外，較前增大了。資本好像雪一般，在循環圈中滾了一轉，愈滾愈大的。資本的特質，無限地反覆着這種過程，所以也無限地增大起來。這樣的資本，集積於許多中心，在這許多中心中，生產逐漸擴大起來。但在這幾個中心之間，也不絕地行着生存的鬥爭。這競爭的結果，使集積於許多中心的資本，又集中到少數的中心中去。這種集積和集中的作用，決不是一次就終止的，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期間，這是不絕地反覆着的。因這種集積和集中的作用，在比較地少數的中心中，集中着龐大的資本，於是企業也集中起來，規模日益擴大了。

對市場的競爭，根本上是減低生產費的競爭。因為減低生產費的必要，在資本家的資本的構成上惹起變化。如前節的實例所說，我們的資本家的資本，是由機械、原料等三元六角，收買勞

動力三元之數所構成的。從這六元六角資本，生產出價值九元六角的二十四磅棉紗，而得三元利潤。棉紗一磅之價值為四角，對資本總額說來，其利潤率，大概是50%。但是，後來發明了一種機械，其迴轉的速度，相當於舊機械的二倍。這新機械的價格，也是舊機械的二倍。若其餘的條件都和先前的情形中一樣，那麼，一天的末了，可以生產出四十八磅棉紗。這四十八磅棉紗的價值是棉花2.40元十紡織9.60元十其他必要的平均勞動十二小時0.00元 = 18.00元，棉紗的價值，減低到每磅三角七分五厘了。在這情形之中，我們的資本家的資本之構成，變成機械，原料部分十二元，勞動者的工銀三元之數。若他的利潤依然是三元，那麼，對資本總額的利潤率，已減少到33%了。

像這樣，爲了減低生產費，和商品的價錢起見，精巧的大規模的機械，層出不窮地被採用，於是在資本家的資本，用於機械、原料的部分者，較用於勞動者的工銀的部分者，數量要多。這結果勞動的生產力增加了，由與同樣的勞動，可生產大量的商品，於是生產物的價值，就低落了。於是，利潤的總額增加了，但對於資本之總額的利潤率則減低了。然而大資本的利潤率儘管減少，可是因爲大量地生產，利潤的總額，反而可以增加，這樣，企業的規模日益擴大非大規模的企業，

竟不能生存了。所以，市場的競爭，必須減低生產費，欲減低生產費，必須資本的構成上起變化，資本主義的構成上的變化，有加無已地促進資本和企業的集中的作用。

企業之
結果

資本的集中，高度地發達之後，一種產業集中於少數的大企業，後來，這些大企業之間，組織各樣的同盟和聯合。例如所謂 *Kartel*, *Syndicat*, *Trust*, *Combine* 等等。這種企業的結合，大體上，向兩個方向發達。第一，是同一產業的結合，例如紡織業之聯合，船主之同盟；第二，從某一生產物或類似的生產物的原料之生產起，到完成品為止，將這中間的連續的一切過程，結合在一種企業之中，例如，鐵的經營，鐵道、船舶等運輸機關的經營，由此又把精製鐵石的熔鐵爐和製鐵工場的經營，結合在一個的支配之下。此外，最近又有一種企業，是把生產行程上並無什麼關係的各種商品結合在一種企業之下。這只是因為由同一生產者供給各種商品，在販賣上較為便利而已。這種企業的縱的橫的結合，有種種程度上之差，因之也有種種形式上的不同。其中也有因完全的合同，事實上緊密地結合的情形，也有原料生產地及市場範圍的協定，價格及生產額的協定的情形。

這種企業的結合，是由對原料和銷路的競爭所促進的，但到一種有力的企業，成爲全國的

結合，使已經高度地集中的企業，更高度地集中，這時候，牠的力量，就成為獨一無二，外部的競爭因而杜絕，其產業，因集中的資本，而成爲獨占的了。所以，大資本爲獨占市場和原料起見，常常組織這種的結合。企業帶了獨占的性質，資本主義本來的自由競爭停止以後，商品的市價，就可以任意決定，於是，資本主義就不再作減低商品之價格的運動了。而且，這種帶着獨占性質的企業，在世界市場上，還得和外國的資本競爭，所以，常常在國內市場將商品的價格提高到價值以上出賣，同時在國外市場，却以比價值低得多的價格出賣，這種情形，是很多的。

這樣，從自由競爭出發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因自由競爭的作用，集中於少數的大中心。而且結合爲有力的「托辣斯」(Trust)和康迭爾(Kartel)，反而殺死自由競爭。所以自由競爭（在被廢止的範圍中），是改變資本主義的本來的性質的東西。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競爭不能說已經完全廢止。有力的托辣斯和康迭爾之形成，雖然杜絕了國內市場上的競爭，但在世界市場上，這集中的大資本的勢力，又要與同樣集中着的外國的大資本的勢力，作殊死的鬥爭。這鬥爭且爲引起可怕的國際戰爭的原因。

生產逐漸成爲大規模，一種企業需要龐大的資本，工業資本家自己手中所集積的資本，感

金融資本
與帝國主
義

到不足。於是有銀行來擔任供給這些工業家所必需的資金。因為生產的規模太大之故，零碎的資金是不必說了，就是相當大的資金，也不足經營獨立的企業。於是，這些中途攔淺的資金，和小所有者的零碎的資本一同，集積於銀行家之手，去生利息。這樣，銀行業者的手中，累積了莫大的資金，作為金融資本而供給企業家。當銀行的資金尙感薄弱的時代，牠所借給的以商業者和不動產的所有者為主，利息是比較的高的，但是銀行手中的資金達到龐大的數額時，對這龐大的資金，能夠確實地保證利潤者，只限於大規模的企業了。於是，這些金融資本，漸次侵入大企業。而那些大企業，亦惟得金融資本之援助，始為可能。這樣，金融資本和大企業之間發生緊密的關係，金融資本家，遂間接或直接地參加大企業的管理。不但如此，這些銀行業者之間，也因競爭而促進資本的集中，全國的銀行業，合同於極少數的大銀行，若不同，也得受這些大銀行的統制和支配，更進一步，全國的銀行業，結合為一個聯合體。這樣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本，在一切重要的生產事業之上，張了利害關係的網。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與工業資本家結合着的金融資本，事實上就是一國的支配者，倘不得他的同意，國家的一切政策都無從實行。所以布爾喬亞的政黨，實為代辦金融資本的利害之機關。

像這樣，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資本的統制之下，整個地組織成一個經濟單位，在這方面，資本主義本來的競爭已經除去，可是，愈是這樣，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也愈加猛烈。工業資本所輸出的是他的商品，金融資本所輸出的是金融資本本身。過剩的金融資本，輸出於後進國，把這國土和國民變作資本之殖民地，其獨占的支配的版圖，遂以擴大。這樣的金融資本的發達，在國內利用關稅政策及他種方法以維持其獨占，在國際上，獨占商品的市場，獨占原料的產地，獨占有利的投資場，成爲近代的帝國主義而出現。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非但國內政治被金融資本的政策所支配而已，國際政策，也完全被金融資本所支配。凡爾賽和平會議以後的幾次國際會議，多少都受金融資本的指揮。尤其是對德的道斯計劃之採用，以及其他關於戰債問題的數次國際會議，都可看出，今日的國際政治，如何地被金融資本所支配。各國的金融資本的利害衝突的結果，勢必引起國際間的戰爭。今日的戰爭的特質，可以說完全是經濟上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所以，現在我們不絕地所受的戰爭的威脅，不外是對於利害不同的金融資本的衝突所感的恐怖。

從以上所說的情形，我們已經可以大體地看出資本主義向着什麼方向發展。然而資本主

矛盾之
發展

義，並不是那樣圓滑地毫無摩擦地進行的，資本主義自從產生的瞬間開始，即包藏着一切矛盾的芽萌。而且這矛盾，是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同發展的。資本主義，在根本上，是依據這矛盾而發展的東西。等這矛盾的發展成熟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遂爲這矛盾所阻止了。

人類從自然生產生活資料的時候，必需勞動的要具，生產手段，但在應用這生產手段的時候，把這生產手段，從行着實際生產的勞動者脫離，歸社會上特殊的一階級所有，這事實，是資本主義的出發點。資本主義從這事實出發，始能成就以後的一切發展，換言之，資本主義由於這事實，把人類生產力數十倍地增大，把可驚的巨大的財富，蓄積於資本的形態中，把人類社會的文化，提高到曠古未有之水準上。（不過，有享受這些財富和文化之權利者，限於資本家的一羣。）就在資本主義的這種出發點裏面，潛伏着他的一切的運命。

勞動大眾
之隸屬和
失業羣

資本主義的生產，必待除出賣自身的勞動以外，別無生活之道的無產者，工銀勞動者之出現，方能成立，既如上述。故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的過程中，這樣的無產者，一批一批大量地生產着。大規模出產的發達，使多數的獨立手工業者，小企

業家、小商人、小自耕農，陸續墜落於無產者之羣。而且，在資本和企業的集中進行之際，市場的競爭上失敗了的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之間，也不少一落千丈地成爲無產者的。不但此也，對於市場的鬭爭和減低生產費的競爭，依次採用增大勞動的生產力的新機械，結果，使同一分量的商品之生產，不要像先前那麼多的勞動者，只要少數就夠了。這樣，本來是應該幫助人類的機械，後來反而不絕地與人類勞動相競爭，具有把勞動者逐出工廠的作用。本來，新機械的採用，可使商品的價格低落，而銷路得以擴大，對於勞動的需要，也因之增加。所以新機械的採用，該是在採用這機械的產業中增加勞動的需要的；可是，一方面，因這種機械節省了勞動力，他方面，因資本集中和中流階級之沒落，勞動者飛速地增加，所以勞動者常常過剩。

這種形勢，因婦女勞動及少年勞動之使用，更加深刻。機械的發達，使普遍的勞動變得輕易，單純。從前的職業，必須經過長期間的熟習，可是使用機械的生產，却變成婦女和兒童都容易對付的單純的過程了。使用婦女勞動和少年勞動的範圍又擴大起來，資本家就用工銀低廉易於統取的婦女和少年，來代替男子的勞動。把婦女和兒童驅到工廠的結果，勞動者的家庭被破壞了。資本主義，這樣地掘毀了神聖的家族制度的根柢。婦女的工場勞動，傷了母性，幼兒之死亡率

增加，少年人的過度的勞動，又使勞動大眾的健康降低。這樣，資本主義爲了自己的榨取，把下一代的生產力破壞了。

因爲以上所說的許多理由，所以，在資本主義的諸國的勞動市場上，有着過剩的勞動者，這事，實爲無例外的正常的狀態。此即所謂產業預備軍是也。在好景氣的時期，資本家隨時從這些預備軍中，徵募所需的勞動者，一旦遇着不景氣，這些勞動者再從工場中出來，增大預備軍。而且，資本家因爲看到常有新的預備軍，不絕地會來補充，用不到憂慮勞動力的缺乏，加以長期的維持，所以，對於已經買進的勞動者，毫不憐恤地盡量榨取。又因產業預備軍的存在，資本家這方面，利用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得在最便宜的條件上，買進勞動者。這樣子，勞動者常在過剩的狀態中，失業勞動者之羣常常很大，這多數的勞動者，生活上毫無辦法，並且對於有職業的勞動者加以不斷的壓迫，使他們在最低水準的雇傭條件上工作。因此，脫離了生產手段的大眾，完全隸屬於生產手段的所有者，毫無自由的餘地。像這樣，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使集中於少數大中心的資本增大，又擴大了資本家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的支配力，另一方面，使社會上的大多數者的隸屬狀態日益加甚，而惡化其生活狀態，把社會的大部分，造成精神上的頹廢。

生產的無
政府狀態
和恐慌

社會全體的生存所必要的資料，以商品之形而生產，這生產的動機是每個資本家的利潤的追求，而資本家的行動，完全被生存上的鬥爭——對市場的鬥爭——所支配，就這種事實，從社會全體的立場看來，足見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完全無組織無計畫地進行着的。

沒有社會的計劃和統制，單是念念不忘地追求利潤的結果，生產成了無政府狀態，則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勢必造成所謂生產過多的狀態。支配着資本主義的經濟的法則，一方面不斷地增大商品之生產。但同是這個法則，在他方面，把社會的極廣大的部分，陷於貧困，（至少和別方面的財富的急速地增大比較起來，是相對的貧困，）因而減少消費商品的能力，其結果，出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即在大眾的貧乏之前，商品反而有餘。倘在以滿足社會的需要為目的而生產，在一定的計劃之下實行生產的社會裏，生產過多的現象，當然是無從起來的。倘若因為生產力之增加，由同一勞動所生產的生活必需品超過向來所能生產的以上，那麼社會的全員，這就可以把這些物品，消費得多些，或者，每人縮短勞動的時間，使社會多得一點閑暇。然而在為出賣的生產，商品生產的情形之下，不能做到這樣。資本家為了維持自己的存在起見，非不絕地

反覆生產，不絕地增大資本，不肯罷休。然而資本家開始下一次的生產的時候，必須先把上次的商品賣去，把由剩餘價值而增大的資本，還原為貨幣之形。倘若商品還原為貨幣的行程，不能繼續圓滑地進行，則繼續運轉生產機械之事，就不可能。因為生產過多，就會阻礙機械，使其一部分之運轉停止，這樣一來，就會很快地波及生產的各部分，使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商人破產，造成所謂恐慌。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在平時，已有莫大的人類勞動力，不被利用，而無益地在毀滅着，一旦恐慌襲來，則又有大批的勞動力一時破壞，同時，因為許多企業的倒塌，有莫大的生產手段和商品，也全歸無用，這顯然是浪費。這樣的恐慌，是社會的生產力的急劇地大規模的破壞。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結果，與恐慌的作用相同的作用，在平時常以慢性的形態，不斷地發生着的，不過沒有恐慌那樣的急劇而已。換言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市場上，好景氣和不景氣，是不絕地交互循環着的。在市面良好的時期，資本家儘力擴大生產手段，從社會的各個部分，羅致勞動者，膨脹其生產。然而這生產的膨脹，並不是從社會全體的需要上面打算了計劃了而行的。所以，在這時候，生產手段和商品，超過社會的需要——正確地說，是超過社會的購買

力的程度。因之，在好市面之後，必有不景氣期，爲了使市場的不景氣轉移，於是資本家爭先縮小其生產，把勞動者排出工廠之外，把勞動力無益地破壞，以前擴大了的生產手段和商品，在不景氣時期，或者全部，或者一部分，無益地被破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景氣和不景氣的循環是一種常態，是由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來，是無計避免的現象，恐慌，不外是這病患的最急性的發作罷了。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社會，其生產並非爲社會全體的需要利益而統制着，完全爲個人的利潤慾的追求所支配，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的結果，暴露在急性地或慢性地，破壞生產力的不斷的恐慌狀態中。

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於這種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給以怎樣的變化呢？資本是高度地集中了，企業的聯合和合同是發展了，自由競爭，因此受了限制，那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當因此緩和起來罷。然而，實際上，許多資本之間所行的鬥爭，現在變成少數的大資本之間的大規模的鬥爭，國內所行的資本的鬥爭，現在變成國際的，即國與國的鬥爭。於是，原來只用廣告和招牌的鬥爭，如今是藉軍艦，大砲，毒瓦斯，飛行機，來發展資本的鬥爭了。因此，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擴大爲世界的，世界市場上，常苦生產過多，瀰漫的恐慌以世界的規模而襲來了。

恐慌雖是資本主義的最急性的症狀，但在尚未急性地發作的時候，這病症常以慢性的經過，蠶食着資本主義社會。在後進的殖民地，資本主義也發生了，本來是商品的買主的國家，如今也成了商品出賣者而擠進世界市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過多成爲不斷的狀態，幾年一次地襲來的恐慌和不景氣，成爲平常的狀態。這種恐慌和戰爭，固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的結果，同時也是開導那因商品太多而閉塞的資本主義的積水的清算方法。非但莫大的財富和人類的勞動，因此破壞而已，這種大破綻，日益擴大了規模而襲來，震撼着資本主義的根本。

生產力與
生產關係
的衝突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第一，是把人類的共同生活體的社會，分裂爲兩部分，一部分是獨占地掌握一切生活的手段的小數者，一部分是一無所有的絕對的小數者，而且後者隸屬於前者。

第二，由於第一個矛盾，所以資本主義，一方面儘量增大社會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却使社會的大多數者無力購買這些商品。生產手段屬於個人所有，而生產物屬於生產手段之所有者所有，因這種財產關係的存在，故增大了的生產不能與消費相適合，成了生產過多的狀態。所以，在

一個共同生活體的社會之內，呈現着一個奇怪的現象，即生活資料的過剩和生活資料的欠缺，這兩種情形，會同時對立起來。

資本主義的矛盾的第三種，乃是因生產力之增大，而造成大羣的失業業者。那些失業業者，並非自願游惰，却被強迫成爲游惰，這事實，也就是莫大的生產力，不被利用，反被眼看着破壞的意思。人類的生產力急速地增大的結果，生產商品的人們，不得享受商品，却爲資本家獨占地所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力的發達，當然是使失業業者增加的。這樣，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爲了增加生產力而拼命地努力和生產力——勞動的力——的可驚的破壞，這兩種情形也同時存在着。

第四，因追求利潤和競爭而推進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在其內部，發展着上述的種種矛盾，同時，作爲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結果，而必然地起來的恐慌和戰爭，又給資本主義，養成巨大的破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發展着生長着的這些矛盾，到底，表示着什麼意味呢？從根本上說來，這是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和一般的生產關係（特別是所有關係即財產關係）相矛盾，相衝突，相鬥爭的意思。

前面已經屢次說過，在資本主義之下，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成就了曠古未有的發展。但這可驚的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怎樣地成就，是由怎樣的結果所引起的呢？要而言之，這是由生產方法的社會化——即非個人的——所致的。把人類生產力百倍千倍了的大規模的機械和工廠——大規模的生產手段——不是一個個的勞動者分別所有的，就是鉅大的資本家，現在也不能以一人之力掌握這些生產手段。大規模的生產手段，大抵屬大規模的公司組織所有。如鐵道及其他交通機關那樣，由國家或自治體掌握生產手段的事情，也是有的。因為生產手段既成爲大規模的，就不宜於純粹地爲個人所有，實有屬於團體，社會的必要。股份公司的組織，就是這樣一種企業形態，聚集了許多小所有者的資本，置諸大資本的支配之下，於是由大資本的所有者來支配大規模的生產手段。這種企業形態，在事實上，就是把已經帶有社會的性質的龐大的生產手段，在置於少數個人之手的方法。金融資本，因為在生產上也有支配的力量，所以在同一理由上，銀行把不足營獨立的企業的零碎的資金聚集攏來，使之轉化爲大資本。有了這種資本的供給，少數的個人，始能在事實上掌握龐大的生產手段，這樣，在資本主義中發達着的大規模的生產手段，已是具備着社會的所有的性質的。然而，資本主義，是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的。所

以今日的生產手段的性質，與所有這生產手段的關係，是完全相反的。

這樣的生產手段，在被利用的方法上，也是集團的社會的。大規模的生產手段，並不是被工頭和五六個職工和徒弟共同利用的。例如，有一個蒸氣汽罐或發電機所運轉的機械組織，要利用牠，要是沒有千餘男女勞動者，集合的團體的協力，就不成功。這些勞動者的勞力，不單是並行地運動着的，而且在各部門的勞動者之間，都有不可分離的密切的有機的關係，倘若某一部分的工作忽告停止，那麼生產的全行程，勢必隨之停止，這樣子，生產手段的性質，是社會的，利用生產手段的方法，也是社會的。這表示着什麼意義呢？這意義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的基礎，是把生產手段屬於個人所有，所以生產物也屬於個人所有這回事，然而，在這種所有關係的內部發展着的生產力，却已突破了這種所有關係，闖出到外面來了。

不但是這樣。生產過多和失業者之增大，因生產物有餘而大眾陷於極度的窮乏，正在找尋勞動的機會的幾十萬，幾百萬的人類的勞動力，每天白費着；這種事實，表示着，資本主義對於十分發達的生產力，已不能在資本主義自身的生產關係和所有關係的範圍內，加以利用了。這就是說，本來是發展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的關係，現在已經變成阻止生產力再往上

發展的桎梏了。

第十一講 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資本主義社會之缺陷

資本主義在其出發點中，已經孕育着矛盾的萌芽。這矛盾，隨資本主義的生長一同生長。資本主義發達到後來，非但不能除去這矛盾，且把這矛盾增大了。爲了這根本的矛盾，從資本主義自身的胎內發達起來的生產力，却與包含這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對立起來，從而抗爭之，叛逆之，這是在前面已經說過的。

但是這種根本的矛盾，資本主義的根本的病源，到底以怎樣的症狀，出現於今日吾人的社會生活之上呢？資本主義的缺陷或弊害，被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來批判資本主義的人們，指摘得不勝枚舉，在此僅將比較主要的項目，列舉若干。

對於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非難，是其在經濟上失了能力。資本主義的生產，作爲給養人類社

生產上
的浪費

會的方法，原是一個進步的有能率的制度，本來應該比以前的社會形態要發達的。然而在今日，資本主義已經失去這種能力，對於人類社會，反而成了可驚的浪費的制度。資本主義的經濟上的浪費，表現於下面所舉的事實：

(一) 資本主義的社會（如前節所述），因為從不斷的失業狀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來的景氣的變動和恐慌，破壞了莫大的生產力，（人類的勞動力和生產手段），以獲得利潤為目的而行生產的制度上，對於這些生產力，無充分利用之能力。反之，倘若生活資料的生產，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是為了給養社會全體，在社會全體的統制之下而行，那麼，今日無益地破壞着浪費着的生產力，就可完全利用，社會的財富，必將可驚地增加。

(二) 從資本家現在所利用的勞動力看來，直接地應用於重要的生活資料的生產的，不過極少的一部分，其大部分，用在對於社會全體並非重要，並不需要的東西的生產，而且時常生產着非但無益而且有害的東西。

(三) 不但這樣。人類的勞動的最大的部分，因為要顧到社會中極少數者的奢侈品的生產以及個人的便利和享樂，所以社會上大多數人所不必可缺的重要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反被限

制。

(四)與這同時,人類勞動的大部分,並不用於社會生活中必不可缺的東西的生產,僅在對資本家貢獻利潤的理由之下,被利用着,供給於社會生活無益的,甚至有有害的商品或享樂品。倘若以利潤為目的的生產一經廢止,則現在所浪費着的生產力,完全可以用於必要的生活資料,真實地於人生有益的文化 and 便利的供給了。

(五)反之,社會的進步和幸福所必不可缺的物品和便利,因為不能對於資本家保證充分的利潤,所以反被阻止,不能供給。

(六)在資本主義之下即使把生產,用於必要的商品之生產,但這種用法,也是浪費的,不經濟的。例如幾個互相競爭的企業,各自有個別的建築物,使用着個別的營業費,不是很不經濟麼?這種的浪費,在集中的大規模的協同組合的生產制度之下,就可完全除去。

(七)在這種競爭的企業之下,差不多不分優劣的許多類的商品,競爭地生產着。同樣構造的煽風機,冷藏庫,煖爐等等,用種種不同的名稱,向有數的幾個顧客兜售,滿足人類的智的要求的出版物,也是這樣,一種全集的刊行一發表,必有內容同樣的許多競爭的計劃跟着發表。而決

定這種競爭的勝敗者，主要的是廣告費之高低。在廣告的競爭上失敗了的企業家，就會破產，剛出版的書籍，就會推到街頭的舊書攤上，當作舊書而出賣。倘若這種競爭制度，一旦廢止，則競爭上的一切浪費，都可省掉，許多物品，都可以在現在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價格之內來供給了。

(八)不但這樣而已。資本主義之下的商品，大部分是粗製濫造的，食料中常常混入他物，是顯著的實例。

(九)商品的生產，不是爲了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爲了出賣，故着重於流行品。從文化的發達上看來，並不是進步的嗜好和趣味的。不自然的流行的變化，常使社會生產無益的東西出來，這也是浪費的現象。

(一〇)資本主義的生產上，不但多所浪費而已，在技術方面，也因生產力的發達而被積極地阻止。在資本主義之下，倘若有很好的機械的發明，能把人類從最危險，不健康，不愉快，肉體的苦痛最多的勞動解放，又能增大生產力，但是對於資本家的利潤的收獲，不甚合算，那麼，也不會採用的。因爲照資本家的打算，採用新機械和使用最廉價的勞動力，還是後者比較值得。所以，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資本家一方面打算盡量把人類的勞動的價值減低，他方面，因人類的勞動的價值愈廉，以致阻止新生產技術的採用。

(一) 每個企業，為改良生產技術起見，各自用去調查研究的經費，這是不經濟的，所以，經這種調查研究而發見，創造的東西，大家互相秘密，認為各自的特別的利潤的源泉。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是把發明和發見的結果，也認為個人的財產的。然而無論怎樣的發明和發見，實際上，都不是發明者和發見者獨力發明發見之物，一切發明和發見，都是以從前的一切社會的進步和社會的條件為基礎的，故其結果，當然應歸社會全體所享有。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發明和發見，不由社會全體來負責，却由幾個人個別地努力着，這不但效果大為減少，且使其成果成為個人的財產。因此，種種新發明新發見的東西，不能立刻普遍地應用，不能普遍地增進生產力，而使社會全體受益了。反之，若在一切生產不為利潤而為社會全體的利益而行的制度之下，就可把每個小規模的不完全的研究所廢除，而設立全國的大規模的研究實驗的機關，一切研究的結果都公開，一切經驗互相比較，最後所發見發明的東西，立即應用於一切生產部門，增進社會全體的福利。而且，倘若離開了利潤的見地來看新的機械，是使人類的勞動變成輕易的東西，倘若

從增加生產力的見地來採用新機械，那麼社會的生產力，就會飛躍猛進。

分配上
的浪費

這種不經濟地生產出來的商品，在資本主義之下，同樣不經濟地被分配着。

(一) 分配上的浪費之最甚者，為分配機關之無政府狀態，大街上鱗比櫛次的商店，就是人類的勞動力的可驚的浪費的說明。倘在生產和消費都由社會來統制的情形之下，那麼現在數百家的零賣店，就可用一處配給所來代替，僅這一處配給所，即可行極完全的分配，他方面，又可把無益地浪費的人類勞動力，有效地加以利用，而生產得以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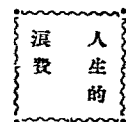
(一三) 不但人類的勞動力而已，就是這些商店堆積着許多商品這件事，也是可驚的浪費。
(一四) 此外還有，競爭企業互把商品輸送到遠方的浪費，商品經過中間人，投機者，零賣商人之手的浪費。

(一五) 廣告的浪費。賣藥和化粧品等例外的東西且不說，即使普通看來是「堅實的」商品，其廣告費用往往占價格的一半。為了廣告而直接間接地浪費了的人類的勞動，也是很多的。倘在生產由社會來統制的世界中，則商業學校，就無教授廣告術之必要了。

無益的浪費。

(一六)廣告以外的，爲擴張銷路而用的一切費用和勞動力，從社會的見地看來，也純然是

以上所說的經濟上的浪費，必然地包含着人生本身的可悲的浪費。



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此而生景氣的變動，恐慌，事業的破綻，季節工業的變化，

由此等等，又致失業。

(一八)新機械的發明，新生產行程新管理方法的採用的結果，使失業增加；一切這些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因職業不牢穩而生的不斷的恐怖，皆爲人生自身的可怖的浪費。若在生產由社會統制而行的情形之下，新機械的採用，不至產生失業者，且使人類的勞動成爲輕易，縮短勞動時間，使勞動狀態成爲衛生的，愉快的。不但如此而已，新機械的採用，且使社會的全員，可以更豐富地享有生產物。

(一九)在工場，鑛山及其他處所，採光，通風，暖房及其他衛生設備的不完全，以致破壞健康，增加職業病。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本家毫無理由和動機（除了慈善的動機）去增進勞動者

的健康和幸福。古代奴隸的主人，要顧及奴隸的健康，因為奴隸的身體是完全屬於他的，近代工銀奴隸的雇主，則單是勞動力的收買者，在他們想來，倘若今天把雇來的勞動者的健康改善了，也許明天會被別的資本家去收獲利益，太不上算。所以，把人類生命看作比機械和設備還要不值錢，資本家實在濫費了勞動者的生命。

(二〇) 防止危險的裝置的不完全，以致職業上的傷害。這一點，資本家也是看得勞動者的生命比設備的價錢為低。

(二一) 因為做母親的女工和童工的雇傭，使勞動階級的一般的體力減退。

(二二) 一方面，筋肉的運動，非常機械，勞動是單調的，但他方面，因機械的運轉的速度極度地增加，故此勞動者需要極度的注意和緊張，這種情形，對於精神上肉體上，都有不良的影響。

(二三) 因勞動大眾的貧困，衣食住的不充分，過度的勞動，以致死亡率增加。因過度疲勞和絕望而引起的過度的飲酒，精神的打擊，易致疾病和死亡。

道德上的
頹廢

這些，都是包含在資本主義之內的人類的肉體的浪費。但是，資本主義，在人類的精神上道德上，也造成可怕的頹廢的影響，這也是應該注意的事。

(二四)資本主義發達之國，國民的財富的大部分，被極少數的大富豪的一團所掌握，社會的多數者，因現實的貧困，受到肉體上的苦痛。這貧困，直接或間接地，成爲各種犯罪和社會的害惡的原因。例如賣淫，即其一也。

(二五)社會的大多數者，爲了最低的生活而作長時間的勞動，不但肉體上精神上的正常發達的餘裕被剝奪，而且這種機會也失去。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受教育的機會，不依才能而定，却是唯金錢可以買得的一種特權。

(二六)因爲貧困，社會的多數者陷入精神的頹廢和無節制。同時在他方面，占有財富的人，也因熱狂於利潤之獲得，而妨害智力上道德上的發展。獨占享樂的機會的有階級的精神上的墮落，較之由貧困引起的罪惡，尤爲重大。

(二七)假定，社會上的大多數者因貧困所受的肉體上的苦痛，已有方法救濟，一切勞動者，已有相當的生活上的保障，然而，在以利潤爲動機而行生產的事實之中，人類的精神，依然是墮落的。在資本主義之下，利潤慾和所有慾是必然地浸透着社會生活的。

(二八)因爲生產的目的，完全在乎利潤之獲得，故對於消費商品的社會公衆的利害，看作

第二義之事，企業家及商人等，常常對於消費者有不正當之行爲。是故，倘若是認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則無論何人，都沒有責難這些不正當行爲的權利。

(二九) 勞動者和使用人對於雇主也常有不正當之處。

(三〇) 同時，勞動者因爲自己是出賣勞動力的的人，所以除了交付自己所賣出的勞動力以外，對於生產上的種種，毫不關心。因此，使爲生產技術者的勞動者的姿質就墮落了。

(三一) 資本家之間，企業家之間，因爲互相競爭，也有不正當的行爲。

(三二) 以獲得利潤爲動機的政府及政治之腐敗和墮落。

(三三) 因爲大眾在經濟生活上隸屬於少數者的結果，在政治上，民主的精神也全然破壞。因此，資本主義之下的由所謂普通選舉產生的政治，一定不是民主的政治。

(三四) 凡在利潤慾和所有慾的鬥爭中獲得勝利者，必爲社會之優越者。——這種觀念和實踐，普遍地浸潤於全社會的各階層。

(三五) 因爲一切東西的價值，都由貨幣來表示，故一切東西都商品化。(連人類的節操也是如此)

(二六)從資本主義的精神發散出來的一切這些心理，造成今社會的俗惡的雰圍氣。街市、住宅、工廠、服裝及其他流行品、文藝、富裕者的享樂，總而言之，資本主義之上發達着的文化，無不蓋上這種俗惡的印記。

(二七)社會的上層，因奢侈、享樂，所有慾而腐敗，社會的下層，因貧困的現實的肉體的苦痛而墮落，不但此也，居這兩者中間的廣大的社會層，因生活的不斷的動搖和不安，墮落於不斷地追求強烈的刺戟的剌那的享樂主義。正如奴隸勞動的搾取，非但枯竭了古代社會的生產力，而且把一切社會層，陷於道德的腐敗狀態而促其自滅，同樣，近代的工銀勞動搾取的制度，非但破壞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阻止生產力之發展，且使一切社會層，的精神墮落，搗毀了社會的精神的根柢。

第十二講 資本主義往何處去

資本主義往何處去？

在上面，第一，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怎樣地產生。其次，又知道名為資本主義的這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根本的特質是什麼。又次，又研究了資本主義根據怎樣的法則而發展。這研究的結果，使我們到達如次的事實：

(一) 資本主義，照他的固有的法則，顯著地增大了人類社會的生產力。
(二) 然而，同時這同一法則，使社會上絕對的大多數人，無力消費這些生產物。因而，資本主義，對於這增大了的生產力，不能充分地利用。

(三) 在國內的矛盾，因殖民地及國外市場之開拓，一時稍得緩和，但因各國資本的世界性的競爭，國內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又在世界的規模之下復活。其結果，在國內造成恐慌，在國際

上，引起戰爭。

(四)資本主義的發達，非但不能除去社會大多數人之隸屬狀態及生產之無政府狀態，且日益使之擴大，使之強烈。金融資本的發達及企業的獨占化，雖在國內緩和了競爭，但在國際上，競爭愈趨猛烈，大規模地破壞人類社會之生產力、生產物及人類自身的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時有發作之虞。

現在，我們看到這樣的事實——就是：每日在職業介紹所之前大批勞動者麕集的光景，搶劫一文錢而被處三年徒刑的失業者，畢業期間每日在報紙上宣傳的就職難、強盜、殺人、親子一起自殺的悲痛的消息……從這些起，以至政治家的受賄，街頭飛舞着的特超大廉價的五色旗和小商人的悲鳴聲，農民的呻吟，小佃農的爭議，年終一到恐被辭退和減俸的憂慮……最後，全世界大政治家絞盡腦汁的種種國際會議，把幾百萬幾千萬人類作大砲的餌食的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一切這些自最小的日常瑣事以至震撼全世界的最大事變，一切這些社會現象，都不是各各孤立的個別的事件，實為運動資本主義的這同一法則所創造的，一種現象的各方面的表現。所以，在明白了資本主義被什麼法則所支配，向什麼方向進行之後，對於這些社會現

象的真實的意味，始有理解之可能。

資本主義，依照他固有的發達的法則，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地點。這表示着什麼意義呢？這不消多說，是表示着如下的事情的。

倘若，資本主義的經濟，是適應社會全員的生活的需要，而建立在生產物公平分配的基礎之上的，那麼，會因生產力之增大，而產生失業業者，發生生產過多，惹起對市場的競爭，發生原料的產地和殖民地之爭奪，引起帝國主義戰爭麼？那是斷乎不會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的生產力倘若增加，則社會全員，在生產上就可減少勞動，可把更多的時間於發展文化，而且可以更豐富地消費生產物。

然而，資本主義，對於我們的社會中發達着的可驚的生產力，却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充分地加以利用，——換言之，生產手段為社會的少數者的獨占的所有物，因而生產物亦歸這些生產手段之所有者所有，至於給養社會全體的生產，却僅在生產手段之所有者的獲得利潤的動機之下行着；在這種經濟的構造上，資本主義不能充分地利用社會的生產力——，況且，生產物不斷地增大和發展，使這種生產關係，這種經濟的構造，不復能夠包容。換言之，社會

的生產力與社會的生產關係矛盾了，對立了，互相抗爭了。因此，資本主義依照他的固有的法則，現在恰好到達了這個地點。

但是，這同一資本主義的法則，從此以後，要把資本主義引導到何處去呢？資本主義將往何處去呢？

資本主義的進行的方向，可以想像出兩種情形。

資本主義
社會會滅
亡否？

我們在這講話之初，已經看到，人類的社會，歸根到底，是從自然界取得生存的資料的一種組織——即生產的組織，這生產的組織，是與人類的生產技術之

發達及生產力之增大相適應，取了種種的形態而變化的。所以，從原始的血族共產制度以來，出現了奴隸國家，封建制度等種種不同的社會形態。

這些社會形態，各各從以前的社會形態之中發達出來，而成爲新生的社會形態，他之所以成爲新社會形態，乃是因爲他代表更多的生產力，持有更有効地給養社會全體之能力。但在每一社會形態的自身裏面，又包含着矛盾的萌芽。所以發展這社會形態的法則，同時也發展這矛盾，這樣，曾經發達過人類的生產力的社會形態——生產的構造，生產的關係——却與其內部

發展着的生產力相對立而妨害之。到了這時期，這個社會形態，在產生、生長、發達，代替了以前的社會形態之後，其歷史的使命就完了。在今日，許多的社會形態，已完成了歷史的使命，於是，代之而起的，又有代表更變的生產力，持有更有效地給養社會全體之能力的，新社會形態的產生。

原始的共產社會，何以崩解的呢？這不必說，是因為在牠內部發達了的生產力，與血族的共產制度的生產關係相矛盾之故。換言之，在血族共產制度的構造上，已不能利用這生產力，生產力若不打破這構造，就不能繼續發展。

現在，我們假定資本主義社會，恰也達到這種狀態——即在其內部發展了的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衝突了起來——那麼，視這生產力之能否突破這障壁而發展，可以決定資本主義社會之將來如何。假使生產力之發展，不能突破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進行，那便怎麼樣呢？難道現存的生產關係將永遠存續，因之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也將永遠繼續麼？決不然的。假定資本主義的法則，今後依然永久繼續其使用，（當然這種事是不會有的）那麼，社會的財富和生產手段，將集中於比今日更少的少數人之手，而比今日更廣大的社會的部分，日漸無產階級化，恰如古代國家的末年，社會上只餘少數的大貴族和疲弊的奴隸羣那樣，資本主義社會，

也將達到少數的資本王和隸屬屈伏於這些資本王的，被榨取得疲乏不堪的工銀奴隸羣的社會。於是，社會的生產力，漸次衰頹，也將呈現與榨盡了奴隸的勞動的古代國家相同的景況。那麼，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的一切文化的遺跡上——其鋼骨的建築物的遺跡上——將見長出野草來了。

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想像不到的。一九一四年大戰後的歐洲的交戰國，生產力大大地衰頹。連在英國，主要的工業也顯然衰退了。至於英國的資本主義，漸有恢復其生產力之望，那是最近的事。然而，好容易脫了危機的歐洲資本主義，不過走了一步，又碰到新的危機了。要清算世界資本主義之中發展着的矛盾，非再來一次戰爭不可，而且，將來的世界戰爭，其規模之大，其禍害之深，必數倍於前次世界大戰。因為美國和太平洋也將捲入這戰爭的漩渦之中，故將來的世界戰爭，纔真是全世界的戰爭。在凡爾賽和議以後，戰術一變，新的武器更加精銳，各國的軍備更加擴張，故將來的世界戰爭，必將流十倍於前的血。經過這樣的大破壞之後，資本主義一定會失去恢復其生產力的氣力，而在行過大規模的生產的廢墟之上，人類社會，將重新從最低的發展階段，開始其新的發展的途徑——這不是想不到的事，至少在想像豐富的人們。

然而，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存續麼？決不是的。資本主義社會，要是取了這樣的方向，那麼，就是表示現在的社會形態及其文化都要滅亡的意思。

資本主義
社會還要
發展麼？

人類的社會及其文化會得滅亡的事，決非幻想家的空想。人類的歷史上，社會及其文化的滅亡的實例，原是很多。發展了高度的文化的古代國家，因為把土地和奴隸勞動力榨取得枯竭了，財富集中，於是一切階級在道德上頹廢，於是就

滅亡了。

然而，建設在奴隸勞動之上的古代社會，與立腳於工銀奴隸的勞動之上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其間雖有種種類似之處，但在重要的諸點上，到底是不同的。第一，古代社會，是因生產力的枯竭而滅亡的。所以，從奴隸國家裏面發展出新的社會形態之際，並沒有什麼新的生產力的發達，反之，我們的資本主義社會，却為自身之內發達着的生產力所威脅。第二，古代國家的奴隸，是代表凋落的生產力的，反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銀勞動者，是作為代表新生產力的新興階級而出現的。

因此，我們應該從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之滅亡這陰慘的光景，轉到光明的光景去。這就是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結局，是藉他自身所貯的生產力這生命之力，成就了新的發展，而且把這生產力再加以發展的。

資本主義社會不至滅亡且將繼續發展，換言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卵中生長着的生產力之雛，將啄破這卵殼而孵化。一切的新社會形態，決不是突如其來的，都是從往昔的社會形態中徐徐地發展過來的。生產力的發展，徐徐地變化了血族共產社會的關係，等這變化達到或一程度時，血族共產社會，就廢除了舊來的名稱，而成爲新社會形態，例如叫做封建社會。在這意義上，封建社會是血族共產社會的發展的延續，同時也是他的否定。一切的雛，都是卵的發展的延續，同時也是卵的否定。倘若不否定卵的殼，則卵就無從發展。

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結果將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否定。這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就是在今日，資本主義也是由否定自身而發達着的。例如，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之一，是自由競爭。然而自由競爭的結果，生產手段日益集中於少數的中心，又因這些大中心的合同和結合而成爲獨占的資本，至少在其國內，否定了自由競爭的原則。這集中的作用繼續進行，遂使一切產業部門的生產手段，集中於極少數的大中心，這是怎樣的呢？更進一步，少數的大中心，又集中於國家

或社會全體之手，這又是怎樣的呢？資本主義依照他自身固有的發展的法則的作用，否定了資本主義自身，而變成非資本主義的一種東西。這樣的資本主義與向來的資本主義，決不是同一的資本主義。等這變化達到或一程度之後，纔變成別種生產的組織，這種生產組織，與資本主義全然異其本質，且為別一種法則所支配。

在資本主義的卵殼中生長着的生產力，再要發展下去，免得被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卵殼所鋼鐵所窒息，非把這卵殼變化作能與這生產力之發展相適應不可。但是這變化達到或一程度之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不復是資本主義的，而發展為與資本主義異其本質的或種新生產關係了。這種新的生產關係以及建築在這上面的社會的組織形態，其名稱如何，原是無關緊要的，不過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已經名之曰社會主義社會。

像這樣，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拿了一定的模型來改鑄現在的社會的。更不是把社會勉強地裝進一個模型中去的。反之，好像動物學中把從卵發展出來的新生命形態呼之為雛一般，又如生物學中說明從卵到雛的必然的發展的法則和作用一般，科學的社會主義，說明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變到新生產關係的必然的發展的法則和作用，而將這新生產關係之上的社

會的新形態，名為社會主義社會。

既然，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滅亡，却成就了新的發展，那麼，這新的社會——即人類從自然界生產生活資料的這新的組織，大抵，有怎樣的特質呢？

社會主義社會
特質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完全破壞了資本主義社會，而在其廢墟上，從什麼地方拿了一個全然不同的社會組織來代替的社會。照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解釋，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結果，是由資本主義中發達了的生產力之發展而實現的新社會形態，那麼，這新社會形態的特質，大體上是怎樣的呢？

第一，資本主義之下發達了的人類的生產力，完全保存下來，作為新社會的基礎，這是無疑的。所以，這新的社會，既非復歸於每個勞動者各『有』其『自己的』生產手段的工業制度，亦非復歸於共有弓矢及獵得物的原始共產制度，乃是行着大規模的機械生產的社會，並且，在資本主義之下，被資本主義的矛盾所阻止的機械生產的更大的發達，在這新社會中，一定要開始完成的。

然而，這種大規模的，社會性的生產手段，已不是屬於少數的個人所有，也不是用以從社會

的大多數的勞動力榨取利潤，現在是以給養社會的全員爲目的而使用了。換言之，這些生產手段，已不是用以生產出賣的物品，即商品的，而是用以生產供給社會的使用的物品的了。換言之，所生產的不是商品，而單是生產物了。

因此，這些生產手段，並不是從如何獲得最大的利潤的見地，由資本家或資本家的一團來支配，而是由社會全體來支配，從社會全體的利益和需要的見地上被使用了。所以，那時候的生產，不在對於市場的希望，投機，競爭之下行着，一切物品，完全爲滿足社會全員的需要起見，照了需要的程度，在正確的統計之下生產着。因此，像今日這般的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再不會發生，那時的社會的生產，成爲意識的，計畫的，組織的了。

不但工業上如此而已。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本因爲追求利潤，所以從農業流到工業去。但在新社會中，生產手段，爲適應社會的需要起見，在農業和工業之間有適當的分配。有許多機械和耕作的方法，在今日因爲不上算而不採用的，那時就會被採用。所以農業和工業之間，不會有現在這般的對立狀態。這樣的新社會，把工業和農業聯合起來，成爲一個鉅大的協同組合的生產組織。

現在說到分配方面來了。分配的方法，是依照生產的方法而自然地決定的。生產手段既然是屬於社會全體或國民全體的東西，而且這生產手段的用處，是在給養社會全體這明確的目的之上的，那麼，結果所生產的物品，當然是屬於社會全體或國民全體的，所以這些生產物，是收藏在國民共有的倉庫裏面的。

從這種社會的全生產，即國民的全所得之中，第一，先把那補充消耗了的生產手段，或更加以擴張所必要的分量，保留起來。其次除去社會全體的公共的費用，然後把所餘之物，從共同的倉庫提了出來，分配到各地域的配給機關中去。

但是從這些配給機關，又怎樣地分配到最後消費者的個人或家族之手去呢？倘若我們的新社會的生產力非常大了，生產物充分地豐富，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人們，都可按各自所需，向配給機關自由地受取。實際上，某幾種物品，也許會比較早的到達這種狀態。但是多數的物品，一定不能這樣。因此，從全體看來，生產物還沒有這般豐富的時候，每一個人，只能按照他對於社會全體的生產所貢獻的比率，受取生產物的分配。至於決定這比率的，不外是把勞動之難易及勞動之愉快和不愉快都算在裏面而定的勞動時間。例如社會上的各個人，都有一張勞動券，在這券

動券上面，照上述的勞動時間的單位，記着這人為社會的生產所行的勞動的分量。後來把這勞動券繳上去，從配給機關受取相當的所需要的物品。總而言之，當社會的生產尚在這範圍之內的時候，生產物的分配，是按照貢獻於生產的比率，即勞動的分量而行的。

也許有人要反問道：那麼在社會主義的世界中，是否還有私有財產呢？每個人按照他貢獻於社會的生產的程度，從社會的生產物中，分配到物品，對於這物品，各人是有自由處分的權利的，從這點說來，新社會中，也可以說還有私有財產。而且每個人，把這勞動券的全部換做米，換做牛肉，換做麵包，或換做書籍，都隨便，就是你一生不飲不食把勞動券——這私有財產——貯蓄起來，也是聽其自由的。可是，這種私有財產的存在，私有財產的這樣的貯蓄，對於我們的新社會，是毫不會生出不便來的。

雖然生產是在社會全體的統制之下，分配也是為社會全體的利益而被統制。但是，對於沒有勞動的能力的老幼，病人，社會負有扶養的義務。對於幼兒和青年，社會不但保障其生活而已，且以公共的費用使之受必要的教育。就是說，每一個人，各按其才能，由社會全體的負擔，與以教育之機會，不再像現在似的，各人按照其購買力購買教育——換言之，照各人的財富的比例，分

配教育了。他如醫療，及其他文化的享受，都在某一程度上，按各人之所需而與以機會。從這一點看來，分配並不是對準了勞動而行的。而且，在特別供給的情形之下，倘若某種物品，是幼兒、病人所特別需要的，那麼就禁止一般人的消費。

在這樣的生產和分配都協同組合而行的社會中，某種人要榨取他人的勞動力就不能夠了。一切人與人在生產上的關係，單是協同者的關係，生產手段之所有者和勞動力之出賣者的關係，已不存在。那麼在生產關係中處在利害相反的位置的階級，也不存在了。所以，這新社會，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之一的階級的對立消滅了的社會，因之一階級在政治上支配他階級的事實也消滅了。因之，為階級的支配而設的一切組織和機關，也完全消滅了。

代替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內部生長着的矛盾——根本上，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這生產關係中發展着的生產力的——發展，到了成熟的時候的狀態——換言之，是兩個對立的東西，在高一層的水準上綜合起來的狀態，這社會形態的特性，大體如上所說。倘若詳細地描寫起這新社會中的新生活的想像來，一定是很有興味的事罷。但這就有踏入空想或單是想像的領域的危險，所以，新社會的生活的詳細的描寫，係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範圍以外之事。

第十三講 階級及階級鬥爭

社會進化
之必然與
人類之行動

人類的社會從此一形態變化到他一形態，並不是由我們的希望和計劃使然。根本上，這是社會的生產技術的變化的結果，是依照在這社會中運動着的法則的必然的作用而然的。因此，此一社會形態到他一社會形態的變化，有時與人類所想的方向不同，有時竟是人類所完全沒有想到的。實際上，過去的社會的進化發達的大部分，都是無意識地進行着的。七十年前打倒德川幕府而勤王的日本武士，誰曾想到他們身後會建設今日這般資本主義的王國呢？像這樣，社會形態的變化，出於爲改造社會而努力的人們的意想之外的事，很多很多。從這種實例上看來，社會的進化發達，是一個必然的作用，人類不過作爲這個作用的工具而活動着罷了。因此，我們對於前面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及其到着

點，必須視爲這種必然的作用而研究之。

所以，社會形態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生產技術及生產力之上所起的變化的必然的作用，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變化了，於是，以這些爲基礎的社會的一切上層的構造，也必然地要起變化，但是，這種變化，無論怎樣，不能抽出了人類而行。換言之，這種變化，是無論怎樣，非通過人類的思想和行動不可的一種作用。不過，人類的思想，通過社會的這種必然的作用的時候，其所反映的方向，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別。就是說，有的人意識到社會的必然的變化的作用，有的人則否，因此，這兩種人，有的意識地促進這作用，有的則不然，彼此在不同的目標之下各自努力，這樣，社會的經濟的基礎上起了變化的時候——例如，因機械的發明而根本地變革了生產技術，因而以單純的工具爲基礎的生產關係，漸次崩解——，這變化，必然地反映於人類的意識和行動中，就是說，這種變化，使我們想到某種事情，於是起某種行動。有時候，我們想到不要跳，就不作跳的行動。然而，有時候，我們的頭腦中，正確地反映着這種變化和牠的方向時，那麼就會起相應的行動。所以，人類的意識和行動，雖係社會的必然的變化的作用所惹起，但是反過來，這些意識和行動，也能對這些變化的作用，給與影響。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作用中，這

種人類的要素到底怎樣地活動着。

階級與
階級鬥
爭

如前面所說，資本主義的根本的特質是生產手段為社會的一部分人獨占地所有，而社會的多數人，却變成除了出賣勞動力別無生活的資源的無產者或工銀勞動者。握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是站在從勞動力榨取利潤的立場的勞動者，是站在被資本所榨取的立場的。又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家是站在支配、命令的立場的，勞動者是站在服從的立場的。是故，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利害，是相反的，資本家與勞動者，因此形成利害相反的兩階級。所謂階級，就是社會的生產組織，生產機構之中，各人所占的相異的位置和立場，資本家與勞動者，既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之中處在利害相反的位置，那麼他們是對立的兩階級。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二者成為對立的階級而分裂，實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重大的根本矛盾之一，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結合於一種共通的利害的渾然的共同生活，而分裂為利害全然相反的兩部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非但不能除去這矛盾，也不能緩和這矛盾，而且更加擴大，更加增強。如前面所說，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使社會的中流層沒落，不絕地增大無產階級的分量，且使無產大眾的隸屬狀態，日益深刻，這樣兩種階級的利害的對立日甚一日，使追

求相反的利害的兩階級之間的鬥爭，愈加激烈。資本主義的初期，這種階級的對立，事實上已經存在，而且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利害，事實上已相對立，相鬥爭，可是兩方面都還不會明白地意識到。迨資本主義發達之後，這矛盾也跟着發展，於是在勞動階級之間，就形成了明白的階級意識而反映。勞動階級，非但意識到自己是與資本人家階級根本利害不同的獨立的階級，並且，自有其勞動組合和政黨這等獨立的階級的組織。因此，階級間的鬥爭，成爲意識的組織的鬥爭而發展。勞動階級，也從此成長了，成熟了，他們不但爲了與資本人家之間的當面的一個個具體的利害而鬥爭，並且把階級全體的利害——使階級全體從資本的榨取之下解放——作爲鬥爭的目標，而意識着。

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拘束牠的生產關係，與這經濟上的必然的作用相應，勞動階級的意識的運動也發展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而日益擴大，尖銳的階級與階級的鬥爭之中，勞動階級代表着發展的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意識地相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由資本主義推移到新社會形態之際，使經濟上的必然實際地進行的機制。

資本主義因其根本的矛盾的發展，把社會分割成利害相反的兩部分，使兩者間的階級鬥

爭日趨激烈。於是，資本主義造出一種人類的行動，這行動是意識地代表打破生產關係而生長的生產力之作用的。勞動階級的解放運動，就是這種意識的運動，從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看來，唯這勞動階級的運動，纔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運動。所以，近代的社會主義運動，已不是訴諸一般公衆的同情和聰明的少數知識分子的一小宗派運動，而成爲被搾取者的勞動大衆的運動了。

資本主義
社會的諸
階級

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兩個特徵的階級，也是最主要的階級，但在這兩個主要的階級之外，尚有許多階級和社會層。例如地主，小自耕農及佃農，大小商人，俸給生活者及種種使用人，自由職業者，還有以房屋，股票，債券等等財產爲收入的泉源而生活的人們。屬於這種複雜的階級和社會層的人，在社會的經濟組織中，其位置是離開生產領域的，其階級的特質，不如資本家和勞動者那樣的分明，但是屬於這種種社會層的人們，或賴財產所生產的收入而生活，或賴生產行程中勞動者所生產資本家所取得的利潤的餘瀝而生活，或是靠精神上肉體上的勞動和勤勞而生活，大體上可以這樣的區別。由這區別，可以決定他們與資本家和勞動者這兩階級的利害孰爲接近。

土地在今日，還是重要的生產手段，所以地主與資本家有共通的性質，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農業的利害，是附屬於居支配的生產方法的工業的，故工業資本家與地主的利害，本來相反。然而當資本主義發達之際，大多數的地主，同時兼為商工業資本家及銀行資本家。並且在階級鬥爭發展之際，在政治上，地主有與資本家結合而對抗農民的必要。尤其在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家與地主的結合的力量，始能造成布爾喬亞的強大的勢力。

小自耕農，一方面也可以算地主，他方面，他們不但是勤勞的百姓，而且他們的生活，有時比佃農還要困難。可是，在許多地方，他們常被財產所有者的心理所支配，佃農雖然具備着獨立的企業者的性質，但受地主的榨取，這一點，他們接近勞動者，比對於小自耕農接近得多。大商人雖然是純粹的資本家企業家，但許多小商人的性質，却與農村中的小自耕農差不多。至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爲一大社會層的俸給生活者，可以分作兩層。其上層，爲資本家代負管理支配的任務，其收入不單是對於勤勞的報酬，並且分得一點利潤。其生活樣式，也是布爾喬亞的，反之，其下層，則與純粹的工銀勞動者，無所不同。

這些階級及社會層，依照他們的階級利害和支配着他們的意識形態，而分別加入代表的

兩大階級形成恆久的或一時的同盟。這樣，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尖銳而且深刻地，分裂為兩個階級的勢力，而彷徨動搖於這兩大勢力間的中間的社會層，或則支持某一方面，直接地，積極地，或則取中立的立場，間接地，消極地，影響這階級鬥爭之勝敗。

階級鬥
爭之發展

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二大階級的利害的對立，已說明如前。最初，僅僅係非意識的事實上的存在，後來纔發達為明白地意識的鬥爭。資本主義的初期，勞動者因資本的壓迫，大感生活上的窮困和壓迫。然而勞動者，初不知這窮困和壓迫來自何處，他們不過對於目前的現實的苦惱，作反射的反抗而已。有一時期，勞動者曾以為壓迫他們的生活者，是同他們競爭的機械，所以曾經企圖破壞機械和工廠，以為由此可以得救。然而鬥爭發展了，勞動階級成為階級而生長而成熟了，這種意識也起來了，於是勞動階級的鬥爭的目標改變了，他們的目標，是要從榨取自己的勞動力的生產關係和經濟組織中完全解放出來了。階級鬥爭發展到這狀態時，勞動階級的鬥爭，已不是單單為了當面的一種一種的利害而鬥爭，却是代表了生長發展的生產力的必然的作用，為了突破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鬥爭了。所以，資本家階級和勞動階級，都不是單單意識到眼前的經濟上的利害而鬥爭，却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

中，演出一定的歷史的任務的社會的勢力，而意識着這任務，為這任務而鬥爭的階級了。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這兩大階級的鬥爭，最初是一起一起的，或是工銀的增加，或是農民的地租的減免，皆與具體的利害相關而起，但這一起一起的具體的利害，大抵是影響日常生活的經濟上的利害。因為這種以經濟上的利害為直接的目標的鬥爭，勞動組合及農民組合等階級的組織，就發達起來了。

然而，階級的鬥爭，不單是爲了這種具體的部分的經濟上的利害，並且是以階級的完全的解放作為目標而意識着的，所以這鬥爭，帶着政治的性質，同時在經濟上政治上握着支配的權力的階級，在這鬥爭上，不但運用經濟之力而已，並且使用政治上的權力以維持其經濟上的支配。這樣的階級的鬥爭，圍繞着政權而展開。以勞動階級爲中心，農民，俸給生活者等，有共通利害的社會層結合而成獨立的政治勢力。在政治上，階級組織的政黨就發達起來。現在的政權，雖仍在支配階級之手，作為維持事物的現狀的最後之力而被運用，然而，無論是否移到勞動階級及其他無產的人民的的手中，這政權，總歸要成爲導向新社會秩序的力量而被運用的罷。

第十四講 社會主義之發展——實踐的社會主義

從科學
到實踐

照一般的見解，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的進化，尤其是這進化的階段之一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達的結果。所以，資本主義社會所要必然地到達的新社會形態，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理解社會主義社會，明白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是必然的社會的進化發展的法則，這里有着科學的特質。

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否將照科學的社會主義所論證的法則，實際地達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結論那樣的社會的發展呢？資本主義的社會，在世界的什麼地方，像科學的社會主義所預言似的，發展到非資本主義的新社會形態了呢？科學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的何處，發展為實踐的社會主義了呢？

對於這些問題，可以舉出來答覆的唯一的實例，是最近十餘年來，以舊俄羅斯為中心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的經驗。

俄羅斯
革命

一九一七年以前，俄羅斯所行的是沙皇的專制政治。這專制政治的基礎，是大地主的貴族，故俄羅斯的支配階級，是大地主階級。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俄羅斯的資本家階級打倒了專制政治，代地主階級而掌握政權，宣布共和政治。然而，地主階級的支配既倒，以地主階級為共通之敵的勞動者農民與資本階級之間，共通的利害，遂完全消滅；一方面是勞動者與貧農階級，他方面是資本家階級，二者之間的鬥爭，急速地展開，同年十一月之革命，政權遂歸於勞動階級及貧農之手。於是樹立了勞動者與農民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類的歷史中，最初出現了由勞動者與農民支配的國家。

經濟上
的組織

在這新國家中，鐵道、鑛山、工廠和機械等主要的生產手段，皆從資本家手中沒收，移歸國家所有，為國民全體而利用。這些生產手段之中，可由社會管理而大規模地集中者，由國家直接管理之，至於中小的工廠，則租給私人的資本家經營。對於這種私人的企業，國家僅間接地加以統制，又因資本不充份，則由國家與外國資本家合辦。

的公司來經營，或租借於外國的資本家。

俄羅斯的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工業尚未進步。所以，工業生產物中的大部分，是手工業及農民的家內工業所供給。這些小工業，不能移歸國家管理，故國家僅加以間接的統制。

國外貿易，原則是國家的獨占事業，但國家的通商機關以外，在國家的統制之下，也有私人的營業存在，國內商業，其一部分為合作社（消費合作社）所代替，但在合作社尚不能擔當生產物分配的一切職分時，私人商業，亦許存在。

一切土地，從地主之手移歸國家之手，但這些土地的大部分，支配於貧農之間，農民有使用這些土地之權利。用新式的耕作方法的大農場，由國家直接管理，且用種種方法，由農民共同耕作，但大多數的土地，仍在極原始的小農制度之下被利用。耕作在小農制度之下舉行的時候，要由國家直接地來管理，實不可能，故俄羅斯的農業的大部分，事實上，操之於平均地有着土地的小自耕農之手。

所以，在工業、農業、商業上，現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的顯著的特徵，是社會主義的要素與資本主義的要素同時並存。革命以前的俄羅斯的經濟，尚未達到先進資本主義國的工業化的程度，

其生產，也不像先進資本主義國似的起着集中的作用。換言之，除了某種主要的生產部門以外，生產手段，尚不到適於社會的管理的程度，因為尚未大規模地集中。現在的俄羅斯，因為單靠社會主義的生產，還不夠給養社會全體，故在這範圍以內，允許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因為生產帶着這樣的性質，所以在分配方法中，也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方法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商業）同時並存。

這樣，在俄羅斯現在的經濟中，資本主義的要素與社會主義的要素共同活動着，社會主義的要素，賴資本主義的要素而補足，但同時，這兩種要素，在俄羅斯的經濟中，也起着生存的競爭。可是社會主義是由大規模生產來代表的，資本主義只存在小規模的生產中，所以在這競爭中，社會主義的要素對資本主義的要素占了勝利，漸次擴大其範圍。據現在的統計的數字，社會主義的生產對於私的企業的生產的比例，年有增加。

這樣，俄羅斯在現在，生產上非但不會完全社會主義化，並且連生產社會化的必不可缺的條件，即生產的集中，也尚在進行中。先進的資本主義國中，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的這種作用，在資本主義之下的自由競爭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進行着。在俄羅斯，這過程却在勞動者

農民國家的統制之下進行。分配方面，也是同樣，合作社的分配中，雖尚有私人資本的商業和競爭的存在，但是國家對於合作社的分配的幫助，使這競爭的結果，演了引導到社會主義分配之道的任務。

過渡期的
階級關係
及政治形
態

俄羅斯的經濟，具着這種過渡的性質的必然的結果，階級關係，也具着與這相應的過渡的特質，勞動者與農民，雖然是政治上的支配者，但因生產尚未社會化，私的資本，尚許存在，在這範圍內，勞動者對於這些資本，在經濟上，依然處在被搾取者的立場。連在直接由國家經營的產業之下，這些國家的經濟機關與勞動者之間，今日仍為雇主與被雇者的關係，勞動者仍須賴勞動組合之力，擁護被雇者自身的利益。在工業方面商業方面，也因私人資本之存在，資本家階級雖不像資本主義國那樣，居政治上的支配階級，但也不無殘存的勢力，也許會重新生長發達。農業方面也同樣，有着與貧農大農利害不同的富農與中農。且有新的富農的發達的危險。

這樣，在現在的俄羅斯，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見的階級關係，固然是大有變化了，但階級尚未消滅，故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利害的對立，依然存在。

這樣的階級關係，勢必決定政治的性質。在階級依然存在的情形之下，公然或隱然地，階級鬥爭仍在進行。而政治上的權力，依然是這鬥爭中的決定的力。現在的俄羅斯，國家的權力，是握在勞動者與農民手中，對着資本家及富農的階級而運用的。所以，現在的俄羅斯的政治，依然是表示着階級對於階級的支配的，所不同者：第一，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被支配階級，現在躍上新的支配的地位。第二，這新的階級的支配的明確的目標，是一切階級的消滅，連自己這階級也在內，使將來沒有階級的支配。因生產的社會化的進行，同時階級已漸歸消滅，所以現在的俄羅斯的階級支配的政治形態，已漸次緩和，有消滅之可能。現在正當國內國外想顛覆這新秩序的武力組織的計畫層出不窮的時代，所以無產階級的獨裁，作為鎮壓反對階級之力，以最銳利的形態出現着。但當階級對立漸歸消滅的時候，無產階級的獨裁，大抵只在經濟政策上出現了。例如，以一定的農村經濟的政策，防止富農間發生新大地主，以機械的應用，電化及種種形態，促進集團的農業，把農村經濟引導到社會主義之路。

這樣的階級支配的新政治形態，即是所謂無產階級之獨裁。一切的國家機關，由勞動者與農民選舉，資本家階級，則被奪去選舉權。

兩種見
解的對
立

如上所述，在現在的俄羅斯，社會主義尚未實現。可是現在的俄羅斯，不是單純地建立在資本主義之上，這是無疑的了。從地殼中爬出來的虫，在我們的眼前，變成飛翔空中，羽翼完備的蟬，同樣，資本主義社會在俄羅斯，漸漸變形為非資本主義的或種社會形態，這也是我們眼前之事。這人類歷史上的最初的社會的實驗之所以成為世界的注目的焦點，實在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罷。

然而，在俄羅斯，關於這社會的實驗，同是站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的人們之間，意見上都有重大的殊異。在十一月的革命及其後，支持俄國無產階級所取的方針的人們，主張現在俄國所進行的社會變革的路徑，正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所論證的，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的過程。照這見解，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為特殊的歷史的發達的條件所限，其所經的徑路不免稍有不同。例如，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充分地集中了的國家，其無產階級政府的任務，一定與俄羅斯的情形不同。但本質上，在無論怎樣的情形之下，資本主義社會，總歸要經過在俄羅斯所經驗的路徑，而發展到新社會形態去的。與這相反的人們，則主張俄羅斯的經驗與科學的社會主義所論證的社會發展的過程，恰恰相反。這反對論的最主要的見解，在乎下列二點：

第一，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社會要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非把牠所包含的生產力，盡量地發展了不可。社會主義社會，惟在把充分發展增大了的生產力，從資本主義，作為遺產而繼承下來之後，方能實現。等一國的經濟，在資本主義之下充分地工業化了，資本和企業集中在極少數的大中心了，然後只要引渡到國家之手就好。這樣，一國的生產，不必經過急激的動搖，而極自然地圓滑地，到某一時候，暫把生產的運轉中止一下，引渡到國家之手，那麼生產毫不至於減退。然而俄羅斯的經濟，其大部分是農業和小生產，這種未發達的經濟，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況且經過歐洲大戰，生產的裝置大經破壞，生產力極度地減退，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的廢墟上，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不可能的。

第二，政治方面。社會主義的社會，在政治上，是民主主義的社會，在這一點，社會主義，承繼了資本主義之下發達了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社會，不當破壞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且當使之真實地實現。照這見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推移到社會主義社會之際，無產階級的政權，雖係必要的條件，但這政權之獲得，只當在資本主義之下發達了的民主的政治機關的議會中，占取多數而後行。而且，獲得政權之結果，倘若無產者成了政治上之支配者，而破壞了資本主義國家

的政治的民主的形態，那麼，事實上，就與布爾喬亞的獨裁狀態，意義上無所分別，所以無產階級獨裁這一種特別的政治形態的樹立，不是必要的。

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主張者之間，起了以上的相異的見解，這在理論上，實踐上，都是極重要的，而且極有興味的。但在這裏，對於這兩個見解，已無詳細介紹之暇。

因為這兩種見解對立的結果，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如俄羅斯一般，分裂為兩個陣營。現在，各國的勞動階級的政治運動，雖由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及勞動黨等等名稱的政黨代表着，可是承認而且支持俄國的實踐的分子在各國，又另行組織共產黨。

第十五講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用語之

變遷

在最後，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用語的關係和歷史說一說，我想未必是無用的事罷。

社會主義這名詞，怎樣被一般地使用，在這講話之初，已經說明。但在一八四七年，馬克斯和恩格斯最初把科學的社會主義在有系統的形式之下來表示的時候，起草有名的共產黨宣言，他們竟不曰『社會黨』而曰『共產黨』宣言。這理由，在後來恩格斯所添加的序文上曾有說明。據他說，一八四七年代，社會主義這名詞，一方面是指聖西蒙、過文、傅利埃等空想的社會主義而言的，但這些運動，是限於少數知識分子的宗派的運動。同時，在他方面，沒有接觸到資本主義之根柢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政策，也取了社會主義的名稱。反之，不以政治上的革

命爲滿足，要求經濟組織之根本的變革的勞動者的運動，則用共產主義的名詞。這就是一八四七年代，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體系不用社會主義之宣言的名稱的理由。

反之，巴枯寧 (Bakunin) 派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共產主義必致產生強大的中央權力爲理由，而加以反對，自稱爲集產主義者。但到一八七六、七年之頃，集產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名詞的用法，却顛倒過來了。就是信奉馬克斯學說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尤以法、比爲多——，主因是要對法蘭西的空想的共產主義思想表示區別，故用集產主義這名詞，而克魯泡特金等無政府主義者，却自稱爲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而反對集產主義。

其後，信仰馬克斯學說的人普遍皆用社會主義這名詞，特別在德俄兩國，因爲政治上是主張民主主義的，故專用「社會民主主義」這名詞。俄國革命後，社會民主主義——即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陣營，分裂爲二，不滿於各國的勞動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的見解和政策的分子，爲了與這些運動相區別起見，從新採用共產黨之名稱。

社會主義
與共產主義

這樣，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名詞，在歷史上，差不多是作爲同義語而被使用着的，不過，其用法，是被當時的情形所決定的。

然而，在某種情形之下，這兩個名詞，也可用以區別人類社會進化上的兩個不同的階段。簡單地說來，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反之，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人人照能力而勞動，而照他所貢獻的功勞而收受相當的分配。照這用法看來，那麼，所謂共產主義的社會，是人類的生產力（恐怕是經過社會主義的時代的）已經極度增大，一切物品，都夠充分滿足一切人的需要而豐富地生產着的社會，且在這社會中，前時代的階級的痕跡，已經消滅，所以，一階級支配他階級的階級組織也完全絕跡，社會的全員在新環境中受充分的教育，成為完全順應新環境的狀態，即——今日吾人所想的最高的理想的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則為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這種理想社會之際的中間狀態。

換言之，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是與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直接地聯繫着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之終與社會主義社會之始，是互相混合着的。高度地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社會，例如企業之極度的集中，代替自由競爭及生產之無政府狀態的那統制的發達，是部分地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的，同樣，社會主義社會的初期，殘留着資本主義遺傳下來的許多痕跡。社會的生產力，也未嘗充分地發達。所以生產物的分配，尚不許各取所需，無論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情形之下，社

會的財富，都不是平等地分配於各個人之間的。不過，在共產主義的情形中，因為各人的需要不平等，所以分配也不平等，而社會主義的情形中，則因各人的能力和勤勉不平等，所以分配也不平等。換言之，在社會主義的情形中，各人照貢獻社會之生產的比率——即照精神上肉體上的勞動的分量——而分配，故對於各人的才能和熟練，也與以報酬。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和私人資本，多少還存在於新社會中，而且對於新社會的秩序的力的反抗或精神的反抗，是豫想得到的事。即使這些意識的，計劃的，組織的反抗絕跡之日，人類也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就是勞動階級自身，也決不能從舊思想舊習慣完全解放。在這種狀態中，階級支配式的政治和這種政治組織，勢必在某種形式之下，在某種程度上，還有殘存的。

社會主義的社會，要清算這種資本主義的殘存勢力，還得經過多少歲月呢？科學的社會主義，對這種問題，是不加答覆的。只有『實踐』和『時間』，纔能答覆這問題。

生活

書店

發行

蘇聯印象記 一冊 四角

韋勃 著 邵宗漢 譯

本書是英國費邊社健將韋勃夫婦於一九三二年的春天，親身往蘇聯正在努力建設者的驚人的新世界去，考察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真相，作最新穎最深刻的記述。並附插圖多幅。實為研究蘇聯現狀必備之參考書。

社會哲學概論

著 一 趙

對於環繞着我們的社會生活要有深切的了解，首先就得明瞭社會的實質與發展。社會科學所能告訴我們的，是各種社會現象發生的基礎與其規律，而社會哲學正要把我們以整個兒的社會觀與歷史觀，它綜合諸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法則而成爲後者的指導者奠基者。這部書主要的就是將哲學與社會科學聯繫於統一的方法論之下，用淺顯的輕鬆的文章將現代最新的社會學說介紹給有志研究社會科學與哲學的青年，所以這裏並沒有深奧難懂的空洞的哲學理論，讀者不難從本書獲取研究學術的無限興趣，而找到研究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正確途徑。

一冊 實價七角五分

社 會 主 義 講 話

每冊實價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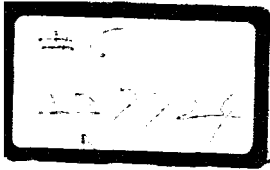
著 者	山 川 均
譯 者	徐 懋 庸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上海霞飛路
第五九三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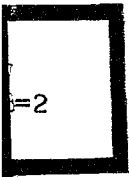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九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三 版



2774-4

活生



\$0.85